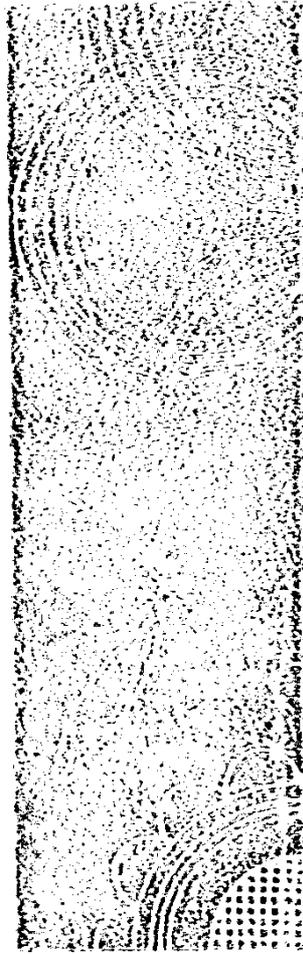


胡國文與樂書

第一卷

樂流



康拉脫普
丁譯

波蘭康拉脫著

激流

朔風書店刊行

何浩釋
一九三八年

H.

譯者序

讓我先敘述一段本書原作者康拉脫氏 (Joseph Conrad) 的歷史吧——

一八五七年冬天，他誕生在波蘭南部一個村坊上。他祖先都是優秀的份子，父親曾經爲了謀波蘭的獨立，掀起革命的巨浪，被捕下了獄，死亡在發配地的西伯利亞；母親也帶累而死。因此，他從小便是個孤兒，十二歲以後的日子，正是隨着舅父而長大的。

成年後，康氏想去投軍攻打土耳其，但環境的逼使，他却加入了一條法國的商船。就此在海上飄流着，過度了二十餘載的海航生涯。

康氏來往于東西兩海洋，可是一方面性好文學，也就執筆賞試了寫作。但憑他優秀的天才，寫作竟成功了。

他所寫的小說的題材，因爲「手觸生活」，他根據現實的教訓，多半是寫海航的故事，同時，也都是拿水手生活的海洋風波作爲背景的。這本「激流」便是他寫海航事實最心得的成功著。

康拉脫所寫下的小說，最獨特之處，是他描寫內心的得當，這本「激流」他刻劃着一個主人翁——

爛姆，但不直接用小說作法的敘述，而是用另一種談話方式敘述故事的始末。從起到訖，我們真感到他有着超特的成就。至于康翁的描寫手腕的高明，那更是紙上所說不盡的。

魯 丁·

(一九四一·六·一八·上海)

目次

一……海的熱戀……	一
二……普特諾的毀滅……	一〇
三……義務宣傳者……	二〇
四……第二次審問……	三三
五……生之掙扎……	四四
六……在暴風雨中……	五九
七……重見光明……	七一
八……一個法國少尉……	八一
九……法律的裁判……	九二
一〇……夜的沉默……	一〇二
一一……在職業線上……	一一四
一二……蝴蝶的故事……	一二六

一三	荒島行	一三八
一四	深入到腹地	一四九
一五	蠻荒戰爭	一五八
一六	拯救一位孤女	一七一
一七	愛情和火把	一七九
一八	送行者	一八九
一九	遠地來鴻	一九九
二〇	激流中的海盜	二〇八
二一	仇敵的會見	二一七
二二	謎樣的歸宿	二二七

朔風叢書之三
激流

康拉特著
魯丁譯

一……海的熱戀

他的個子雖然沒有六尺高，可是身體倒很堅強的。走起路來，老往前直衝，眼睛兇巴巴地真像一頭蠻牛。他的聲帶很宏亮，而且有力地顯示出他的頑固的特性。通常他總是穿着潔白色的衣服，混身找不出一絲污漬。這是個專替貨船商兜攬生意的人，在東方沿海的港埠上，他很有一點小名氣的。

像這樣一個幹買賣的人，根本不需要什麼擅長，除了能幹耐勞之外，他就具有後者的條件，當貨船快要拋錨時，他便從水浪上，木漿之間迎上前去，嘻笑着臉兒向那些船主投印印有船貨商行名字的卡片。往往船主們第一次的登岸時，總見他領着他們，走到那家彷彿山穴似的鋪子裏去。這裏，凡是船家們所須要應用的工具，食品之類，完全具備着，可以裝飾得你的那條船兒叫人醒目，在飄洋中得到許多的裨益。船主到了這裏來，真受船貨商們的款待呢。鋪子中的設備也周到極了，尤其是那間挺大的陰涼的廳上，擺列着靠椅，上品的煙酒和文具，跟一冊「港埠規則」。每一個航海者到了這兒，幾個月來在海上的疲勞，真够消爲烏有的了。



船主們和船貨商的營業關係，是多虧這位夥計介紹和拉攏的，他幾乎每天上船拜訪，直到船駛離那一天爲止。他——這個夥計自己的勤於職務，真像兒子見老子那麼周到，他有女人般的專一概念，又有着酒鬼一般的嘻笑作風，藉以使雇客喜歡；這樣的態度總得到帳務理楚才截止。這位巴結於業務的夥計，真是難得的，加之他從小又很有水手經驗，在理他的主人該賞他一個高代價，或者是討好他幾陣子，但是他無論怎樣受人遷就，他老是會一忽兒袖手不幹。這變成經常的慣例了。他的主人明知他無非是託詞，所以他一走，人們便會異口同聲的罵道：

「媽的！這傢伙真是個傻瓜。」

在海港埠頭的人都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詹姆，其實他還有一個名字，是自動隱起來不給人知道的。只是他的祕密時常像網一般的走漏，每一次他的隱衷給他人戳穿了，他便悄悄離開，掉到另一個港口去，繼續從事他這項生涯。每次他總是向着日出的東方走去，但他的祕密遲早又得被人發覺的，因此許多時候以來，他先後行過了孟買，仰光，加爾各塔，檳榔嶼等港埠。最後他看出命運的愈趨于惡劣，只得永遠脫離了這個環境，到那蠻荒的叢林中，和馬來人廝混，那裏的居民，人人叫他做「托阿」詹姆，這是尊稱，等于白人們稱呼爺爺一般無二。

他的出身和一般大商船主一樣，祖籍都是當牧師的，虔敬，恬寂是他們的特性，詹姆的父親便是這樣

一個人。他家的住宅，據說是上帝的賜予，猶像小禮拜堂似的外形，包圍在濃密的綠葉叢中，石壁之上顯露出了久年的苔蘚痕跡，下面，樹木便環繞着這座紅瓦小屋。屋子的前面，紅花綠草遍地鋪着，真是一片鮮豔奪目的景象。小屋的後背有個果園，院子在它的左邊，畜養着馬匹。詹姆的家人正是牧師的後裔。他有四位同胞弟兄，但是他從小因為喜歡作海洋的研究，他渴慕着海的雄偉，家長不待他成人便送他進了一艘「船員訓練艦」上去。

在艦上，他是一個優秀的訓練員，很得人們的器重。在考試航行術的時候他得了個優越的成績，便做了一名快艇的划水手。上司派他管理桅樓，精明，強幹，這確是他最配合的職位。他滿足地爬在那樓上，眺望着海岸上高聳的屋頂，工廠煙囪，和駛出港口來的船的桅杆，在海面上浮動着的小船，這幕壯嚴的海岸景象，引起了她無窮的對於海的熱戀。

然而他一到底下甲板上，聽見喧囂的人聲，他的熱望便成了幻想，彷彿經歷了一幕航海的悲劇，彷彿自己將去拯救這條危險船上，那些受難的人們。他們都在暴風雨中掙扎，赤着身，裸着體，也許正像船已觸着了暗礁，擱淺在荒島上，大家找着見類來填補肚腹的虛空；但是，他是要搶救他們脫離險境的，他鼓動着大海中一條艇上遇難人的勇氣，他情願做出忠勇的好榜樣。真像一個小說中所描寫的水上英雄。

「啊！你們快來，危險的事情快發生了！」

他瘋狂般地跳起身來，水手們慌忙地扶他走上扶梯。他耳邊只聽得人們在奔跑和呼喊，他的神志模糊了。

那是冬天的夜晚，暴風從中午刮到現在，海航只得中斷了。海空的風的嘯響，一聲聲的像隔海鳴響着禮砲，雨也降落下來，但一會兒又停止了。船上的詹姆聽見怒濤的澎湃聲，和夾雜在中間的人聲；在邊岸，鐵錨的顛扑不定的聲音，彷彿要吞蝕了這埠頭一樣。這緊張的聲音猶似專對着他而發，叫他戰慄不止，簡直胸間的小氣也透不過來。

一簇簇的人倒下了，橫到他的身上。人聲又大作起來。幾個孩子的聲音吶喊着。這時有一條小商船駛近來躲風，但衝撞了另一隻雙錨船，一幕險景立刻就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兒一羣年青的水手立刻爬到欄杆上，把吊艇放下來。但是快艇的身子幌盪着，繩子格格作響，像要傾覆的樣子。他親手忙亂着這些，看見吊艇上已坐好了人，他就迅捷地趕到欄邊望去。他在那朦朧的光亮中，只見河上吐出了一線白沫，吊艇朝前衝去。他模糊地覺得艇中有人呼喊著：「趕快！小子們！要救人便得趕緊衝上去。」木槳起處，水花向四面飛濺。吊艇跳過一個浪濤，箭一般地向前馳去。

船主一把拖住他的肩頭，當詹姆也想跳下吊艇去時，早已來不及了。船主用譏諷的口吻責怪着他，詹姆心胸間充滿了一股遺憾的失望。

一陣喝采和鼓掌聲歡迎着吊艇的歸來。這時那條艇中已經半船是水，有二個傷者躺在船板上。詹姆到這時候才覺得任何大風浪都不足畏懼，他永久不再怕那狂風了。那晚，他在船上獨自悔恨沒有參加這英勇的搶險工作，但同時吊艇上划頭槳的一個年青受傷小伙子，正被大家視作水上英雄而包圍起來，紛紛向他探問；他說着英勇的事蹟，他啓示自己的創口和一條血褲，換得了人們一片光榮的贊譽。

這些詹姆却認爲是無聊的虛榮。本來暴風並不足畏，所以他們只是一種虛偽的代價而已。他覺得自己的精神遠在真正幹救險工作者們之上，他深信將來會有一天當人家俱都畏縮不前的時候，自己能够做出比這更驚人的偉蹟；只有他，才能單獨對付大風浪的襲擊。他有這樣的傲慢的成見，因此在的心裏，找不到真正的恐懼作用。他肯定地把握住這種觀念，覺得自己才是個常實的大無畏者呢！

這樣地，訓練了兩年模樣，他走上了海的遠大的航程，走進了從前所夢想着的境地。但說也古怪，他却並不會遭遇到危險，在幾次的航行之中，他日常這樣呆板地工作着，祇是爲了解決麵包問題，這些真够不上他理想中的樂業主義，所以他開始懊傷了。不過他不甘願半途而廢，掛着二手回家，他情願永久伴隨着海岸，做一名海的忠實的奴隸。他依然認爲前途還有曙光，他的態度如若，服從和耐勞地守着職務的崗位。就這樣過了幾時，因爲職責的處理得當，居然很年青而升任了一隻大船的大副。在那階段中，他依然沒有遭遇到危險事情的試驗。

悔的嚴肅，食著在他日常的覺察裏，他只覺得這是個惡意的殘酷的展開，在他眼前，一幕幕什麼都像毀滅了一樣。他思索著未來，厭惡的心理完全把他的心境攪亂了。

過了多時，有一個星期中果真逢到了大風浪。但是，詹姆給突然倒下的一個桅杆壓傷，許多日子使他在昏沉中苦悶地過度。他沒有希望地忍受着，心底深處，展開了一種幻想。他明知那胡思亂想正是擾亂神志的大敵，他便懶于再想下去。但睜開眼來，他只有瞧見那小屋裏的一切紛擾，自己死樣地躺在屋裏，暗中只爲着暫時不必要回到船上做那呆板的工作而慶幸。不過悲慘的感覺依舊存在着，使他在病榻上呼吸變得短促。那個時候他真太苦悶了，恨不得立刻跳出這沉悶的苦難圈子。天氣晴朗了，風後來也停止了，到這時他才停止了那些的想念。

脚，會如前般的顛跛。他的那條船載他駛到東海岸的一個碼頭去。在那裏，他不得不登岸進了一家醫院。但他的原復極緩，這條船開走時，他還留在醫院裏呢。

整個醫院的住院病家，連他也只有三個白種人：一位是磯艦的會計，蹣跚了一條腿；另一個是遠道的鐵路工人，害着似是而非的熱帶病。他後來由一個僕人的拉攏，經常來和他倆閒談，雙方講得頗投契，便打一會兒牌，或者各人聚述些生平的事跡。這醫院位於一座小山上，山風從窗子裏送進來，帶給了他們大自

然的感覺。詹姆成天地躺在那兒，瞻望着叢林，和那城垣的屋頂。再遠處，是這座遍植着櫻樹的小島的海岸；

岸邊的小島，帶着異地情調。呵！東方的天空，永遠粉濺着這片蔚藍，展開到那天水交吻的邊界上。

一離開扶杖，他便下山到城市裏，想去找個回家的機會。但不巧得很，他只能在這海港上和一些同命運者廝混着。這一班人的外形和內心都保存着不失本色的表演，有許多純粹是等死的傢伙，整天企望與文明世界隔離，到那天涯海角去過度殘生；但另一班和他同樣的異鄉人，因為留滯在這裏，漸漸的到本地人經營的船上當着船員了。這批都是醉生夢死的伙伴，他們愛于游冶，荒唐和享樂，希望和東方的海天打成一片，甯可拋却舊生活，而在艙面上舒服地過那短程航行的日子。因為替中國人或是阿刺伯人做事，過的生活是挺悠閒的；他們經常的談論中，總說某人在一條中國去的船上找到好差司，或是有機會到日本去享樂，上緬甸去廝混。總之這東方海岸的港埠已成了他們心目中的樂園。

在前，詹姆覺得不配跟這幫人合流的。但到最後他不知怎的却喜歡和豔羨起他們來。他覺得他們的生活才是人生難遇的機會！就這樣過了幾時，他竟也拋棄了以前的念頭，和打破了回家的心想，情願去接任普特諾這條船上的一個大副職司。

普特諾——本是一條本地的輪船，船身銹朽了，宛實像條獵犬一樣。現在它是屬於一個中國人，而轉給一個阿刺伯人經營的。船的領帶者又是個德國人，他喜歡在別人前咒詛祖國的政策，他常用鐵血主義的論調，誇耀着俾斯麥的偉大。他是個赤鼻紅膚，唇沿生鬚的傢伙。當這條船刷新修竣後，啓旋之前，靠在一

個木製碼頭上便有七八百個到聖地去的人，湧到艙裏面去。

一雙雙光脚踏上船的甲板，但他們默不發語，也沒有一個向後顧盼。一個個地，都挾着信仰和希望，從東方的極端來到這兒匯集。他們走過森林中的途道，順着河流而下，又坐馬來的小舟到這裏，一路經過的災難，和耳聞目覩的怪現象，真是不勝枚舉；但是誰都給某種命運支配着，爲了開拓神權，他們便像聽見了誰的呼喚似的都願意離開故土，拋却富貴貧賤的本來環境。他們滿身都是骯髒的，由強壯者領路在前，後隨者便是些老人、女人和孩子，用頭了裹扎着蓬鬆亂髮，鼓足一口氣的前來。這一羣人，真可說是苛刻信仰之下的迷信的低能者。

「你瞧哪！那羣真像畜牲！」船主德國人向他新來的大副這樣說。

那批參拜聖地者的領袖就在這時也來了。他是個阿剌伯人，穿着白衣，纏着頭帕，由一長串奴僕挑負了他的行李上船。立刻這條普特諾船便舉錨行駛了。

向着兩個小島之間的海面駛去。那個阿剌伯籍的領袖站在船梢便大誦經文，祈禱着這次旅行的平安。黃昏的時候，輪船吻着那靜靜的海峽裏的水波，這條船行經一個螺旋式的燈塔旁邊，這是反宗教者便利航行所建築的一頂塔，塔燈中散發出來的光，彷彿嘲笑着這條船上的一幕瘋狂祈禱的模樣。

船駛離了海峽，渡過港灣，繼續不息的直向前駛，望着紅海行進。天空是燥熱而晴朗的，沒有雲，太陽老

壓着船身，叫人提不起任何思索的能力，只是感到胸悶難受。海水不大流動，永遠像膠貼着的一盞死水。普特諾的烟囪裏吐着黑煙，海道上劃分出它的一線微波，等於一隻幻船駛入了空寂的絕境一樣。

太陽逼照着海空和海面，這條船上，五個白種人住在中艙，跟其他的人貨隔離着。白天總是那麼酷熱，像太陽要一口把這條船吞蝕一般；天的一邊，猶似給火燄灼焦了。

在這種日子裏，因此誰都渴望着夜的來臨。

二……普特諾的毀滅

甜蜜的夜——

周遭沉默無聲，只有天空的是辰散發着尖透明的光輝。帶給了人們一個安逸的訊息。新月朦朧在吊在天邊，眼前的阿刺伯變得清冷和恬靜了。水的畫面，也增加了美麗，船行的微波，左右兩道陰沉沉的浪脊，中間輕輕地濺起一些小浪花，一些漣漪的波汶起伏着……海面有節拍地奏着海洋的夜曲，晃盪的船身，是永遠滯在海的中心的一個黑點之中。

瞭望台上，詹姆站在那裏眺察這大自然的靜止的形態，他深深覺得有着無限的安全，像見到了他慈母的臉兒一樣。船篷的下面，這班在苛刻信仰之下的參拜怪地者們，多半睡着了，他們睡在席草上，氈毯上或是睡在光赤的甲板上。艙面找不到一個空隙，總是，盡是染色的布包紮着他們的棕色皮膚。有的身上蓋覆了衣被，男女老幼，貧血的和殘廢的擠在一塊兒，甜甜地睡去呢。

當船的速率微微加快時，迎面便吹來了一陣陣海洋風，不斷地朝艙面撲來，掠過平臥的人的身軀。樑木上三三兩兩地掛着些燈兒，燈火閃爍着，雖然搖曳着，但也能照到下面一隻隻戴着銀飾物的手，或是光赤的腳，櫻色的膚體，挺長着腿和頸項。這裏，有個做父親的駝着雙肩，拿膝蓋來安放頭額，疲乏地睡在他兒

子旁邊，那旁是個蓬頭亂髮的小孩，這邊是個用白布纏身活像屍首似的女人，她的左右腋下都躺着嬰孩。艙面上的阿刺伯人的行李，堆擺得像一座座小山，東斜西歪的，有的還在那裏晃動；凸肚子的銅壺，長方的鋒，多古代寶劍的皮鞘，錫咖啡罐……在船尾的攔杆上，吊着一塊特製的根時的金屬東西，每行一理路，它便會「叮噠」地作響一次。這批膜拜聖地者有時驚醒過來，短促地歎了一口氣，打斷了他們夢中的幻覺！

但是，船仍在不斷地向海面前進，光裸的桅杆矗豎在中間，一切都沒有更動呢。

詹姆在船舷踱着步子。他在靜寂中能夠聽辨出自己的脚步。他的眼睛，不時投視在水平線上，盯着這好像永遠行不盡的水境，他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所有的只是船的陰影和煙囪中冒着的黑煙的影子。馬來人，他們倆這時是靜默地把着舵盤，輪練軌地響動着。詹姆望了一下子舵盤，再望一下子水平面，挺一個大懶腰，震得骨頭也都格格作響。在他舵機箱後背釘着一幅海的航程圖，燈光反映在這上面，有一個黑的十字，指劃出船的速率和航路，可以沿這線條直白不命而去，也就是到那聖地上去。一支筆的端尖指着索馬里海岸。船的桅杆一點也沒有動靜，啊，多麼平穩的航行啊！詹姆滿心感謝着天賜的無限的平靜。這時的他，心中又想起了許多敢勇的作爲，他憧憬着這個幻夢，希冀他的夢想成功，便是人生最高貴的真理。他現在像被那種情趣誘上了大道，他的靈魂也隨之而行，他竟也迷醉了……

想到這兒，便使他快樂得微笑。他望着原處，但也偶然回過頭來，他瞧見船的水痕正跟圖上的直線一樣地平衡。

吊着的一些桶在晃動着，這些磨擦聲提醒了他，他回味到替班的時候快來臨了。他覺得將要倦睡，徧體便那麼酥軟起來。船主——披了一件睡衣輕輕走來，他袒裸着胸膛，紅着臉，眼兒半開半閉；他的肉體真叫人誘惑，下顎已往下掛着，發出一種震抖聲。詹姆聽見了嚇得一跳，十分有理性的回頭來答話。但是，他正而看到了這個可憎的身子，他辨認了一下，從此他便覺得這個人，簡直是這世界上最下流最壞惡的東西的化身；不論他的什麼，都可以拿這來比喻，那怕這些氣息，是生長在我們周圍的環境中或者是我們的心肺裏！

金鎖片也似的月亮，漸漸沉下去，在黑黝黝的水面消滅了。天心的星光，這時便增加了明亮，半透明地蓋照着這片麻漠的大海水上，和船兒的甲板上。船是這麼平穩地駛動着，人們並不覺得這條船兒猶像星星似的，隨同這許多恆星飛過黑暗的海空，等候上帝的手來改造這個岑寂的世界。

「到底下真悶熱得叫人難受啊。」有人在那裏嚷着。

詹姆只是微露着笑臉，並不回頭來看。船主也用背來對付那個人，直等他感到自誇的時候，船主才轉過臉去睜着大眼兒，嘴裏吐出了南腔北調的雜夾口音，向那個人謾罵。他——副機手站在梯子上並不覺

得羞澀，還是繼續他的怨語。他們這班人是什麼作用，誰知道呢？這時只聽見「住嘴」！德國人呆板地喝了一聲。

「是的，住嘴——可是你又來找我們幹嗎？」那個人接着說。現在他也管不得自己的臉相了，這三天來他滯在這個地獄似的死地方，苦味給他嘗够了，底下的嘈雜聲震得使他耳聾，上帝爲什麼要處罰他到這個地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把生命拿來放在這個決斷裏，寧願守在槍杆旁邊日夜冒險，他是不怕死的呀。

「你是那裏喝的酒？」德國人很生硬地問着。他還是不動，活像一塊豬油彫成的人像。詹姆依然保持他的微笑，在那裏默思着自己高超的去趣。

「哼！喝酒。」副機車手唾咒了一下，扶着欄杆走幾步，腿是打軟的。「哼！總不會從你船主那裏得到酒喝的。你是多麼卑鄙的東西，你們德國人，爲了幾個辨士斤斤交量，整鎊的錢可有時會給人騙走的。」其實，這是機車長在十點鐘左右給他的酒喝。當時機車長說：「啊！你喝了這點兒吧。上帝會來保佑你的。」——機車長這個老頭兒真好；可是，完全要弄出他的酒便是件難事。他睡的時候，把一瓶頂上品白蘭地放在枕下。船主咒罵着他：「蠢豬！」可是他並不作答。

船主和這個機車長同事過好多年了，最初同在一個中國老人底下幹事情。那個中國老人戴着一副

大眼鏡，還留有一條花白了的大辮子，辮稍下用紅綠線來繫着。普特諾本來停泊的碼頭上的人，誰都承認這二個人最不要臉；他們吞侵公款外，凡是你所想像得到的，他們都做得出來。外表上，他倆的形式是不合的；一個是眼光愚鈍，神氣洶洶，混身的軟肉充滿着性感的曲線；另一個是瘦削的，肌肉凹在骨頭裏，頭形像馬頭似的，嘴眼兒却陷陷進去，兩顆眼子老停着不動。

這個機車長曾經在東方某一個港埠上，不知是廣州，上海，是橫濱，因為船破了，當時不知船破的原因，人家體念他年輕，方開除了他的差司，已有二十多年了。他忘了這件事，後來直到東方的航業漸形發達，他便再度混進了去，因為他告訴人家說他是個「老手」的緣故。他走路時，簡直像個骷髏在跳舞，飄飄然的，唧着一隻包銅的桃木煙斗，傻動兒的抽着，彷彿一個老學究也似的在思沉什麼心事。他絕斷是不慷慨的，所以不給人喝他的酒。但每到晚上却破了這個例兒，請那個酒量很好的柯品塞鎮的副機車手，喝得無恥無休，這位德國人氣惱極了，只是魯姆他覺得很有意思，也可以在下班後參加他們這個份兒。

船主看見他們這樣狂飲，他的喉嚨裏實在忍受不了，混身的肉團兒跳動着，他便呢喃地一個人破口在大罵……經常地雖然他們是成天接觸的，但有時候，每當這幕戲演着時，船主竟會動手握着拳，躲在一旁生氣。

副機車手很容易想到對方的胆怯性，便道：

「誰喝醉的？我沒有，船主！你不能這樣。你要知道機車長是最小的，從不肯給人家酒喝。天哪！我真沒有醉，我還可以拿火酒來陪你喝威士乾呢，你相信嗎？你相信我會這樣吧……假使我是真的喝醉了，我早就會望船外跳，不要這條命了。現在我沒有醉，我不願意離開這兒。這樣的晚了，難道叫我那裏去呼吸新鮮空氣嗎？和他們這班豸虫廝混嗎？像你一樣跑到他們中間去嗎……我不怕你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在這個時候。」

德籍船主撐着兩個大拳，只擺動一下拳頭的地位，沒有其他的表示。

「我素來不懂得什麼是害怕的。」副機車手往下談，他很興奮而且很自信地：「我也不怕在這條船上流血，天哪！你們真倒霉，偏碰着我們這批不怕死的人，要不然的話，你們不知怎樣才好……簡直你要同這條船兒一樣，身體薄得像紙片兒……老天保佑我們吧，你們是上算的，不論怎樣你們總賺到了一些錢。我混這日子，混一個月，就他媽的混到一百五十塊錢，做什麼好……我貪這個嗎？老實說，我真願意扔了這個要命的差司，他媽的這簡直是賣命，簡直是賣命。可是，老天保佑我吧，我是個不怕死的大英雄。」

現在，他指手劃腳的，好像要向天訴盡他的英勇本色似的，他也像願意飛步到海面上奔馳，好叫他够勁兒。猛地裏他摔了個大筋斗，他滾了下來。「該死，該死！」他叫着，但是詹姆同在這時候也立足不住而倒退，然而他能够站穩，兩眼凸大着，抬頭觀看天空發着透明的光輝的星辰。

什麼事啊？這時的機器軋軋聲還不斷的大作着。啊，地球炸了嗎？躍了嗎？他不能了解這個，祇覺得海面和天空，忽然間變成不安全，彷彿已駛臨了一個毀滅的深淵的峭壁上……

那副機車手反跳起來，站着，筆挺地站着，又倒下了，眼前是一堆暗沉沉的東西，他驚慌地喊：「怎麼啦？怎麼啦？」轟隆地一陣震空價的雷鳴聲，一下子激厲的顫動，慢吞吞地過去了，但船震盪一下，舵輪旁邊二個馬來人的眼睛幾乎突出在皮外，望着白種人的背，他們二人的櫻色手臂拚死拉了扶手，船頭似乎高了起來，整條船像瓦解了似的……最後，船身不動了，隱約的雷也似的聲音也停止了，海面上只是一種水聲激盪的歎息！

這事情過後的一個月模樣，詹姆被累上了法庭。他回答庭上的詰問，想從實招供這次事變的真相；但是講到那條船的時候，他道：「我不知道那條船怎樣滑過的，我只覺得船是很爽快地滑過的。」這果然是事實。審問只要找事實便行了。那次審問是在東方海港的一個警察所裏，他是證人的身份，站在那屋子裏；他的雙頰像火一般地發燒，雖然上而有風扇高掛着，還扇不涼他內心的鼓噪的熱餒。下面有不少的眼烏子盯住他。人們坐在這椅座裏，好像給他的聲音震住了。因為他的說話聲很大，連他自己聽了也覺得驚奇。大概這也是他一時情急的表演，叫他內心的裏面苦痛難忍……最後他點點地心兒刺痛了。

法庭外面的陽光很大，但屋子裏從電扇中發出來的熱風會扇得你的心兒晃盪和眼兒發眩。法官的臉孔很秀氣，但神怪地像絲毫沒有情感的人。他坐在二個航事顧問紅臉兒的中間，自己的臉龐顯得更蒼白。他們三人眼裏發出來的眼光，盯住每個人的影子。這三個人要了解事實，他們要他——詹姆說出事實來，絲毫不能有任何的隱瞞。

「你說倒底碰到了什麼東西？可不是一個木頭把船戳破吧？當時你還以為會發生這大亂子嗎？」坐在左邊的顧問這樣問着。他的小鬍子抖動着，雙手握得緊緊地放在面前，用疑問態度對着碧眼的詹姆；另一個顧問是有着愚笨軀幹，形態很驕謔，一屁股倒坐在椅裏，一手敲着吸墨水的木壘。庭長是筆直的坐在大靠椅中，雙手又在胸間；他的面前玻璃瓶子裏插着一束花。

「那我沒有預料到，」詹姆道：「我們怕大家驚慌，我只提了一盞掛在篷底的燈，我揭開艙板，聽見下面已有了水濺聲，我知道那裏必然有個大窟窿了。」

「呵！」胖子顧問吐了一聲，彷彿有所覺察似的樣子。

「那時我絕對不想到有危險，但事情畢竟發生了。我回身報告船主，碰見副機車手正從底下的梯子上爬；他像着慌了，他還對我說他的左臂折了，我又聽見他的喊聲，我用右臂推開他，我先跑上梯子，也連爬帶喊着，他還想搶上我，左臂又掛到梯上，但是，船主趕來把他一拳打倒，他平躺在上面，船主大概責備他

爲什麼還在這兒鬼混，不去把機器關住。他詛了幾聲，飛身就跑回天窗向機器房去。他的呻吟聲很響也很沉重……」

他說着說着，他還模仿那時各人的動作，叫庭上可以更明白事實的真相。他現在不但講述這些，而也要把最重要的一件事說清，他老實地想講，可是他的心在那裏忐忑着，反而使他的神志不集中於談話上面。他的視覺聽覺都像跟人隔離了似的，自己彷彿一個人被囚入了一隻木籠，也彷彿一隻野獸在黑夜裏瞧不見周遭而衝撞着。這使他可怕的心緒變得煩悶了。

「船主他還在那裏踱步，不過他摔了好幾陣，他的說話聲恐怖而低弱，我只聽見他在咒詛這死也似的地方，監獄，黑牢，悶人的空氣……」

他現在所說的話距離根導事實太遠了，他說得疲乏到極度，他還想直述那件緊要事，但給一個殘酷的聲音所阻隔了。他最後只道：「對的，我確是偷偷的私逃了。」

他說完這話，靈魂裏的苦痛也就扭成了一團。他又東拉西扯答了一些無聊話，他嘴裏覺得淡味和鹹味在作祟着，背上等於着了水澆一樣。那個肥體的顧問垂下眼皮，不經意的儘是敦着吸墨水的木壘，還有這位顧問呢，現在也將手又在胸前，不過他的臉上和他的眼中純粹發出了慈愛的光輝。庭長身體稍向後斜，手掌托在顧巴子下。

一羣櫻色臉兒的本地人，擠坐在一起，熱得難受，穿了同他們皮膚一樣褐色的制服。四沿有色衣的法警站着，他們腰間都影着一條紅帶子，頭上也纏着紅頭巾，赤着足在走動，猶像鬼走路的聲息那麼地輕瘖。

詹姆的眼睛不時向四下裏打望，看見了一個坐在一邊的白種人，臉上露着不耐煩的神情，但苦愁着似的，但是他很清朗地直望着他。詹姆的答話能使他說：「這再用多問幹什麼？」最後他們的視線接觸了，眼中立刻就露出了特殊的暗示。在這幾陳詰問過之後，詹姆他就想到了這漢子，像自己曾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也許是大街上吧。但覺得從不會跟他談話過。他已好幾天不跟人談天了，經常他總是沉默，像被幽禁在監獄中的囚犯，像被失落在林中的迷路人一樣。此刻他回答一些無聊的話，也好像覺得多餘呢。

他悛氣，這一生之中他不能再痛痛快快地說話。他自信剛才的忠實的根導，是很堅固和經了長時期所沉思出來的陳述。說話，是否此後再不用到了嗎？現在，彷彿只是坐在那一邊的白種人，懂得這個促使他釀成絕望的困難。詹姆最後掉回頭來望着他，永別了！

此後，馬洛無論到全世界任何的地方也會時常記起詹姆來，把他的事說給人們聽。

他說這個謾長的故事，總是在人們吃過晚餐後的黃昏，大家在納涼。那蒼茫的夜色中只見到他的一個雪茄煙火光，照出他疲累的手指的一部份，接着嗆咳一聲，他的說話便開始了。

下面，盡是他所說述關於這個故事的話：——

三……義務宣傳者

「對了，那一次我在法庭旁聽呢。」馬洛總用這一句來開場：「我真弄不懂自己爲什麼去聽，也許這是人的隨從的魔鬼所催促。你們承認我這一點，爲的是我脾氣與衆不同，明知隨着那個魔鬼我並沒有親眼見過，但從他的促使中，證實他是死跟着我的……你們也許要問，這是一件什麼事呢？呵，那就是一件窳回的故事，是一條黃狗所鬧出來的亂子，你們也會相信嗎？……可是我這次，魔鬼的催促，直使我見到了他們心裏全盟黑暗的祕密……天哪！我自己的祕密在心裏還沒有煩厭，我幹下了什麼，才配人這樣另眼看待我呢？……我真的不知道，我敢說我的私事多着，我的記憶力遠不及其他的人們，所以你瞧我並不把這事隱瞞起來，放進肚子裏儲藏。那末，我爲什麼單揀出這來說呢？誰曉得，這不過是黃昏中的談話資料罷了。却利我的老朋友！你做的菜真不錯，吃得我太飽脹了，不能動一動，連斗牌也不舒服，祇得在這椅子裏坐着，我想，你們還是靜靜地聽我講這故事吧——」

「讓我談起我們的詹姆伙計來。你們瞧，夜的空氣多麼冷清，我們都是暫時存身在這個世界裏的人，我們是在迷園裏各人自己找出路，每秒鐘的時間都得小心，甚至在走路的時候。我們千萬要記住，此期的人心都是不足靠特的，固然，世界上有些人在含糊地過渡，意一切幻想全都拋壞。啊！其實，奮鬥的結果未必

會實現！

「當審問的時候，我跟詹姆的視線第一次接觸。就知道這兒都是有關海航生涯的人，他們全都知道這回事了。這真是神祕的，在某種意義之下包含着的事實明白告訴我別說這個，就那次我清晨起來，還在官艙裏穿衣服，就聽見我的僕人柏山人達巴斯在隔房伙食室裏，跟廚子們談起普特諾毀滅的事。後來一上岸，碰到熟人他們也就會問起我有沒有知道這會事？或者是冷笑地咒誼幾聲。游手好閒的漢子們跑攏來報告消息，往往會混到酒喝。無論在港口或是海關，或是每份船家人路過歇足的舖子裏，從雜亂的人們的口中，會問到這個故事的論談聲……天哪！人人在胡亂歎氣呢。這樣子經了兩個星期，大家便不管裏面包含些什麼神祕，都認為這是一件很慘的事情……」

「一個晴朗的早晨，我正站人海關前，瞧見有四個人順着我這裏走來。我不知他們幹什麼來的。」

「三個人的身體相似，但其中一個人的腰圍很魁大，我生平沒有見到過這奇蹟。他們四個人原來剛用過早點，他們是從塔耳輪船公司的汽船趕進口的，他們必定是普特諾的船員了。對的，我瞧見他們，立刻認出那個哈噁作笑的，就是運特諾的船主。他真是地球上惟一的闊腰人，三個月以前，我是在三寶隱見到過他的。」

「他帶了船在運貨時，老會罵德國現行政權的殘暴，天天一早會跑在酒店裏濫飲啤酒。泰正契連眼

也沒有雲一霎，每瓶酒賣他一塊荷蘭幣，他不耐煩極了。他曾招我說過話：「啊！做生意不能如此的，你想這一個傢伙叫着難受嗎？」

「我望望他，他匆匆離去了。他在陽光下走路，使我想起他的姿勢像一隻小象。他披了一件深桔色的睡衣，赤腳穿草鞋，戴一頂已呈破舊的拿布倫式不配頭寸的帽子，用繩繫在他那大腦袋上。他雖然這樣，但還向人借衣服來穿。他火急起走着，跟我只隔三呎路，最後追過我了，他要緊地上樓，去報告經過情形，自願受到港口辦事處的處分。」

「後來，他碰見船務主任澈司·文羅講話了。」

「他是個很客氣的葡萄牙人，小身材，骨格瘦小得可憐。現在，文羅正在想教訓他一番，爲了他公路上的嚴厲；他是這樣地表示：一個龐大的圓形東西，一千六百磅重的大的糊桶，居然放到這辦事處的地板庭，真叫人太吃驚在。這東西是活的嗎？但是怎樣運來的呢？屋子的前後，統統擠滿了人，拖風扇的，打掃的，法庭中的警士，甚至連港口小汽艇的艇長和水手們，大家肩接肩擠在一塊兒。」

「這時，那胖子把帽退下了，鞠躬着向文羅走來。他的樣子真使我不懂倒底是爲了什麼。但他的說話聲音提得高高，毫無畏懼的神情。文羅漸漸知道了，這便是普特諾案中的新發現。船務主任忽然施了個猛勁說：「住嘴！我不相信你的話，你得去見總辦，去見艾奧特船主。」

「他跳起來便拉着胖子到那艾奧特的辦公室門口。胖子嘆道「放手，放手！」但文羅不理他地打開了門。門內有個老頭兒正在寫字，他抬頭看見了普特諾的船主，他退下鼻脊上的眼鏡，將門關上了。他是那麼兇相地注視着面前的來者，文羅是一位優秀的船務主任，他正彷彿抓了一頭獅子來到這裏邊兒。文羅說了一陣子話，又呼喝了起來，幾乎不管站在他面前的是誰，他連任何人也敢罵的。」

「他是個老實人，艾奧特的船主重平不怕開罪人，就只希望他自己臨死之前，能夠看到自己女兒出嫁就夠滿足。那些辦事員人人見他會發抖，據說，他每天早晨得抓幾個人來罵一頓，才吃得下飯。今天，他罵的目的物當然是屬於那個逃亡的德籍船主了。他真想吞嚥了他，才算心快呢。」

「過了一會兒，我看見那個胖子身體退到外面台階上，在我的身旁站住，在思量着什麼似的。他的臉發着紫，一頭在咬着大姆指，回頭用焦急眼光像在向着我瞟。他們同上岸的三個漢子聚在另一塊，一個的手是用繩帶吊着，一個穿法蘭絨衣的事個子，四下裏打望着，還在那裏顯露出他的獨特的一股傻勁兒。第三個呢，他是筆直地說立的，雙手只管插在袋裏，臉向着前面兩人的背。」

「問話正在開始中。外面的曠場上，一輛口的馬車停留着，車上是積滿了灰塵的一扇扇百葉窗子，趕車的人悠閒地擱起了大腿，在那裏儘瞧着自己的指足，像瞧得怪有味兒。強烈的陽光，下面站的那一位青年，頭也不搖動一下，真是怪穩健的青年人啊！那便是我第一次的看見詹姆。他那種不介意的神情，使我

看見了，連想到他，一定知道得比人們詳細，但他並不過分溢露着自得的樣子。我想，他要是真的那樣兒，也難免會私自逃生，幹下這種下流的勾當！

「我心頭一陣痛，氣得寧願拋下我的帽子，放在地上踏。我自思：我難道是個傻子嗎？我不這樣做，我只猜疑這件案子，將來法庭怎樣追究地？突然，那個普特諾船主說：「他媽的上面這瘋子，這老朽居然罵我是一條狗。」我微笑着，但是想到他的神態使我的舌頭忍不住了。他在點着頭，又咬起他的大姆指來了。

「忽然他悻悻地又抬起頭來，兇猛地啐了一口道：「呸！啐大的太平洋。我的朋友啊！這班該死的英國狗，讓你們兇狠吧，老實說我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無論亞比亞，或是檀香山……」他就停嘴了。

「這時我能够看出他們的每個人的樣子。老實說我也會跟那幫傢伙在一起，我是嘗過這些滋味，我不能裝出一隻道學家面孔來，埋怨和咒詛他們；那批真是沒有道德的傢伙……」

「有一個曾經逃到法朗司堡去的奧洲人說：「媽的！你們英國人都是些流氓，你們鬧什麼，告訴你們，那老滑頭祇能跟我吵鬧一頓的。」他的腿膀粗得怕人，他的體格真再也不能胖了……「你們英國人最卑鄙，我幸虧不會生長在你們這個國度裏，否則准會鬧個天翻地覆，我的證狀拿去吧，我不要這些了，我爲什麼要這張廢紙。啐！啐！我快要當美國人民去了。」

「他火冒地喊着，雙腳亂蹶，莫名其妙地隱藏着他的踝骨部份，弄得他不能離開那據點。他熱得全身

發燒，小小的頭頂冒煙了。爲了好奇心，使我站在那兒捨不得走開，要看看那個手插在袋裏的青年，將有什麼影響。他眼望着廣場前面那家莫拉白旅舍的黃色門限，那股不介意的神情，的確使我費了很大的猜疑。

「啊！天下最可畏的事，並不是犯人當露臉的時候，而是人們發覺了個比罪犯還下流的人幹的事。啊！這些話跟詹姆是沒有關係的，我說出來，爲的是他很可以代表一些傻瓜的模樣罷了。」

「像他這一種人，只要你瞧見了他的臉孔，就可以全部看出他的性格。老實說吧，我難道以前不是訓練了許多年青人，來在紅旗子底下的海航事業上成名嗎？這種職業的成功訣巧，只要一句話便可以說破，不過你得天天的把這羣青年人提示，別讓他們倦志了。海，真是我的伴侶呵！但當我記起了我手下訓練出來的許多孩子們，他們有的長大了，有的，已經被水浪所侵蝕了；他們都是聞名的水手，這我可以說很對得起大海的。」

「我敢打賭，如果明天我回國去，二天以內一定有羣臉色黝黑的青年大副，從他們的船塢裏趕到我家中，拉起宏響的嗓子問我：「啊！先生！你還認識我嗎？我就是當時在某某小船上的孩子，當你第一次航行的時候看見的。」

「我便會想起了他們孩子時代的陰影，跟椅背差不多的高，我同時也會連想到有一個孩子的母親，或者大姊姊，站在碼頭上替他送行，用手帕蒙在臉兒上哭泣。也有一個中年的父親，一早領他的兒子上船，

說要親自送他開船，但當船快要離岸時，他還不捨得離船；最後只能爬上岸去，因為太遲了，累得船尾上的艙工拉高嗓子喊道：「嗨！先生！請你再拉一拉纜繩，這兒還有一個人要上岸，要不然將把他帶到脫爾瓦喀奴去了。喂！你現在可以爬上去了，快快……！」

「幾條船勾着起來，才把那個中年人使上了岸，他的膝前盡是泥，他還遺忘了洋傘，由船上的茶房擲給他才完事。船開了，然而這船上的自願來當茶房的孩子，還不到第二天早晨已經暈船了。經了若干時期，他漸漸學會這項職業上的技巧，他懂得購博，上岸去跟同伴們傻購一陣，可是十九被大海贏了錢……」

「我說了這許多廢話，我再拉回話題吧。當時我站在那裏，那兩個漢子瞧見他們的船主，也便慢慢地向我走來。他們一面踱步，一面談着天兒，老看見他倆相對鬻笑着，但他們越走越近，我已看出他們中的一個是斷臂了，另一個高個兒的正是機車長，總之這兩個傢伙俱是出名的搗蛋鬼。當時我的眼裏簡直不當他們這二個人；船主眼睛拼命注視着自己的兩腿之間，肥大而且浮腫，像新近有了什麼水腫病似的。他抬起頭來，看見他們在等着，他張開大嘴，我想將他是說話了吧。誰知他忽然像給什麼念頭抓住了一般，紫色的唇皮又合將攏來，不發一聲，巴的巴的走到那馬車旁邊去。」

「啊！那趕車的車夫抵不住他這橫衝直撞，頓時腿就發搖，幸虧拉住繩才沒有倒下，但待他回頭看時，

只見那個肥豬似的大身體險乎墮進這輛小車中。車子簸顛了幾下，船主自上的橫肉和膨大的腿節也搖動了幾下子，他的相貌，真叫人害怕。車夫走開了，但是，這個不速客已坐進了車廂，只聽見彈簧一聲軋軋作響，猛地那一扇百葉窗落下來，他弘調的大肩胛，又呈現出來了。

「那傢伙汗流挾背，嘴裏吐着水，又復出來，揮動着活像紅腫似的拳頭，去打那個馬車夫。」快走快走。」出發到那裏去呢？也許是到太平洋去嗎？

「車夫用鞭在馬背上抽幾記，小馬匹從鼻孔裏噴出氣來，立刻就朝前奔跑了。真的到那裏去呢？亞比亞嗎？檀香山嗎？熱帶六千哩，你準備都周游到嗎？但是小馬拖着他走了，此後，我永遠不再看見他的影子了。」太平洋，真個偉大呢。我可不能在這裏重逢這區病態的小馬和坐在車中那個像腳腫病的患者——肥體的塔木耳人。飛到天邊去了嗎？

「當時他真像女巫騎了箒柄也似的飛走，只是在他車子的後背，有個年青人於住邊沿，趕上幾步，喊道：「船主！我有話要說，船主我……」但那裏再進得上去呢？當然只得歇下了。他，年青人望着高揚的黃塵，望着這輛馬車的背影，直到完全隱不見了一點兒影子，他還是訖然站着的不動一動。

「我用這遲鈍，而且嘮叨的敘述，說出我當時所見的情形。他走後不多久，便有一個書記模樣的人物，奉了文羅的命令前來照顧這班可憐的漂流者。他出來時匆匆促促，連衣扣還在扣，可是不幸的是那個主

要者——船主早已先離這兒了。那個年青小鬼被大家圍集着，有的和他鬧，也有的他反而去吵鬧他們……出來的書記無法阻止他們這場吵架，只得先行走開在一旁。

「在我那條船上這時剛巧有個水手，病倒在醫療處，開庭上一天我去望他的。但在白種人的醫療室裏我又碰到了那個年青小鬼，躺在床上翻身着。我記得，當他們那時大家吵得正利害，我見他半跳半拖着偷偷的走開，裝得一點也不怕的神情。他對於這個港口情形像非常熟悉似的，他後來在這個環境的窘迫之下，也還到市場上的莫利尼開的酒店裏去喝酒。莫利尼這地痞他說從前也認識過他，並且二下幫助幹過二樁壞事，他就將他迎到自己那所小屋的樓上，供給他許多啤酒喝。

「他得到了款待和方便了。那裏，房中有一把椅子，一張棹子，牆下還設着一張舖位。他靠莫利尼的酒振作了精神，這樣直到第三天的黃昏為止，忽然對方發出了可怕的叱喝聲，迫得他劈開房門就逃。他跳下了一條小梯子，他的身子壓到了莫利尼的肚子上，忙又站起來，闖到大街上去了。

「第三天早晨，巡警把他從垃圾堆裏掏出來，起初，他以爲這羣警員要拖他上絞台，他拚死地掙扎着自由；但是當我坐在他床邊時，他已經安靜了兩天了。

「他的頭猶像塗上了一陣銅青色，彷彿是個戰敗下來的兵士，他在凝思着什麼，使我見而生異。其實這件事跟我毫無關係，不過，我因爲是屬於他的同業——船員，又爲了好奇心，所以我要去找一點新的事

實出來。

「現在，我是清楚了。我在前雖然沒有會見過這個年青人，但我總想找一點新口實，來爲他辯護。因爲我的本能的促使，一種意外的情感激起了我的義舉。我覺得，假使連他這樣的人也會幹出那件私自逃生的事來，那種丟臉的行爲，豈不是太古怪嗎？太可怕嗎？」

「隔了這末長久，在現在我回想起來，只有我，會想到這樣的發傻的舉動。實在我並不是怎樣的關心他，我既不爲着他而可憐，我也不爲着他而生氣，我察覺他的經歷全與我是無關緊要的，他的人格得救與不得救，是與我毫無意義的。他已幹了許多許多的壞事了，他老了，不能引起人們的厭惡的憎恨和憐惜了。」

「他用重重的口氣提及「普特諾」三個字，他費勁兒地又說下去道：「對的，我是那裏的老手，我是看那條船下沉的。」我聽到了他的傻裏傻氣的口吻，誰知他一會兒又輕聲兒的道：「啊！那條船上滿載着一條條爬虫呢！」

「我就停住了。他倒底是什麼意思呢？他用熱望的眼光盯住我。」「他們在當夜守望時候把我從床架上喚醒，他們是叫我出去，看那條船身沉下的。」他說這話很慢，一面又像在默想。我追悔我就不該如此去打問他。醫療室裏連一個白衣白帽的看護婦也找不見，旁邊兒，只有一長排空鐵床，中間一架坐着一個憔悴的病人，棧色的臉，他的病因是摔壞在碼頭上。他額前包紮了白布。忽然在這時，和我談話的年青小鬼伸

出一條瘦得可怕的手來抓我的肩背。「只有我這樣的眼力，才見船身下沉的一幕，除了我，這時候沒有另一個再能發覺船的下沉，是真實的事。」……猛地裏那邊床上的病人用大喉嚨放聲吶喊了。「啊！快叫他住嘴。空氣太煩，快住嘴。」

「然而年青人滿不在乎。」你以為我說的是假話嗎？」他用訴述的神情繼續下去又道：「那是的確的，除了我之外，你在波斯灣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我那樣好眼力的人，能夠看見這條船的毀滅。」

「他細察著我的臉兒，他又喟歎道：

「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他又抓了我一下肩，把我拖得彎下了腰背。「我能夠看一條船沉下，一面竟還能整天的抽煙斗。你可知道，後來滿船所載的紅蝦們，是有誰看管嗎？同時你也知道他們爲什麼不還給我這個煙斗的理由嗎？」

「他用滑稽神態向我丟了個笑臉，我的汗珠滴到他身上，我的衣服是潮濕了。下午的幾陣涼風猛力地吹進來，床帳飄曳着，床上的薄被單也鼓動了，飄飄然了。我的汗冷到了骨髓裏，真是涼爽了。」

「別讓他再作聲好嗎？先生！」另一邊的病人又焦急地向我大喊，他的大聲浪震動了全室的空氣。但是年青的病患者依然不理會，再度拉我下去說：「呵！滿船載的都是紅蝦啊！全是粉紅色的，——有狗那麼大，難看得很呢！」他的腳在說話是抖動着，混身也就像剛放鬆的琴絃似的，震抖得利害。我瞧他那副本

來像老殘之卒似的險態消失了，給小甥般的狡滑形色所遮沒。「你瞧，這些紅蝦在幹什麼，底下的艙裏？」我答道：「他們睡了，他們不會擾亂你，他們只有我可以馴服！」他又大聲兒地號呼着：「不行的，不行的，十足有一百萬人哩，他們要來殘踏我，你救我啊，你……你救……救我啊！」

「他的哀叫，忽然使我不能久留，便悄然離開這醫療室而走出去。可是我下了梯子，便碰見了一位外科醫生。他叫我停住，他問：「你是來探望水手的嗎？船主！我想明天讓他出院，不過這傢伙真不知今後怎樣照料自己。呃，到聖地的那船上的機車長也來這兒了啊，他患了酒精中毒症，因為他在外面至少狂飲三天，你能料到他會有旁的什麼結果嗎？這批傢伙的頭腦，自然是糊塗的了，我真找不出這些瘋顛者致瘋的線索，照例他早該死了，幸虧此人在熱帶已有二十四年的生活經驗，你真該去偷着他一下，那個雄赳赳的高昂的老酒鬼，我生平真沒有見過如此出色的胚子。」……

「我是從醫學經驗上得來的眼光看去的，船主！你也去瞧他一下吧。」

「當時，我一聽見他講述着這樣一段故事之後，只好像對他的告訴覺得很有興趣。但是我後來只拿了惋惜的神氣，低聲說出沒有功夫，趕緊和他握手作別。我走後，可是他還在那裏對我道：「我看他不用上法庭受審，你說是不是，你說他的證據是必要的嗎？」

「我想也用不着這個吧。」

「我從門口大聲兒用這句答覆，做了和他最後的話別。」

四……第二次審問

「官廳有着和我同樣的意見，審判並未展期，還是在預定了的那天，來結審這件案子。旁聽的人多得，他們的來意顯然爲了要知道這些人逃生的那件事實；至於普特諾怎樣會受傷而沉，這是無從探究的了。法庭也不希望知道。我不是說過，凡屬海航的屬員都到齊庭來了嗎？在他們，純粹是爲了想知道一些心理狀態——希望能夠察覺人們情緒的強度，到底到了怎樣一個程度。」

「但庭上那天問的，老是人人所已經知道了的無聊話。翻來覆去，法官和航事顧問老問及他們「怎樣」獨自逃生，而不是在問他們「爲什麼」而獨自逃生。」

「其實那個年青人確能告訴他們爲什麼獨自逃生了，法官——他的職務本來只是抓緊這題外的推敲，那三個航事顧問也同樣的是傻瓜，問不出別的說話來。其中一位顧問，是個帆船的船主；另一位就是大胖子的白列里——大家知道，他就是藍星輪船公司的優秀的船主。」

「他雖獲得了這個榮耀的職務，可是他滿心的無聊。他三十二歲的人，只知道帶領東方的幾條大商船便足以引爲自命不凡。他自認爲在這個世界上，真沒有第二個像他那樣能幹的船主了。人們如果揀到他的那條船，他確信他們見有眼光的……」

「他在海上救了許多許多人的生命，也曾經把許多許多的船從危急之中打救出來，一家的保險公司贈給了他一隻金錶，某個回家政府嘉獎他一副望遠鏡，這些這些，都使他耀武揚威，並且也隨時不忘記他獲賞的英勇的事蹟，和出事的年月日。我也很喜歡他，我相信他的確確比我們要高明得多。」

「然而，他却把我當作一個可以輕視的傢伙，這是因為我並非世界上一個走紅運的角色。我沒有得到金錶，和因我英勇而獲得他國政府賞賜的望遠鏡；我也未曾博得一條黑狗的同情！」

「但當我想到天底下有十二萬萬人類，和我同樣的處在這種不利情形之下，我也只能的忍受他的獲視，和讓他瞧不起我了……啊！人生的荊棘，不能夠刺傷他那痕自滿的神情，好比針兒不易破石的比喻一樣。我真覺得他的脾氣和生性活像花崗石一般的堅強。可是，不久以前的事，聞說他是的確自殺了。」

「關於詹姆這件案子，當時自然叫他不耐煩的。我看他輕視着那個被審訊的人，就連想到像他那樣的傢伙，怎樣結果會跳海不要活了？我知道這些的：他的跳海自殺一不爲了外面負債，二不爲了喝醉酒，第三更不爲了女人之類的色情的刺激。他的不要活在世上是在此案結束後的一個星期的時候，他帶着的那條船望外洋行馳不到三天，死神便來恭恭敬敬迎接他了。」

「我想他決不是一時爲死會所衝動。頭髮已白了的大副——老頭子，至今還在哭他呢？記得是在他自殺的那天早上，這老頭兒見到他臉面來，白列里似乎正在地圖室寫字。他說：「離四點還有十分鐘，中庭的

那一班守望人還未會下班，他聽見我在籃橋上跟人說話，叫我進去，我沒有進去呢！馬洛船主！我說實話，我聽見白列里不知怎的心裏總不很舒服，說來慚愧得很，我看他太高傲了，他那臭架子使你覺得地位遠不如他，他見人的面也從來不客氣地講着早安。我除了公事之外也從未與他交過口，但那天，我聽見他非常客氣地叫我琺史先生！我只得在最後走進去，我見他正在那裏把一個兩腳圓規劃着，我不聲不響，只看他當時在船的位置上畫了個小小的十字，註了日期和時刻，他的字蹟，從來沒有寫得如此秀麗和規正。過十七日，上午四時，年份是用紅墨水寫在地圖的上面空白處，他從來沒有這樣子，我直到現在，還是保存了十張地圖。他當時畫完後，自己微笑了一下，然後望着我，他說：

「這樣再趕上三十二哩，我們走上平坦的海程了。那時，你快去將航行方向，改為南行二十度吧。」

「那次的航行，我們要經過黑克太河岸。當時我便回答道：「是的，先生！」我們同走到艦橋上，我看見白列里船主看了看羅盤，然後向四方瞭望，天空很清潔，有星辰在閃着光。忽然他微歎了一口氣道：「我現在到船尾去把速度機回零度，那便不會錯了。再走三十里，你們亦安全了。是不是？」啊！我真從未不會聽到他那麼的嗟歎，我不說什麼，就只扶他下了梯。他隨行着的一條犬，他忽然命令我道：「琺史先生！請你帶那條犬去關在地圖室裏，對不起你啊！」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聽到他的聲音了。先生！他多麼地誠懇的尊稱我呵！」說到這兒，那老頭子的

聲音越來越抖顫了。他接着又道：「當我關了狗再度上來，啊！可憐地僅見一件白列里船主最得寵最心愛的金錶，掛在欄杆上而已！」

「我眼睛一看到這個便什麼都明白了。先生！我的腿打軟，我像親眼瞧見他跳海的一幕似的。啊！船已距離他跳海時候很遠了，他不會泅泳，他就這樣下着決心，而永遠跟這人世間脫離了關係！」

「他爲什麼幹下這樣鹵莽的事呢？馬洛船主！你能猜想他嗎？」琺史雙掌合起來，問道：「爲了什麼呢？我真想不出來。」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那個起了皺紋的額角：「如果他不是爲了窮，爲了欠債，那麼一定是瘋了。然而這個人是不會瘋的，絕對不會的，我可以相信，我可以擔保，一個船主的性格難道我大副會不知道嗎？他很年青，體氣也好，境遇也好，好像生平又沒有什麼憂愁……我想起他的事，有時真會頭腦裏脹死呢？」

「我說：『琺史船主（現在他是船主了）他致命的原因總是打動不了你我的心境的。』我用一種直覺的眼光射到他身上，這老頭兒最後揩揩眼皮，抹了一把鼻涕道：『是的，先生！你和我的確從未自命不凡過啊，』」

「我最後一次和白列里的談話，是在當時開庭的那一天，後來我們同時走在大街上，他的樣子似乎怪煩惱，我就覺得很驚訝。我只記得他對我說：『真想不到，他們竟拉我上法庭去當這件案子的顧問。』接

着他對我訴述了大套心裏的苦悶，爲了要上法庭去執行他被委的公務。他又說：「啊！你真不知道，我坐在那兒簡直像個傻瓜啊！我爲什麼要糟蹋那個年青人呢？」他拉拉我的衣襟，這句話裏非常含有他空前的感慨口氣。這句話，也剛才打中在我的心裏，我想到了那個失蹤了的普特諾的德國籍船主，我立刻回答他道：「這除非他本人不知道你們要糟蹋他吧！」

「對啊！他一定不知道船主是脫逃了！但是現在，他無論如何，沒有得救了。」我們不做聲地走着，走着，一步步仍沿街前進。

「他等了一會兒，又喟然長歎一聲，告訴了一些他很同情和憐惜於那個詹姆的遭遇。詹姆是暫被政府留在水手收容所裏了。他說：「爲什麼他該受那樣的霉氣呢？」他用着東方人的蠻勁兒說話，他再後咬牙切齒地又咒咀着在逃的德國人。我也點頭很坦護那個無辜的被幽禁者。我說：「不過他明知逃不了，肯上庭來受訊，他是很有膽量的啊！」

「他向我咆哮起來：「什麼膽量？這種人不能叫我配稱他大胆，相反的我祇認爲他這是一種膽小，柔弱。我很願意極救他，我高興出二百個盧比，如果你也肯拿出一百盧比來，叫他明天清晨就逃走。他假使還有心肝，不願受這裏法庭的欺辱，他也一定會逃的。我太看不過獄中的苦痛，卽班可惡的本地人船員，水手，舵工，什麼怪樣兒也做得出來，多麼可怕啊！馬洛！你也救人同行走吧！快決定吧！」白列里決斷地將要拿出

他的皮篋裏的錢來了。我止住了他，淡淡地道：「我們還是自己做自己的海員吧。」可是他生氣，他推了我一把，恨恨地說：「哼！你們都是小量者，缺乏身分觀念，你們難道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地位應該拯救遇難人嗎？」

「我慢慢地走去，停止在海港辦公處的門口了。我一見這個地方，又想到了普特諾船主就是從這所溜走的。我不免微笑了一下。白列里接着道：「丟臉呵！我們海員中有了十足的流氓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爲保全職業上的名譽的，否則事情不是更過了嗎？老實說，我絕對不像那批亞洲來而到怪地去的一切人們，我們是有組織的一羣人，我們要懂得什麼是廉恥觀念啊！」

「他一會兒又用另一種口吻道：「我現在交給你二百盧比馬洛，可否請你去跟那個可憐的漢子談一談。啊！我要告訴你，我的家裏人是認識他家裏的人的。他的老父，本是一個牧師，記得我在不久以前住在奧薩司的親戚家裏時，我還見過他一次的。我一定沒有看錯，我知道他的老父，是非常喜歡他這當海員的兒子的……但是，我現在自己不便跟他談，你，你……」

「我就這樣子，爲了詹姆的事使我見到了白列里的面目，祇是過了幾天，他的身體却投到了大海裏。他的說話聲，使我覺得異常的注意。我很堅決地相信，這一次審問這樁關於詹姆的案情，可算做一個嚴重的教訓；他是自願而來受審的，他是這件可怕的案子裏的一個捕救辦法！」

「第二天我到庭上去旁聽太遲了。我就只得獨自坐在一個地方。我不會忘記那天和白列里的談話。現在這兩人都在我的眼前，詹姆的態度異常的鎮定，白列里呢，帶着一個鄙視的無聊的神情，可是他兩人的態度都是裝出來的。白列里，他的心裏很氣惱，據我分析起來，詹姆也許不是毫無禮貌的吧。」

「那時候，我們不知怎的彼此的眼光交觸了，我們彼此的眼光一望見，他的眼睛阻不住，我不想要跟他說話。我看出他是絕望的樣子，但我覺得我不能幫他什麼忙，這是第二天的情形，我們互視了後，不久審問便停止了，需要等到第三天才開庭。法官叫詹姆退堂，所以他能夠和白種人們同時退出來。門外有陽光射入。我站在法庭裏，可以瞧見他的鬢髮扶着涼廊的欄杆，背朝着跟隨在他後面的人們；空氣中很靜，但聽見他的鞋子的拖曳聲！」

「這天的第二件審案，是一個放錢債的人受了人家歐辱的事情；那個被告，是村中一個有資產的前輩，鬚髮都白了。——他坐在一邊，緊挨在門外，他的兒女和女婿們，都圍在他的身旁，或者蹲在那裏。一個瘦削的黑女人，她的背，她的黑色的手臂全裸着，鼻子上宕着一副金環子，忽然地，她用潑婦的口氣大聲兒的說着話。我們被驚動了，我那時正走過大門，打詹姆背後經過。」

「一條黃狗——我不知道牠是不是村人所帶來的。牠在人們的腿下穿來穿去。一個跟我說話的人，踩了牠的腳，這條狗便跳着走開了。」可憐的那條本地狗啊！我微笑着，這樣歎了一聲。」

「我現在看見詹姆轉身過來，搶上一步，忽而擋住了我的去身。那時只有我們二個人，他圓睜着眼烏珠，好似在大樹林中他要「翦徑」我一樣。但，涼廊是空寂的，於庭上的聲響這時也沒有，這裏真是靜寂得很。不過，裏面的深處却有個東方口音在哀哭着，狗，直奔到門限那裏，躺在地上，用腳爪安逸地剔蛋了。」

「你要跟我說話嗎？」詹姆用輕聲兒彎着腰向我問。我答道：「沒有。」他很慘淡地道：「你說你沒有嗎？但我却聽見了。」我再度聲明我並沒有這樣的需要，他的臉立刻變了模樣了。

「我並沒有向你開口說過話。」我十分真實地說。這時我們幾乎像要打架一樣。但是那種的爭執，盡是無謂的。我真的感到有些模糊，想要拔出我的拳頭來，只是他毫無威嚇我的表示，他的中等身材挺起來，在自己悍衛着。我們二個人臉兒對着臉兒。正這時候，從裏面法庭上發出一聲聲斷斷續續被審問的人犯時恐怖聲來：「啊！棍子，笞刑，我怕這些，可怕呵！……」

「噫！你一老早盯視着我，倒底是何居心？」詹姆末後這樣問我。他抬頭望了望。我回駁着他道：「這是你的神經過敏。」我不願意他在我的面前這樣地胡鬧。他又張大了眼睛，老望着我的臉兒：「沒有關係的，假使你存心聽着我的話。」他慢吞吞地道：「不過我不讓誰在這法庭以外辱罵我，你有一個同伴，你在對他說話，是不是？你是要我聽見，是不是？」

「我看着他對我的那些表情，真弄得莫名其妙，尤其是他的口吻。啊！忽然地我能够完全原諒他了。我

這時候，也就覺得煩惱起來……這場事情，一定是由於誤會所致，才把全部弄錯；我的直覺相信那種誤會是很不幸的，很可惡的。我爲着信義起見，我要想找一條緩衝的路途。我怕這樣抗斗下去，結果會釀成更不幸的，下流的吵架。

「我就很快的對他道：『喂！你倒底說我將有什麼行動或言語對付你，你告訴我？』」接着大家不知怎的都不出聲，只是他，還用忿忿不息的姿態，來打量着我，我也在那裏回溯什麼似的。法庭裏面，那個東方口音的人還在滔滔不絕的，憤慨的辯駁他被處分的罪名。隔了一會，他帶着條安臨到了一個危機似的對我說：『我可以對你聲明，我剛才不知道爲了些什麼。但現在你是不是想溜走？哼！誰溜，他媽的誰就是一條狗。』」

「他瞧着我的臉孔，好像要找我個地方來擊一拳。他最後又低聲地恫嚇我：『我絕不讓人。』我湊上來，喟然地歎道：『天哪！難道你以爲我……』」但很瞧不起我的樣子，說說：『那末，不是你說的嗎？好！我去找他。』」

「『呸！你別當我是個傻子，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親耳聽見過的。』他說這話時顯得有些猶豫不決的樣子。」

「人們或許要笑他太固執嗎？但是，我不是這樣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殘酷的人，他還是一眼不

刺地看住我的臉兒，一點也不畏縮。我的眼睛也注視了他一下，我說：「我並不否認。」最後，他的眼珠隨着我那手指所指點的方向望去，他起初不明白，後來模糊了，最後竟嚇一跳。他看見了一件怪物，他茫然地：「哼！誰也不來侮辱你這樣一個人。」

「這原來是一條狗！你細看這條可憐的四腳動物，好比頑石一般地不動，聳着他的耳，蹲在那邊兒用敏感的動作，在抓捕飛在空中的虫類，直像一架什麼器機似的。」

「狗，他的身體的每個部份，都被太陽光逼照得發紅。現在，那個詹姆的嘴，半開地擡起着，好像要打了我一頓才肯甘休，才算平息了他的一口氣。其實即使這成了事實，話說他會因而得到了安慰呢？他的確太純樸了。我看見那股可憐的面相，真是引起了我的同情。」

「我追不上他，直到大門口為止。最後，我還得很快地趕上去，但當我退到了他的肩膀時，我就連喘帶說地責他逃跑了。他道：「誰逃？我不是逃。」馬上他就站住了。我說明他並不是爲了怕「我」而逃。他靜靜地不發一語，又望前走了。我再度追趕他，深恐再看不見他了，我就忙說我不願意他把我認錯，我……我說不出來了。現在，他那很有彈性的精神箝制不住。他對我道：「全是我的錯兒，你原諒我吧。」

「這一句話，是我對他的性格上的新認識。我很驚奇，我的奇地望着他，跟他的視線作了直視，他接着又直爽地道：「我不能忍受這件事，我不打算忍受。不過，在法庭上的那件事是另一問題，我不能不受這個

「苦的啊！我相信，我一定要受。」

「總之，他的態度很容易叫人引起誤會，這是我對於他的簡則的批評。在天將晚時，他離開了我了。那時候，我是在莫拉柏旅館住了幾天，經我幾次三番的邀請他，他方才到我那裏同桌吃了一頓晚餐……」

「我真和他之間，便生出了新的情感。」

五……生之掙扎

「那天的下午，從外洋駛來的一條郵船到埠了，旅館的大廳的一角，有着那批身邊藏有一張百鎊的周遊世界的船票的旅客。那羣人有的是屬於夫婦，雖然旅行，但跟在家裏沒有二樣，所以不久便厭倦了；也有的分了組，還有一批是貪喫的人們，躲在那裏嚷着叫着，大吃而特吃。在最初，他們是談笑隨便的，可是後來，他們就不拘束得多了……」

「我有時，看見黑臉孔的伙計們走過光滑的地板；有時我聽到小姑娘輕脆的笑聲，和她們的心同樣地天真，同樣的空虛。這裏也有一個用着滑稽家的口吻，故意把聲氣拖得漫長，他在一張床舖上，在講迷着最近的風流新聞，來替人們解悶。有幾位是飄海的老處女，打扮得整整齊齊，不是侮辱她們，她們確是要想勾住男人的靈魂呢。她們的吃東西態度很不近人情，把幾盤菜全都裝進肚子，吃飽了後，大家交頭接耳的在耳語着，每張的怪臉兒很呆板，同時也很像稻草人的模樣。」

「詹姆喝了一些酒，他的心花怒放了，舌頭也滑膩膩了。我看他的口腹實在不差。他像把以前的事全都忘却了。他那孩子似的一雙藍眼睛，這副年青的面目，有勁兒的肩膀，美麗的叢髮之下的黃額，坦白的外表，天真的微笑，嚴重的態度，他確是個好漢哪！」

「他心平氣靜地說話，帶着自然的神情。我的心，幾乎集中在上面種種的推測上，等到有我後來插話的餘地，我又用不開罪他的口吻，和他談到了這次審問的事上。我說我以為這審問的結果，定然叫他難堪。他却突然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我的手，放在他的旁邊，他的眼睛盯住我，射出來的那股光輝，使我又驚慌了起來。我給他這個熱情的表現弄得莫名其妙，只好說：

「那一定是使你難受的。」

「簡直是黑獄中受罪啊。」他也含糊地說了這句話。

「這個舉動，驚動了隔桌上許多的旅客們，他們嚇得都抬頭望着我。我站起來，我走到了外面廊房中喝咖啡，和抽茄煙了。」

「一個多角的小玻璃球，裏面點着燈燭，天空的繁星很多，在閃爍着，遠望去這真像是一幅華麗的夜景啊！輪船在遠處的海灘旁停泊着，對岸的小山，靜躺在那裏彷彿在太息着。但是有一塊黑雲推上來，快打雷了吧。」

「我不能逃的，」詹姆開始說道：「船主他逃了，這于他本身果然有利的，但我却逃不了，也不願意逃。我就是這麼一個脾氣，我是不能逃的。」

「坐在椅子上的我，緊精會神的聽着他。當時我很想知道一切——但直到如今也還不知道。他的樣

子很憂鬱，然而他的胆量因此而削弱了。」

「我不能告訴你們詹姆他自己，是不是知道父親是鍾愛他的。只是當他提到自己父親的時候，却在回憶的語絲中，提到父親是個最慈祥的鄉村老牧師。詹姆最後又自言自語地歎道：「啊！可憐我絕對不能再回到家鄉，和我們父親再見了。」

「對於這件審問的案子，他分明也和白列里同樣的瞧不起這些法定手續。他自己不知道到那兒才好。他的神氣顯得很嗟傷……啊！一生的事業都毀了，要到別處去，既沒有買路費，留滯在這裏連做工的機會也沒有，只有回家倒是一條出路，但却不免也要去靠家人幫忙，所以這是他所不願意幹的——除非當水手，也許在汽船上還有找到個當舵工的餘地。」

「你以為這很好嗎？」他這樣來乞問着我。他跳到右欄杆旁邊停了腿，就這樣望着那暮夜景。過了一歇，他又回來站在我的椅旁，變得痛心低沉着臉兒在愁悶。他知道我是不會懷疑他駛船的本領的。後來他帶着抖顫的聲音，問起我為什麼以前說能够原諒他的理由來，我就回答他這一件誤會的事並不值得再提。這樣他就坐下來慢慢兒的喝咖啡，沉思，直到杯子的底向天為止……

「他後來，又向我說了：」

「我想最要緊的，是自己打定主意。不過我沒有，我還沒有這樣做……我希望現在，至少要有有一個

人能够了解我的情形，就是你，你爲什麼不可以呢？」

「他說這話，是很嚴肅的，但也充滿了可笑的色彩。他要從火裏打救他，提醒他對於自己人格的相信。他就此淡淡地談起他的「故事」來——

「一隻救生船載了他們四個人，在海面漂流着，但在黯澹的夜光中竟給德耳輪船公司的那條汽船檢認出來了，他們一上了大船，肥胖的船主，便編了一段故事，不給人家知道他們的實情。起初有人相信他的話，大家知道那批很可憐的流亡者，既已獲了救，真是天大的運氣，誰也就不再疑心他們有什麼隱瞞。他們救了沉到海底裏的普特諾汽船的船主，大副，兩個正副機車手，照例他們已經知道這些人是獲救者，也就足够了。

「我也沒有問詹姆他上了那條大船十天以後，他的心緒如何。但上岸後他又遇到了這個環境，他本人更是作何感想呢？他也未告訴我關於這些聽，我是毫無辦法去推測他的內心情形了。

「他不知自己已否發覺沒有立足的據點了呢？也許，他早已推測到不久自會有新的立腳點的。他上岸後，就在水手收容所中滯了十四五天模樣，等候着。那時候，有六七個人也住在那裏邊，因此我能够打聽出一些他的情形來。人人說他是個有怪癖的脚色，這整天的日子裏，他是愛好孤獨，沉思，但是毫沒怨尤的樣子。

「啊！這班人中一定有誰說我沒有這決心的吧。」

「但是，海水是不是擋住了呢？」我急急地問。

他答道：「是的，始終擋住了。我敢忠實地向你講，在當我的手摸着那鐵扇壁脹起來的時候。」我聽見這樣說法以後就歎道：「那真奇怪了，鐵壁是有勁兒的，我想照理是不會衝毀了嗎？」他靜靜地已經躺在椅子上，下垂着頭，忽然眼睛裏露出了人類最悲哀的模樣兒，他忽然的使勁在大腿上拍了一下，抬起頭來說：「我的天啊！然而這個好機會，是我失掉了。」他是出於誠實的告訴我，但尾來他的聲音，便低弱，彷彿是給痛苦所絞出來的呻吟聲一樣。

「他的舉止不是隨時會幻變莫測的嗎？現在，他說完後又靜止地點思着不發一聲了。他張大着鼻孔，像在聞着什麼氣息也似的。呵！他是個拿幻想來充飢的人，他沒有閒情去惋惜那次失掉了的機會……他和我雖然只隔三尺的距離，可是當他將要離遠時，我的眼睛還視注着他……我想再把他打回頭來，我又說：「如果你能永遠留在船上，那該是多麼的好啊！」

「果然，他轉過身來了，他向我想，忽然現出了驚異的眼色，又像十分沉痛的樣子。他的臉上，充滿了迷亂慌張和痛苦的神情，他像從一顆星辰上面跌了下來；他的身體是發抖着的，我猜想：這時他的心裏一定

有冰也似的東西，在指觸着他呢。最後，他歎了一口長氣。

「我不再慈悲了。我帶着十分殘酷的用意說道：『太不幸了。我想你沒有預料到會有這個結果吧！』可是，這條毒矢並沒有射中什麼，而像落到了他的腳邊，他連檢拾也不檢拾一下，也許他是沒有聽見吧。這樣過不了多久，他又喘下來，說：『管他媽的！我祇知道那扇鐵壁鼓起來了以後，我在下艙面，看見有一片像手掌那麼大的鐵鏽，直從鐵板上自動掉下來。』他把手摸在自己頭額前，繼續道：『直像活東西一樣的跳下來，這是我親眼見到了的。』我說：『那便使你感到不安嗎？』他道：『我不是爲了自己擔憂，我想我背後的艙房裏，已經有一百六七十人，都是睡得又倦又熟，船尾，艙面的都還不算在內，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即是知道來得及的話，救生船也只能容納三分之一。啊！當時我就預知鐵板會破裂，海水會衝過他的身上。他們睡着，將叫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我記憶得到當時的情形：那小小的地方已擠滿人了，燈光僅能照到船上的一部份，那一邊是大海，耳邊現在儘是一片緊張的呼救聲……啊！我當時只想到詹姆他一定是睜圓了大眼，望着那塊鐵板，他是給那塊鐵鏽嚇壞了，明知死即在眼前了……船主，當時是支使他離開艦橋，他告訴我：他是第一個出聲呼喊，立即把那些人從睡夢中叫醒，弄得驚慌失措；但是他深深感到自己是無能的，也像背上負了一個重担似的，他最後喊不出聲來了。他只好不做聲，又從一號艙口爬上艙面去。但是，有一塊帆篷布飄宕到他的臉

兒上，他被打了一記光耳，當時幾乎倒下了。

「他的雙膝發着抖，而且抖得非常的利害；此刻船上的機械已停止了，汽笛在狂鳴着。那種彷彿驚慌求救的叫聲，使海爲之動盪，船爲了震顛了！」

「他說他看見各個角落裏的人，從席子上抬起頭來，坐了起來，睡眼惺忪地搬箱子，拿東西，像波濤起伏般的凌亂了。他知道，這羣都是蠢貨，都是不懂事的傢伙……在他們的眼裏，鐵板構造的大船，白臉兒的船員們，什麼形狀都可怕……」

「那鐵片，終於擋不住大海水的襲擊了，剎時間有一陣浩蕩的怒潮，衝了進來。他索性站着不動了，他望着那些人們，覺得他們正是自己命運中的死的伴侶，他可認爲自己是死去的了，絕對不得救了……雖然還有救生船，但這時不來，怎麼來得及呢……他好像不值得開口，也好像不值得動手……他分毫不動，心裏已經像看見了這慘事的始末一樣！」

「我看得很明白，正像現在那樣。但我不能夠這末做，我的手足四肢也不聽我指揮，我祇是站在那裏，還是不動……」啊！忽然汽笛聲不響了。

「我想讓自己先悶死了以後，然後再洩死！」他說：

「他聲明他不願意再救自己。但是，腦筋裏他惟一的念頭，忽然在這時候消失，而生出了一個人死前

的掙扎的朝氣。他想：八百條生命，七條救生的船……

「八百條生命，七條救生船啊！」

「好像有人在我腦裏呼喚着。」他又道：「我這樣思索了。但是，你以為我是怕死嗎？」他猛然把手在棹上擊了一拳，咖啡杯子這些東西都跳了起來。「我並不，我不敢發誓，天啊！」

「我和詹姆談話到這裏，忽然傳來了幾個人走上長廊的脚步聲和談話聲。隱約地我能聽到他們談着卡羅的驢子的故事。來了一個紅臉子的長腿，隨在後面幾個我不去看他們的臉兒。總之，他們走到裏面在椅子上也坐了一下，但沒幾秒鐘的功夫，便又在我們的眼前，一一的消失了。」

「詹姆便繼續下去道：『有的水手們是睡在一號艙口的，我能够一伸手就摸到他們呢。』」

「他說他是站在艙門口的，他當然預料到大船將從他的脚底沉下水去，海水將要打他的頭頂。怒吼而過，把他像一片木屑似的飄去；他到底站了有多久呢？我也不知道，但總不會很久吧，也許幾秒鐘啊……有二個人，他是瞧不見他倆的臉，朦朧地談了幾句，你不知道他們自何方。但是在這聲音的上面，顯然是罩上了一片大難將臨之前的那種寂默……他在那時候，猛然想起他要跑到前面，去把吊住的救生船的短索解鬆，那麼大船沉下水去的時候，救生船也就會浮在水面的。」

「普特諾的一頂纜橋很長，救生船正是掛在這上面的；四條在這邊，三條在那邊……最小的一條放

在左舷，幾乎是和舵輪並列着……他懂得現在的任務是什麼，他得去履行他的想像，使它實現。

「他在那時就望前跑去，他踏着人堆，跨過人的手足和身體，忽然間有一個人由下面抓住了他的衣服，在他胯下苦難地呻吟，他的手提燈一照，燈光立刻照出了一個仰望着的黑臉子，他在喊：「水！水！」當時他叫他快放鬆，時機已經迫在目前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啊！原來他們在船上喝水是受嚴格控制的，但是他偏偏帶來一個男孩子，我起先是見過的，這孩子如今病着——口渴。因此那父親見了我就一把緊拖着，我無法逃避他的哀求，飛一樣的奔到自己床上拿了水壺來，塞在他的手裏，我又去幹這拯救更多數人的生命了。」他說着，手攔在棹上，身體略帶點兒歪斜的姿勢，

「我從背上冒起了一冷冷汗，覺得他所講的話，實在太古怪。但是，他一會兒又開口了。

「這類似的事，在人生之中很少碰見的啊……後來，我便直望艦橋而去。在那裏，一羣狼狽的人們正在將救生船解下來，當我走上扶梯的時候，肩膀給一條手重壓着，也擊中了我的頭部。可是，這不使我停步，於是那個動手打我的機車長，又舉起一塊板來加落到我身上。可怕呵！我一閃身逃過了那個近乎瘋狂者的兇器，趁勢便將他像小孩子似的提起。他向我哀求着：「別那樣，我不知道是你，我只當做是這批黑鬼之一個。」我故意把他扔到了遠處，他的身體滑過艦橋，恰好倒在二副——那個混蛋的腿上，使得他也站不穩了。船主正忙于解鬆救生船，他望着我，像野獸似的咆哮。我並不退縮，我依然堅石一般的站在那

裏……

「快要發生慘事了，快幫忙啊！」震天的吶喊。從船主嘴裏發出。可是我不動，也不願說話，他再度走過來指點我的工作，我自己覺得好像是呆看着水面，水面黑漆漆的一片，但是這條船，將在目前要被這海水侵蝕了，怎麼辦呢？你看見過這回事嗎？那時——我真連什麼辦法都想盡了，可是什麼辦法都想不出來。

「啊！我用什麼辦法去呼喚艙中全部的人呢？或是一根木條，一塊木板呢……我相信，誰也不會有那種勇氣的，——該是很少有希望的了，我不能抓住希望的影子了！」

「他每說幾句話，他滿口就飛濺着白沫，向我矚眼看着，像要看我對他的話有什麼影響。其實，這與我沒有什麼替他辯論的對抗……他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同盟者，一個幫手，一個共謀犯。我覺得很危險，惟恐會被他計陷，蒙蔽，引誘，捲入這個漩渦，去參加他這次在法庭上的辯論，老實說這場爭執是無法可以獲得解決的……啊！這種感覺，叫我煩悶極了，我不知道拿什麼東西來比喻才好……他那回事變固然是件不顯著的小事，正可以說，這是一個使年青人沉淪的事哩！在世界上，像這樣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呢。」

馬洛說到這裏，他頓了一頓口，嘴裏嚼着的雪茄煙也麼滅熄了，但他還用勁呼幾口，重新又燃點起來了。他，現在像完全忘了那故事。不多一會兒，他又開口繼續的說下去了——

「這是我的錯，我承認，一個人總不應該對別人的事發生興趣，這便是我生平的大毛病……我是經常如此的，就拿我認識個漢子來說吧，這裏看人的眼力真是平民主義的。但是，請你相信我，我對於這些表面的東西，絕對是不能生出熱情來的。這是我的短處……」

他又停止下去了。樣子像要人們這時對他說幾句鼓勵的話。但是，沒有誰肯講；只有那個主人，好像不能不插嘴說話似的道：

「馬洛！你的話總是說得那麼蹊蹺呢！」

「誰？我嗎？——」

馬洛低聲地說下去了：

「啊！不是的，只有他那個年青人才真的蹊蹺呢？天啊！他真叫人驚奇。他坐在那兒告訴我，他什麼事情都不怕，他說這是真實的，完全全像我剛才所說的一模一樣……而且，他也很自信。告訴你吧，他的態度是天真得類近荒唐了，總之是古怪之極的……我偷偷地注視着他，怕他在暗底裏嘲笑我……他自信，無論處在什麼逆境裏，只要正大光明，都可以够應付！他自己早已準備怎樣去征服海陸上的一切巨艱。他的態度也在這個觀點上，顯得很傲慢；他心裏必然地要過一個非常偉大壯舉的生活……你們想能得到嗎？」

「真是料想不到的事情要發生了吧，」我用這口吻湊湊上去說。我的眼光，不知怎的引起了他的鄙視。他對我「呸」了一個字。好像要說出他這次竟冷不防的遭遇到災難了。

「他痛詆着海水，天空，與大船上的人們。這一切真是在合夥着陷害他吧……他說那次正在危急之中，看其他的船員們都在滾來滾去的，滿頭淋着大汗，弄下那條救生船。可是，在最後的一分鐘上竟出了個大毛病。大概這是他們太慌張了，救生船却被前面一隻釘子所緊緊地阻住，本來他們已在麻煩之中，看見這個意外，真是不知所措。當時的情狀一定是很紊亂的：這班亡命的傢伙拚死命在欲解鬆那條救生船，四肢都忙于動作，拉拉扯扯，推來推去，互相在緊要關頭惡毒的怒罵，打算殺人，打算大哭一頓而干休……啊！是的，當時實在紊亂極了，他是全瞧見的，他能够用輕蔑態度，痛心的口吻來論及那班人所幹的事，我想，他一定對這情形的一幕幕，看得很詳細的吧……」

「我想，他也一定把精神投注在船的可怕的傾斜上，去注意這個萬全環境中現出來的災難……」

「他的意思，他舉目望到全世界，件件東西都是動着的，海水也在怒洶洶的跳上來；大海面歪斜了，船身很轉變得捷快，將給無情的大海殘酷地扔開，無底的深淵所抓住了……他沒有奮鬥的希望，是光打從他的頭頂消失了，上面黑暗得比墳墓裏可怕；最後的一幕慘象，他真能够活生生的畫出來……他瞧着當時這情景，整個人由脚底到頸項，都變成冰一樣的酷冷了。但他的腦子，在劇跳着，有個熱烈的思想，在撞

擊着他；一羣不健全的思想，在那裏跳動，跳動……

「我不是告訴你們過嗎？他這樣地向我自白，剖解當時情形，像我是操着他生命的拘禁和釋放的六權。他老是朝自作自受的圈子裏鑽，越鑽越深，所希望的，想我也許能夠說他是並沒有罪過，其實這有什麼用呢？——這種案子，無論如何我扯了什麼些謊言，也掩飾不了；誰也無法幫忙，而只好讓人犯自己去解決吧。」

「他站在艦橋的右邊，故意離開他們搶奪救生船的地方很遠，但他們還在那兒搶船呢。啊！我真不相信，大船既遭到了這樣子，離毀滅不遠，那些人還在那裏掙扎，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說句老實話，可是事情偏是這樣，大船還浮着，這班睡得正熟的上聖地的人們，似乎命裏不註定應該洩死，得在將來遭遇痛苦的下場似的！」

「這真是太奇極了。想不通當時到底怎麼樣子。非但是你我，就連那天在法庭，審問到這時候，全堂人從法官到旁聽者，幾秒鐘的完全靜默，漸漸又化成了深沉的嘈雜聲音了！」

「這樁事情，是在第二天開庭審問時，最動人聽聞的一節——全場的旁聽者都大受感動了。每個人，除了詹姆斯自己之外。但是他用着生氣的樣子，默坐在前面第一張長槓子的末端。對於那些言語或態度不利于他的人們，他真像不值得抬頭看上一眼似的。」

「大船確是不走動了。那隻轉舵的輪子也不司其事了。二個本地水手在守看着，命運還不註定是個「死」字。白種人這時候連瞧他們的眼色也不飛一個，也許，他早把這二個人丟拋了吧。是的，詹姆的確忘記的了。他是什麼也不想幹了，他現在跟他們合不上來，這樣下去，只好隨船身一起沉下吧……他，不響一聲，模糊地想起一個好漢是應該具有那種謹慎的，因此他更見堅決。但那個機車長這時走過艦橋來，拉了他的衣袖一把道：

「來幫忙啊！請你看了上帝的份上。」

「他用脚尖走着路，折回救生船旁邊，馬上又回過了頭。他那時用着袖子管，同時怒洶洶地咒罵那個機車長道：

「我相信他曾親我的手。」詹姆說罷吐了口白沫。我看不慣他的樣子，我推了他一下，我揪住了他的頸子。該死的傢伙，我打了他一記，我說：「嘿！你難道不願救你自己的生命了嗎？這麼胆小！」

「他大聲地哭了又轉笑了。他整個兒的靠倚在我的背上，混身都動顫起來。我生平從沒有見過這一種痛心的奇異的聲音。他的這笑聲，每一笑傳出來，使外面人們正在談論驢子和金字塔故事的人聲齊都停止了。整塊廊下的地沉寂無聲，大家射進線視來注意我們這兒的談話。這時，我相信一條茶匙如果掉落，到廊上的棋盤格的地板上，也能清晰地聽出每個角落裏的回響聲來……」

「你千萬別要那麼傻勁兒的大笑。」我邊阻着他「你要得知他們聽了是不會開心的。」

「他假意不聽見我的話。但不多一會兒，他却睜大了眼睛，在探視着什麼東西似的找視四周的動靜。他滿不在乎地自言自語道：『他們頂好當我是喝醉了酒罷。』」

「這一句話說畢後，他再也不做聲了。但你別擔憂，他並不是不說話，這是暫時的，他還得滔滔不休地講述下去呢！」

六……在暴風雨中

「他現在重又開口了。」

「啊！我想這條船沉下去吧！該死的造物，沉下去吧！」他心中是願意這幕悲劇快展開，他真是太古怪，因此當時這樣地武斷着咒咀這船的命運……但是他們呢？他說這班水手們還在弄着阻住救生船的釘子。船主大喊道：「別這樣做，快鑽到救生船底下去試試看，能不能抬起它來。」其他的人們並不這樣做，那個短小的機車手，含着淚兒問船主說道：「你自己爲什麼不幹呢？你應該是我們這裏的力大者。」船主哼了一口氣：「呸！我的要命的身胚太胖了。」他失望地回答着，樣子真是苦痛之至的。他們正在每個呆楞時，忽然間，機車長又跑到詹姆身旁道：

「幫忙幫忙來，漢子！你別瘋，千萬別失掉這個機會。你快幫忙來吧。」

「那個傢伙老指在船尾上，最後詹姆向那邊一望，他看見一陣烏雲，已悄悄把天的三分之一吞吃了。暴風雨是要來到了呢……起初，海面 and 天空被遮得模糊起來，雖然尙未打雷，刮風和其他什麼天籟的聲音。但後來，黑色的雲片在那股氣色裏推動了幾陣，暴風雨終於是齊下了。因爲，在暴風侵襲之前，海水必然要隨風而鼓動的。人們爲了知道這條船被破動後，更不會久停在海面，說不定馬上下沉，所以船上人員個

個推起了更恐怖的心情，半數人暴露着貪生怕死的情狀。

「那陣烏雲真是他媽的催命鬼。我氣惱極了。我幾乎炸了，我好似墜入了陷阱，現在真的要被陷阱收拾了一樣！」

「他說記得那夜本來是悶熱得沒有一絲風的。但後來，怎會有人預料得到！」

「他現在躺在椅子上喘着氣，我看他混身冒汗。一定是那陣烏雲使他氣得發瘋了吧。但同時使他記起先前叫他上艦橋的目的，他不是要割斷或是解鬆那條繩索嗎？他立刻就拿出了刀，向那裏亂砍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副猛地走上來，靠緊他的肩，低聲地痛罵他道：

「你想找逃生的機會嗎？嘿！告訴你，他們會從這些救生船叫你受難的。」船主，這時候是站在另一個地方絞搓着手，口裏咕噥地嚷：「天啊！快拿鐵鎚來啊！」

「機車長這傢伙忽然像孩子也似的抽咽起來。他雖然有許多短處，手臂也折斷了的，但他的確還算有勇氣，立刻跑到機長間裏。詹姆告訴我：他死快地跑了去，就疾馳地跑回來。鐵鎚拿來了，馬上就用這去對付那枚釘子。什麼他們都不理睬詹姆，他只是聽見了鐵鎚的叮噹之聲，鬆下了一件東西在地，現在，救生船可以活動了。」

「在這時候，他才回過頭來瞧一下。——但是他還是遠遠站着。我們要知道，他和這些有鐵鎚的人們，

是完全不相同的。他自己，大概也覺得跟他們隔絕了似的，所以他竭力離到頂遠的地方——旁邊去。

「他遠遠的站在那裏，脚底彷彿膠貼着似的，他的眼死活盯住一羣彎了腰忙於救生工作的人，他只覺得他們都像是模糊的人形……艦橋上有一張小桌子，旁邊綁着一盞手提燈，燈光照到他們的肩上，他們在大夥兒的把救生船推動，推着推着，再也不回頭瞧一眼，他們不理睬他，他真的像和他們隔離了一樣！」

「但救生船也很沉重，他們費盡力氣的推着，可是剛把船頭剛推出了吊艇的機紐，大家就立刻放手，搶着爬了上去。這結果，不消說那救生船被打回來，將他們又趕回在後面了，仍着毫無新的發展。他們擠在一起，狼狽極了，互相兇狠地對罵着，接着又整理起那條船上的秩序來。這幕活劇十足演了三次之多呢！……詹姆憤然地向我述說着這回事，他恨恨地道：

「啊！我厭惡他們，我痛恨他們，可是我又不得不從頭迄尾的看他們一個底細。呵！我不知道天下會有這樣的奇恥呢！」

「他雙手捧着頭顱，沉靜了一會兒，看他的樣子幾乎迫得瘋狂了似的。這些事情，他是無法向法院伸訴的。但是，如果我也沒有能耐的話，我同樣不願再聽他說下去的。他儘是扮着鬼臉兒，還拿這些話和這個說話的神情來開玩笑，當這慘死要向他下着總攻擊會的時候！」

「我沒有忘記他所說的事實。隔了一會兒，他又設法傳達出了他盤放在心胸裏的怨氣……他說有幾秒種他是閉上眼睛了，但兩次這樣他又睜開來，看得眼前像黑漆似的一片，昏黯了！大船上的一切聲音都彷彿壓低了，他再也聽不見篷下有人說話聲了……他對我說，他這時的幻想裏只是等着死。可是他一睜開眼來，看到的又是這四個朦朧的人形，在那裏瘋狂地向小船上掙扎。他向我微笑着：「他們再度爬上救生船，摔到後面去，你罵我咒你的互相怨罵。真够叫人笑死……我看到了這幕活劇，應該保留我一生的快樂啊！我那時真希望在自己未死之前，多看幾眼，同時，多聽到一些這種的騷擾聲……」他重覆了好幾篇，他茫然地望着空間！

「哦！他又振作了一下精神。」

「我決定閉上眼吧。但是不能夠那麼做。他們要批評我……第二次我的眼睛又飛快地睜開了。我覺得船在格外的搖動，船頭向下傾斜，慢慢地浸進水來……這條船許多天沒有動得這麼利害。大海像鉛一般的毫無光澤，如果你處在那環境裏，你得怎樣辦呢……跳，我敢向天發誓，無論如何沒有這勇氣了！」

「他揮着手臂，但我還是保守着緘默。他眼光仍然盯住我，我真太覺得可怕了……」

「當時，他的雙腳依舊像被膠住着的似的。他忽然瞥見救生船旁邊，那班人中有一個驀地裏向後而退，站不穩脚倒了下來，變成了坐的姿勢。詹姆向我解釋道：「就是那個蠢貨，一個臉色蒼白，形容憔悴的代理

機車的三副啊！」

「死了吧。」我像在法庭曾經聽見過這個人的死訊的。

「當時，他一點也不知道那傢伙是死了的。但是最後的一分鐘，一切的刺激，一切的紛亂，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來了，好似石頭打在海的浪面上……第一個刺激，是吊艇終也肯向外搖擺了，發出了軋軋的聲音。——這聲音，好像是由艙面從他腳底下穿上了他的心肺裏，再順着背部，直到他的頭頂……暴風雨已經很近很近了，另外湧來一陣更洶湧的波浪，把船身顛動得更利害。一個合組成的慘叫和哀號聲攻進了他的頭腦。」

「放手放手！看在上帝的份上吧，大船快沉了啊！救生船將要下水時，這兒涼篷底下的人們大喊了。」那班傢伙的聲音真會將一個死人也喚醒呢。」他說後來救生船真的下水了，震動了濺波，這兒的混合的吶喊聲又起了：「快解了鈎，解下鈎子，你們要活命的，就得趕快推，暴風雨也下來了……」

「鈎練響了，大船的頭和尾上，都在豎鬧了，好似一窩蜂擁一樣……詹姆說述到這裏，他的態度真叫人難於描寫呢。忽然他說：「啊！我踏了他的腿了。」

「他踏到了誰的腿呢？——在這嘈雜聲中，有似死人的兩條腿，被他跨步的時候踏到了。他又告訴我道：「啊！那個人慢慢地滾到一邊，我記得那真像是一件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他在那兒幹什麼。他好像要站

起來了；我想他也許要由我身旁擦過，翻下欄杆，隨着那班傢伙到救生船裏去……這時，我聽見他們喊：「喬奇！喬奇！」然後三個人的聲音合組而喊了。其中有的是叫，有的是號，有一個却是咆哮啊！」

「他身子略略一顫，由椅子上站起來了。但是他有些擋不住的樣子。他的臉兒，他的舉動，都充分溢露着可怕的靜默……最後，他又叫了：「啊！船上有八百人呢，八百個活生生的人。他們在大喊着喬奇的時候，我站在——旁以手按在吊艇架上。天色是更加的黑暗了，你是看不見天空和看不見大海的；我却聽到救生船在那裏發出和大船的碰撞聲，另外再沒有別的聲音了，這樣不一會兒，忽然地船主又在那裏大喊了：

「暴風雨下降了，把小船推啊！推啊！」暴風雨果然驟驟的下來了，他們更喊了：「喬奇！喬奇！我們在下面接住你，快跳下來吧！」

「大船更下沉了。我好像已在船的塔頂上，聽到底下的深處還有個聲音在那裏狂吼：「喬奇跳……跳啊！」

「說到這裏，他默然了，一手摸在臉兒上，好像臉上有蜘蛛網在煩擾着似的，然後他撐開手掌，足有半秒鐘不說一句話。

「這是他的聲音：「我也跳下去了。」他的眼睛可不是望着我的：「我一定是跳下去了。」他加上了這麼一句。

「啊！大概是這樣的吧！」我這樣替他補充着。

「我全不知道了。但直到我看一下時，那條大船好比一條壁也似的高築在上面。我是在救生船裏了。不過，我還希望死去……我是無法下轉去了，我就彷彿跳下了一口陷阱。」

「啊！他真的跳下了。這事在當時爲什麼變轉得那樣快，我那裏知道呢？總之，他是橫臥在一塊坐板上，在現在。」

「這是件絕無可疑的事吧……但是，救生船已經飄過大船也遠離了。當時，天色是黑漆得可怕，所以他們彼此看不見，而且狂風暴雨刮下來，使他們睜不開眼來。他說他真像給洪水沖毀一樣，他的船主，大概是找到了一支槳吧，就拿在船梢當舵用，使救生船望着前面駛去。」

「大海發着嘩嘩聲，他形容海水的聲音說：『真像二萬隻鍋子裏的水在沸着一樣。』……在審問那天，他却自己承認那晚並沒有波濤。他蹲在小船上偷偷望後回頭，只見桅燈高掛着，像星辰一樣發着朦朧的光。救生船裏，並沒有一個做聲，儘管給船飛一般地載去。驟雨從後面斜飛過來，他覺得身旁忽然有一隻手在推他的背，還聽到一個聲音在說：『啊！你也來了嗎？』但另一個聲音在喊：『大船是沉下去了！』他們向那船尾瞧去，連燈的微光也看不見了。雨水中隔着冷風吹到他們的臉上，救生船稍微傾側一下，那個

人的牙齒打抖了。他抖了三陣方勉強地道：「來……得及……來得及嗎？」副機車長氣悶地說：「我剛才親眼瞧見大船下沉的呀！」

「暴風雨漸漸地靜止了，停息了！」

「他們誰都好像感謝剛剛幸虧黑暗的遮擋，才沒有給他見到一切慘的景象。詹姆斷斷續續的向我道，「你以為這個感想不是很奇怪嗎？」

「但我並不覺得什麼奇怪。他現在又說了許多願意死神降臨到救生船上的話，他的說話聲，和當時的空氣，真是死一般的靜寂！他比喻地道：「我想你如果當時在救生船上，也能覺得和這靜寂的聲音一樣。」他繼續又說：「我想，世界上無論任何場合，都不會如此恬寂的，但大海和天空，偏是那樣子，彷彿這時的陸地也都下沉了一樣；我們救生船上的人，像毀滅了，一切都完了！」

馬洛猛然地坐將起來，用勁兒把他的一個雪茄煙蒂扔到不能再遠處去，讓孩子玩着火箭似的，讓那個煙頭的一點紅火，熄滅在草地上。可是，聽故事的人們，依然沒有一個人稍動一下。

「「哼！你們以為他是忠於自己嗎？」馬洛興奮地對人道：「老實講一句，他那個救出來的生命還是毀了吧。因為他只是覺得自己沒有立足地，眼睛看不見什麼，耳朵聽不見什麼。所謂毀滅，嘿！他媽的，真無非是暫時的一個靜寂吧了。」

「要知道這只有一刻功夫的恬靜。不久，這班獲救的傢伙都在這樣地慶幸：『我是早知大船要沉的，幸而逃得快。』」真冒險啊，再遲就不得救了。」「天哪！我的上帝啊！……祇有詹姆他不說話。但是，他聽見旁人在說：大船沉下了，燈光沒有了，大船沉了，燈光滅了，反覆地說着，他也止不住自己的舌頭似的。他看出他們說話的口氣，好像他們拋棄的只是一隻空船。有人在說：『啊！真像沉下了一隻熨斗！』機車長也就插上來：『桅燈的熄滅真像一根火柴！』副機車長也發狂似的笑了起來：『我真興奮，我……真……興奮！』詹姆却牙齒打着抖：『像個電氣器……啊！可憐呵！』」

「他說到這兒，嘴裏又咕噥了一陣子。我見他向我說話時，他是那麼地呆楞，他的手偷偷摸着酒杯，忽然地退縮回來，我問他是不是想酒喝，他生氣地看着我：『我不振作一下精神，怎樣再能夠說下去呢？』……」

「那個時候，這邊一羣周遊世界的人們已經睡覺了。廊上只有我們二個人，餘的僅是些模糊的白色的人形。他們想走來又退了回去。時光已經很晚了呢！」

「他又說了。當他發覺有人問他時，接着又有一個爲了他發出的聲音：『你先前不肯跳下，到底是什麼東西絆住你瘋子。』他只看見機車長悻悻地爬到前面去了。船主又在那裏惡意地道：『媽的，你真是個大傻子。』這時他忽又聽到了『喬奇』這個名字。他大怒地道：『你們都和我爲難，你們都在罵我，用了喬奇這個名字來罵我。』」

「是的，不算太平的吧。」他說着，他嘴唇旁邊的肉筋收縮起來，樣子真是打破了他的某種假面具。他又告訴我，當時的船主和機車長他們，還是百般地想趕走他，迫他或是竟扔他跳水。

「詹姆的手捏緊了又張開，張開了重又捏緊，這樣幾次使雙手有個熱烈的殘酷的震動。我忍不住了，我低聲地對他說：『喂！鎮靜些！』」

「什麼？你是爲我心亂嗎？我沒有，我沒有亂。」他非常不快地答覆我，他突然一扯身子，把白蘭地酒的瓶子打翻了。我直跳起來，他也跳開了椅子。真像背後有什麼在爆炸了似的，他轉過身來，然後蹲下了腰，現出驚駭而又不安的神情，對我道：『啊！再對不住，我怎麼會鹵莽地把這瓶酒攪翻，我怎麼會過到這個地步啊！』那時，流出來的強烈的酒精味兒刺激着我們的鼻孔，也包圍了我們，在這清冷的夜裏，使人感覺到這像是一家下流的買酒所裏的空氣……飯廳裏的燈光打熄了，長廊之上，只有我們的洋燭發着將安燃盡前的無生氣的光，柱子的影子已是糊塗了。草地那邊的建築物，也僅顯出是個偌大的灰影，它像在傾聽着我們的談話呢。

「他又恢復了不介意的神情來了。」

「我那時其實真沒有像他那樣的鎮靜呢！」

「你在救生船上覺得有意義吧。」我隨便問一句。

「是的。」他接着道：「當大船和燈光全滅後，在這條救生船上，真是什麼也幹得出來的——只要無人得知。我覺得自己已落入墳墓中了，跟世界上任何東西快無關了。」他又粗聲地大笑了一陣，這是他的第三次大笑了，他說：「這樣，至少要直到太陽出來，才可以決定我的命運呢。」他注視了我一下。

「他的話所提示出來的真理打動了我的心靈，我想——這條小船上的情形真太古怪了。那班從死神手掌下逃生出來的傢伙，好像是給瘋神所罩住了一般……人們的靈魂正在一個深淵裏浮游着，本來跟一塊巨大的東西有個牽連的，這因為實在太荒唐，太英雄，以及太惡毒了……這一次的沉船真彷彿帶着下賤的成分呢。」

「這班人跟詹姆鬧氣，因為他是個一心半意的偷逃者之故。他呢，也集中了怨恨在他們的身上，他怎麼不想痛痛快快地報復呢？」

「可是這次海上逃亡的難民們之間，奇異的情調真太多了。他們之所以沒有動武，就可以說是這個情調的一部份。但，從頭到尾都是些紙老虎的呢。我最後不知他的結論，我却問道：「但真的有些事情發生了嗎？」

「他搖着頭回答說：「嘿什麼也沒有……本來我也是打算和他們打架，在必要的時候；誰知他們的目的只想鬧一陣，結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啊！」

七……重見光明

「太陽昇起來了。他——詹姆真有耐性，整夜他一隻手把持着舵杆……他現在告訴我：那天的天氣，顯然到是一個晴天，就能從那海面上昇起來的太陽光中看出來……呵！你們是知道的，大凡海員的習慣，無論如何說話時總愛先提到天氣……詹姆當時對我說出那天既是個晴天，太陽的湧出水面猶像海上生出了一個光球，和風吹動起來，也就叫人覺得這是苦痛之後的一聲長歎！」

「孤單的一輪太陽，向着清朗的穹蒼上昇，好像要登高來看反映出水面上的自己的影子一樣。詹姆說：「當時，他們從船尾在呼喊我，恢復了過往大家伴侶之間的聲音，我是聽見他們的呼聲的，他們哀求我不要胡鬧，快把我的那把舵扔去，我爲什麼要如此做呢……雖然，他們對於我這時並沒有什麼的損害。」

「他的臉發着紅，呼吸不夠暢達了。」

「「老天啊！他們到底還要怎樣的害我嗎？啊！我知道，我總之太怪自己不應該跳下來，但這也是他們的促使，我像完全是被他們用鉤篙來拉下去似的呢。」

「他那不安的眼睛盯視着我，我也不能不低聲兒的道：「呵，這確實是使你蒙難了。」然而，他立刻擋住了我的話頭說：「我不應該蒙這些的難，跟他們在一起，有什麼希望呢……真是活見鬼，這批好伙計，好

朋友，他們並沒有對我再露出惡意，他們也絕對不再關心喬奇。喬奇在最後一分鐘又跑回他自己的原地方找什麼東西，因此伴住腳來不辦了……那個人分明是個傻子，這真太痛心了。他們眼望着我，他們坐在船尾，對我大搖其頭——他們三個人又向我招手，你爲什麼不來合作呢？……我不是跳下了嗎？他們現在勸我爬到船尾，靜聽船主的吩咐。我們已在運河的大道上了。此刻，在那西北方向，已經有一條船的煙給我們看見了。」

「看到這陣飄渺的煙，天知怎的又使我感動啊！天海的界絃就在後面了，我心裏非常難受。我向他們喊，船主開始在咒罵我……我就大聲地問：「你怕誰會見嗎？」但是，但睜大了眼睛像要撕扯我爲片段。機車長却勸他好好地說話。船主從船尾站起來了，像一根肉柱子，他說話了。」

「詹姆又道：「啊！他老這樣說話下去，我覺得我兩腳不能再有力氣。我放鬆舵杠，轉身向着他們，坐到了最前的坐板上面。我實在受够了。他們却還在那裏談論我：「那個傻子爲什麼這個樣子。」他懂得什麼？別理他吧。」他會幹什麼呢？料他也不礙事的……」我想裝聾，也不聽他們的聲音吧。」

「但是那邊所見的飄煙忽見向北消失了。大海，依然是靜靜的。他們喝了些兩積的水，後來又大忙起來，把小船的帆架了起來。他們爬到船帆下面，我不再見他們了。謝謝天，我真的够累了，我疲倦得想睡。太陽在這時的光太强，我不打算睜眼和陽光對抗，去看他們許多人的臉，我只也能聽出這時，已有舢聲從帆

下傳出來。小船被迫照在陽光之下。但是，我還是一個人坐在坐板上。」

「他——詹姆站起來在我而前躡了幾步，他垂着頭沉思的樣子，他的手撐起來，像要趕走有誰闖進這兒來的身體……」

「你以為我那時又瘋了吧。」他換了個調向我說：「但是你要知道，現在小船上已有了光亮，太陽永遠使我會瘋狂的。」……「太陽也不會害我，死與活，那全得看我自己的轉變了。」

「真的嗎？」我問，當我聽到了他的語氣之後。

「當然囉，我又沒有患什麼腦膜炎症，怎麼會死呢？……我只見那個肥胖的大船主，顯出了個光頭在帆船底下。忽然他又向我咆哮了幾聲，復又像烏龜似的縮回頭去。他媽的，他還要迫我死嗎？」

「詹姆走到我的跟前，我就趁此問他：『是否你在那裏自付死與不死？』」是的，我坐在那裏正這樣想着這點。」他答覆了我，他的手，已插到了褲袋裏去……」

「在我們談話這時候，迷霧忽然破開，使我又見到了他一副廬山真面目。他那時候的心裏，彷彿青春情緒在發動一般，發後又熄滅了。他遲疑了一回對我說：『啊！你真是個好人，你也許不知道吧，今晚，對於我的好處實在太多了。』他彷彿一朵幻想的鮮花重開了。他接着又補充了一句，對我說：

「你不曉得，一個人居於我這種環境，必然不能讓心兒再受難的。現在我已經對於你，像向一位長

輩道出了我的一腔心頭話一樣。我真愉快呢。」

「但是迷霧又重新閉攏來了。我不知道他對於我是否會贊我一聲有智慧……我覺得海航生涯者確有一個不同的異點，不是別個職業者所能趕得上的。大凡已經到大海面去漂泊過的人們，一看到站在峭岸上的青年人，真會有着無限的同情……那班青年，雙目炯炯的望着海上燦爛的光芒，實在那些光，全是他們自己眼中的火花所反映出來的。他們起初渴慕着海，熱戀着海，希望海永遠做個伴侶，但是這美華的冒險慾望根本就不耐久……冒險，不過是本身一個酬根吧了……好吧，不談這些，生活對於無謂的幻夢總還相差懸殊，談也談不到哩——這裏我只表人情，凡一個外而流浪了多時的愁悶的青年回轉家來，在同行的情誼之外，自然也還有一種熱烈的情緒呢！」

「現在的癩姆，對於現實的痛苦，只能我一個補救辦法出來。但是，他居然拿他遭遇中的那件事來做沉思的材料，以為便可以救活自己的生命了，這該咒咀他是個大傻瓜。他這舉動太滑稽了，我怎麼可以不去憐惜他呢……可是，正當我看着他在表現內心苦悶的時候，包圍在他身旁的一陣迷霧又破了。他繼續又道：

「我當時真太糊塗。那又不是打什麼仗，打仗，那倒是在意料之中的了。」

「誠然，這並非是打仗啊。」我容納了他的意氣，一下子使他恍然地成熟了樣。

「話雖然如此，但還不能確定吧。」他說得很輕。

「你最好更能解釋清楚一些。」我要求地。

「好吧，讓我說。在當時假使我老看守着大船，到底還會逗留多久呢？就多說些，是一分鐘吧……大船過了這時候就會下沉的了。關於這一點，我有把握地知道我是會隨船身一同沉下了……你想在那時候，難道我碰到了一件什麼東西不會去死命的抓住嗎？救生圈，槳，繩子，木板……你想是不是我總得掙扎的。」

「那末你的命還是得救的啊！」我說：

「不過這種希望得救的心境我並沒有……他打抖了，他好像要吞下一種極味苦的藥水似的，他下死勁地繼續說：「跳下去的時候，我肯賭咒，真是環境窘迫着我的……請你原諒我，我當然不會跟你談起這一件事情來的，要是你並非一個君子的話……我知道我……我……我自己也是一個君子呢。」

「是的。」我趕忙安慰他。他慢慢地從我臉上轉開了他的視線說：「現在你講明白了，我爲什麼不……不肯把自己就這樣了結。我是不願意讓自己恐嚇自己，而且，我如果老看守那條船，到下沉時也會盡我最後的掙扎力來極救自己的，我們知道有的人在海上飄流到幾小時後，還能獲救，並沒有損傷，我也許更比人會持久些呢，啊！請你聽吧，我的心臟那裏有病，我爲什麼是個瘋人，是個傻子呢？」

「說罷，他用手敲着他的心肺部份給我聽。我雖不是醫生，但我斷定他的敲擊的回響，是健康的暗示。

「是，沒有病症的。」我說。

「他很倔強地承認，再重覆敲了一篇給我聽。

「你就憑這哲理跳下去，不，你是逃到救生船裏的嗎？」我好像把他生命光彩中最後一個火花搶下來似的。

「他當然不承認逃。他一幹二脆對我憤然道：『我絕對是跳下去的。——你記得，你要記住。』他可是又有些兒隱晦的模樣：『這件事情全是我的忠實報告，你得相信這句話，本來，我無論如何不想談起這件事，我所要談這事的原因，就是告訴你那個時候，我已經有這個企望了……你以為你或者別人能夠叫我隨便談吧，假使……不，我是始終不說的。我當時也不打算逃，我敢白蒼天賭咒，他們已够叫我累托了，他們杜撰出一段故事來，但是，這真相我是絕對知道的，此後，我要過個高尚的生活，來彌補我的這次過失……我並不要別人的幫助。他那畜生扯謊，有什麼用處啊……我再告訴你一句老實話吧，他們在竭力逃避責任，但絕非是個好辦法。』

「他又躡起步來了。最後，他還是回頭對着我問：

「你倒底相信不相信我呢？」問畢他靜默了。我突然給一個深刻的絕望的疲勞壓住了，像先前我

在做夢似的。他的聲音。總之現在把我驚醒過來了。

「一定不會有用處的。」他固執地又向我低聲說：「我該做的事，就是當我看清了事實之後，才爲我自己做。你不信，下次我一定再有明朗的表現給你看的。」

「現在，四圍靜寂得很，我們聽不到任何的天籟聲。在我們的情感之中，像那迷霧又在移動着，我睜大眼，彷彿能够清晰地看見他的輪廓分明地站在我面前，可是又充滿了一種異樣的悲哀。」

「我最後也用低聲同情地道：『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了。』我是用這句話來證明我已打破了以前對他們隔膜。」

「他接着是告訴我脫離救生船的情形了。」

「剛在太陽將西沉的時候，是阿弗爾把我們載走的。……他一直朝我們駛來，我們在小船上等候着。」

「你到大船上並沒有說什麼話嗎？」我還是說得聲音很低。

「我說些什麼好呢？」他也小聲兒答：「我此後，要好好兒的過個高尚的生活，來彌補我這次的過失。他們所杜撰出來的故事，是不相干的。」他雙手交叉着，鼻孔咬出來一個聲音道：「他們等於在騙騙孩

子，或是哄一個死人啊。」

「大船上結果倒底死了人沒有呢？」我問：

「聽到我這一句的問話，他離開了。於是我只能夠停止話尾。我瞥見他的背緊靠着欄杆，他站在那裏有一會兒，好像在欣賞這個死寂的夜景。下面，花園裏一些野花的香味強烈地傳播開來，他也是聞着的，但他忽又回頭走到我面前說話來了。」

「那也毫無相干的了。」他說話的神態這次却頑固了。

「呵！也許是的。」我贊成了他一句。

「他接着又說：『不管有沒有死人，我總是無法不脫逃了。我得活在人間，你說是嗎？』」

「對，是的。——假使你有了這想念的話。」我答：

「我很高興。」他現在把心投在另一件事情上了。「呵！我記得正是這個時候，我聽到了許多嗓子組成的大聲浪，和求救的呼喊聲，暴雨聲……我承認這是幻想，後來我還聽見那個雜種鬼跑來對我說：『普特諾，法國砲艦……呵，拖到亞丁來了……調查哪，海港辦公廳……水手收容所哪……你的住宿我可以擔保你解決。誰在喊我呢？魔鬼嗎？嘿——』」

「他一下子又默想了。」

「其實，我沒有聽到什麼聲音……但是燈光，確實是滅了，燈光不知是怎樣消滅的……連一絲光輝也沒有。」他悲哀地說下去：「假你有燈光，我便可以告訴你，你現在便不能見到我了。」

「我搖頭否認他的話。因為那大小船隻，只隔了一哩多些路，怎麼看不見燈光的呢？這真是一個疑問。……在法庭上也為這件事討論了許多時候。詹姆，他是堅決地說第一陣急雨過後，什麼便不看見他的伴侶對於阿佛爾船員也作同樣的敘述。當然每個聽衆對此是微笑地搖頭的。法庭裏有個老船主坐在我身旁，他輕輕對我說：「他們真會說謊！」其實誰在扯謊啊？」

「就是那個機車長，也沒有扯謊，他雖然說槍燈沉下去猶像一根火柴的熄滅，但也算不得扯什麼謊的。當一個肝火旺盛後，他回頭去看燈的熄滅，確是和他所述的差不多，眼角條僅有一個火花的閃光……你們大概還能記得，大船停住時，不是船身東歪西斜，船頭高翹嗎？小船上的人們後來望不見船的上都份，燈光當然也模糊似的，加之有風，他們的眼睛也不能睜得挺大……」

「至於這條船上到聖地去的人們，後來是怎樣結果，我也是不知道，絕對這是無從知道……我只知道我們的命運，就在第二天早上九點鐘，一艘回國途中的法國砲艦，從羅衣奴回來，砲艦艦長的報告一發出大家就都知道了，他看見海面上有隻汽船，船頭幾乎倒栽着，在危險地飄盪，就艘近去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原來是一面白旗——白色的遇難信號的旗子。」

「那個法國人大聲地招呼着，他急忙用一個雙眼的望遠鏡來一照，看見在那條船的艙面，擠滿了人。他就決定派一條小艇駛過去。二個船員走上了大船，趕快設法營救的工作。」

「大船上的廚子還在那裏做餐，艙面上，有幾百個人，幾百隻眼睛盯住他們二個船員。倒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砲艦上的人們還不知其詳。」

「在這時，只有在小艇上的船員們，將要鼓起勇氣去援救他們看到的海面另一條船上這羣遇難的人們！」

八……一個法國少尉

「當那二位船員鼓足勇氣上了那條大船後，聽到本地水手的土話，不大懂得，後來跟阿刺伯人交談，也弄不出什麼眉目來，除了危險性橫陳在眼前以外。啊！他看到有個白種人死了，屍首陳放在艦橋上，他們很震駭：『這是誰給也弄糊塗的啊？』」

「……這回事，許多年後，我在西德德一家咖啡館裏碰到了一個法國少尉，他是個老頭子，但他能够記起這件事來。我隨便來說給你們聽吧。」

「我生平從未見過那個法國人，但是談了一小時之久，我們可談出一個另外問題來了。他是個態度很安詳的大塊頭，穿着一套留有許多摺痕的制服，惺忪地和我對坐着，在喝他的淡酒。他的肩章褪色了，他那副微黃的臉兒，顯示出他是個嗜吸鼻煙的人。你們知道嗎？——我們坐下來談時，他就伸手給我看幾張祖國的新聞報紙，我謝謝他，我們先前談了幾句不關緊要的話，忽然間，不知怎的，我覺得很起勁。因為他開始告訴我了這個屍首弄糊塗的故事……這，我才知道他，便是當時砲艦上派去救那大船的二個船員之中的一個。」

「我們坐談的那家舖子，可以喝到各種的酒，乃是他們爲着過路的海軍軍官所備的。他啜着一杯淡

酒，他的眼睛有點兒歪斜。他搖着頭說：「哦！你無法了解這回事吧。」他又接續下去道：「他們一大羣人衝到我的身上，還有許多人圍看這個死屍，我們只好聽到他們的嘈雜聲……這十足是一羣蠢傢伙啊！」

「他告訴我後來怎麼樣把普特諾拖起來的嚴重情形……他的說話是不大動情的，但他的樣子，不失為一個可靠的船員；在某一方面他也是個航海家，當他坐在那兒，胖胖的手輕輕地按在肚子上，那股恬靜的，默然的態度，宛實像個鄉村傳道的牧師，他那寬大的胸膛，一起一伏着的，還在告訴我那件麻煩的事！」

「他繼續說下去：『你要知道，我們在拉撐的時候，我們是派有二個船員，拿着斧頭在看守着纜繩，預備割斷它，在必要的時候跟後面的船分離……哦，這兩位船員，整整三十個小時等在那裏，兩位。』他重覆說着，略略舉起右手來。」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手勢。但正給我一個注意他的機會，我看到他的手背上有一塊傷痕。大概，是一把槍或是一把指揮刀砍傷的。他的雙手按着肚子，他記憶地：『我就在這條叫……叫……叫普特諾的船上。對了，我記得，一定叫做普特諾。怎麼會忘呢？我們三十個鐘頭滯在這上面呢！』

「『真的嗎？』我喊起來。他還是望着自己的手。他按着又說：『我們當時斷定我們應該留一位船員，在那條船上，可以照顧……還有其他的事，我也主張我們把救生船預備好，隨時能夠下水。總之我們儘力量幹，在這裏十足滯了三十個鐘頭。』」

「他痛苦地說下去……」

「他覺得這回事，很叫他心裏難受。但是，他一下子就那回事完全忘却了。他們把他拖來的那條船，交給他所謂「海港官吏」。那班官吏的態度很冷靜，他比喻給我聽：「這班英國人真古怪！像這樣的事，簡直使人每天都能發現的滑稽事跡……。」

「那時，他說海港裏剛有一條軍艦同一艘印度海軍的汽船。他對於這兩條船的小艇運送普特諾船上的搭客，表示非常贊美！他道：「啊！二十五分鐘，我是看着手錶的，一分鐘也沒有錯。」他將手鬆了又捏緊，他的拳還是按在肚子上，傳達出他那種驚異的心境。

「他再度重覆地告訴我：「把這一羣人全運到岸上去了，連行李，包袱也在內……船上沒有人了，只剩下一隊正式的水兵，和那個屍首……但是，只有二十五分鐘的救險機會。」

「他——那個法國人眼睛垂下，頭稍稍向下傾斜，他的舌頭像要辨覺他們拯救時伶俐的滋味；他雖然沒有什麼話，但很能够使人相信他的讚美，是很可貴的。過一會兒，他又告訴我：因為上面有命令要趕到吐命去，兩點鐘之後，他們就離開了，所以這段故事的始末，還有許多情節我是不知其詳的……」

「那個法國人說完之後，他的態度又歸沉默。」

「經過了又一會兒，他從那和平的倉卒的喉嚨裏，又咕噥出許多話來打動了我：「啊！天哪，時光過得

多麼快啊！」他這一開口，使我從岑寂中提起神志來。我仍能看見他那鐵褐色的頭髮，陰灰的臉孔上一股倦怠的神情。還有二塊疤痕，一雙變色了的肩章。呵！他是個可靠的漢子，世上偉大的名譽，全建設在這種人的身上。我曾經也還記得他在談話之中告訴我，他是個當至法國太平洋艦隊凱旋號上的戰鬪的少尉，我也告訴他我帶了一條商船，在拉士太海灣泊着。

「他聽見我的訴述，有所領悟似的道：『啊！那是一條很漂亮的小船啊！船身是黑漆的，是不是！』」

「又過了一會兒，他慢慢地扭過身來，望着玻璃窗外的大街道，和矇矓往來的人們。『呵！一個悶納的城。』那一天是個晴朗的天氣，刮着風，大街的房屋上有陽光照着，不過給高揚在半空的飛沙遮得模糊了。

「我要上岸去，行動行動我的雙眼。」他說，他後來又向我提了一句：『你以為這回事到底是怎樣最古怪的，就是那個屍首以及其他種種情形呢？』」

「『是的，那的確古怪得多。但是此外還有活人嗎，你知道？』我問：

「『一定有的。』他繼續低聲地說：『那分明是這樣。』他說話的樣子似乎經過了嚴重考慮才說給我聽似的。我好像覺他，哦，他豈不是在普特諾船上可以接了那班人的位置嗎？他豈不是留上三十個小時嗎？……他現在的樣子，更像個牧師了，有一兩次，好像他還在那裏學着魔鬼們的叫囂……」

「當我還沒有忘却我的失望時，他忽然又自言自語地向我說：『啊！就是那麼一回事，就是這一回

事。」他的下巴埋在胸前，他的身體像沉重地壓在我的座位上？我茫然，我正要問他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又抖擻起來，安詳而嚴重地道：「那個可憐的青年人，就這樣子跟其他的人一起跑掉了呵！」

「我微笑了一下。我自覺談起詹姆的時候，我只有這一次是微笑的。因為我聽見這位少尉說出「這個年青人跟其他的人跑掉」這一句，我便贊美他的見識。他的確已提到了我的心上之事，抓住了我最感興趣的一點。」

「他寬容地道：『啊！青年人。究竟一個人不會因此而死。』我問他：『因什麼而死呢？』他答道：『因為害怕的緣故，他一面說，一面啜着他的那半杯淡酒。』

「我見他那受傷的手的三個手指是僵持了，但他抓起酒杯來，還是說：『一個人總得會害怕的，不管他怎麼樣在先前鎮靜，你瞧，這就是害怕的出發點。』……他指著他胸前，但是，我想起詹姆從前會向我聲明過他絕對沒有過心臟病啊！」

「但他還是絕對的堅持：『是的，是的！一個人隨便他怎樣說得天花亂墜，但結果算起來，一個人決不會勇敢。我走遍了天下，處處在那危險的戰地上打仗，我也結識了勇敢的好漢……在軍隊裏，我以為，沒有一個不是勇敢的人，這是軍人的天職，是不是？……但是，請你們也承認，到了某一個時期，就說我們裏面最有胆量的，也難免要害怕，要恐懼……這是普天下的一條真理，害怕——怕他們自己。請你相信我的吧，像

我這樣上了年記的人，就不會瞎說人道，我總知道得比你們詳細啊！」

「他說着說着，樣子好像光是爲真理傳話的人。但是講到這兒，他慢慢地旋轉了他的手指，他的態度顯得更加冷淡地道：「這是很明白的，無論你下了什麼大的決心，只要你一時的智理不消化，就足够了……就單拿我自己來說，我已經證明過這條真理了。」……他又喝了一口酒。

「酒喝乾了，他的手指又動了一動，決然地說：「一個人絕對不會因此而死！」我見他不會往下說，失望極了。我也坐着不說話，我們相對默然。

「但是過了一會兒，他的喉音又劃破了空間的靜寂。他和平地說：「正是這樣，人生下地來就是一個懦夫，這真是一個難題啊！好傢伙，要不然做人還要容易哩……但是你得知道，有時也是環境的迫使……我想他們並不比你高明，但是面子上却還是勇敢的呢！」

「他的聲音說到這裏又停止了。

「你要曉得，那個青年人並沒有得到這些刺激，在那個時候。」他又向我解釋着。

「他的樣子忽然很原諒起來，說：「啊！我沒有說他，我沒有說他，我們所說的青年也許性情是挺好的，」他向我重覆地說着……

「我很佩服你的寬仁態度。」我接着對他道：「關於這件事，他自己好像還有希望，並且，並且

……」
「他的脚在棹子底下磨擦着發出一種聲音來，同時他的眼睛直視着我，龐大的身體也就站將起來了。他又喘氣地說：『先生！勇氣不是自然而然地會跑來，你要知道，廉恥，廉恥，是重要的……當一個人沒有了廉恥，到底值得不得活下去？』」

「我也站了起來，大家拿出了極客氣的態度。後來我勉強一笑道：『是的，不過這種事難道讓它去嗎？』他立刻回我道：『這我無從下判斷，因為遠在我的判斷能力之上，所以我簡直不去理會。』……他把帽子拿了，機械地向我一鞠躬，我也還敬他一個躬禮。」

「他鼠一般的躡出這家舖子的大玻璃門去了。嚇得一個夥計的向後倒退。呵！這時候，門外的風吹得挺大，他抱着頭，不知上那裏去呢。」

……
「我又獨自坐下來了。我——對於詹姆那回事真灰心啊。三年多了，但我為什麼還記在心頭，那你們必定知道我最近見過他。是的，我剛從三寶壟回來，我在那裏裝了一批運到西德桌的貨，又在那裏看到了詹姆，可沒有多談話。」

「他那時是替達準做事。由我介紹。後來達準總稱他為「水上的代表者。」這個缺份只有浦布才當

過，後來因爲救雪佛拉船上一位太太的女傭，反而自己致了死。

「那是一個落霧的早晨，兩條船在西班牙海邊相撞了，有的搭客上了救生艇，離了危險，浦布却駕了小艇再到船面去救那個女人……總之，她是瘋了，她不肯離船，死抓着欄杆，救生艇裏的人都看見她倆的拉扯，但是浦布是個矮個兒的大副，據說那個女人比他力氣大，所以拉了他，不肯跳上小艇，結果，那條大船下沉了，這二個人就一齊死在水裏，像戀愛悲劇中同生共死的一對情人似的，真是個傻瓜才幹出來的事……呵！現在詹姆充了這個新缺，看他怎樣應付這新的環境……他是太喜歡幻想的人，現在落在這個無聲無息的地方苦役，可是他也幹得很好，他把自己寧願埋沒在中間，低下着頭，絕對不說一聲。很好的，確很不錯……開除當時在普特諾船上幹下了那樁給人不好印象的事以外……

「我在沒有把詹姆安頓好，恐怕還免不了要擔心呢。

「我現在，坐着又想起詹姆來了，可是我沒有連想到在達準店裏不久以前跟他匆匆握手，我却又和他二人坐在馬拉黑旅館的長廊上，夜的幕幃就在他的上空拋下，國家的法律的利劍掛在他的頭上……明天，也許是今天吧，警察廳那個鐵面無情的法官，就拿可怕的法律棍子一下子打下了他的頭頸……他可以說是犯人了，的確是個犯人，我已經一再度說過，他是個無法極救的人了。可是，我總不能抓到我的意思，替他作人類道德上的辯護。我也不是含了什麼道德意味，我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吧了。

「呵！白列里那個航事顧問會替他計劃過脫逃的辦法——我如泡製地向他粗糙地說了，我怎麼不說，羅比是沒有問題的了，已經預備在我的口袋裏了，只要化用好了……我要給他介紹事情做，我得替他辦，我也極願意幫忙。因為在我二層樓有紙，有筆，有墨子。當我向他說話時，我的心裏巴不得快寫下年月日，上午二點三十分……呵！請你看在我的友誼份上，替詹姆先生找一點工作。詹姆先生，他是個……我是什麼都能够寫下誠懇的話替他介紹。換一句話說，我是給同情心所包圍了。」

「但是當我用誠意向他說出時，他就立刻搖着頭說：『對不起，這個辦法我簡直不敢想。』我馬上說：『不，這是我自願幫你的忙，你既不要，我也不希罕你感謝我。這筆錢要是你接受的話，你什麼時候方便就還我也可以的。』他壓低着喉嚨說道：『呵！你待我太好！』」

「他頭也沒有抬，我細細察看他的態度怪奇異，現在像是個完好的沒有病態的人了。我生氣着——那晚上這不算是第一次的生氣了。」

「我說：『我想這件事頂慘了。』他也附着說一聲『是的，』便把眼睛投視着地板。我看他這樣固執，我因此又兇起來了。我說：『是的，請讓我告訴你幾句話……』可是他說：『你別多說吧，我肯死去，要是我想起了的話。』他說畢，他一個人現在喃喃地在自言自語了：『到醫院裏去……吧，那他們才沒有人來審判我，管着我了。可是我怎麼成呢，我決不躲避，我決不肯躲避……』」

「他不說了。我喝着：『胡說，朋友！』但是他還與和辯駁：『你太不了解我，我可以跳下去，但我絕對不是偷逃。』我辨正着：『我並不惹你生氣，我想比你更強的人，也覺得逃走是最好的方法。』聽到這話，他臉紅了，但是他只得說：『也許是的。不過我還有那麼強，我是經不起這樣幹的。』」

「……總之，他不聽我的話，他用着粗魯的態度，他開始向四下裏找尋他的帽子了。」

「哩！他拒絕了我這個唯一的援救方法，他劈開了我幫忙的手，他正打算走，外面的夜，更靜默了。我這回又聽到了他的聲音：『嚇！大概是鬼混吧。』」

「我留他，他捨不得分開他，我說：『在你離開之前，我還想跟你見面一次。』」可以，不過這有什麼好運道，對於你呢？……當我們分手的時候，他向我也巴結得說不出話來了。怎麼辦才好呢？他顯出着躊躇不安的神氣，那樣子真叫人難受呢！

「後來，我記得我們二人一齊把頭抬高，他臉上現出可怕的瘳笑，揪了我一下，接着又是一陣狂笑。他在更深的無盡的黑暗之中走開了。夜色把他整個兒吞蝕了。」

「我聽到他的皮鞋聲，敲擊着石板的路……」

「他跑的是快步。呵！那時，他還不到二十四歲哩。」

「那天晚上，我睡得太少。晚飯後我決定不上船去視察了。這，我明知是我破列的舉動。」

「我又要講述到詹姆了。他是個還未結婚的男兒呢。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樣，在往常，每一次的舉行絞刑，或是要判處一個兇犯，我總願意看熱鬧，去看看那些罪犯們綁到木椿上，看他們的胸袋滾下來，但是，我對於詹姆就不敢這樣想上一想！」

「記得下一天，明亮的太陽是熱烈的，大街之上到處是一塊一塊亂七八糟的顏色：有黃色，綠色，藍色的耀目的肩胛，衣服在空氣之中晃動，紅的布照在牛車上，一隊穿褐色制服的本地兵，黑髮，赤脚，一齊出發到法庭上去，增加他們法庭害氣的壯嚴。」

「法庭前的院子裏有着一枝孤樹，蔭影底下坐了許多有關於審案的村民們。後面是一垛高牆，俯視這棵大樹，反射出太陽的光輝。法庭是蔭森的，好像更加的寬曠了。風扇在活動着，搖啊搖的。下面，白列里落到坐位上，顯得很疲倦。法官也顯出病態的險，他肩上有着一個死人似的頭，他將面前案上的花瓶放了放整齊，隨便把眼睛盯住着幾張紙兒，唸起來了。」

「這是開庭的前奏哪！」

九……法律的裁判

「審案開始了——」

「第一件，就是普特諾案。對於這案子法庭先討論幾個問題。第一是那條船原來是否找不出什麼毛病，適用於那次的航行。關於這一個問題，法庭據偵查的結論，是那條船算不得怎樣的健全。

「我記得第二個問題，是直到遇險時候為止，他們是否人人盡了海員的責任，小心而好好地駕駛着那條船兒。這第二個問題的結論，法官是以一個「是」字來肯定地回答了。他怎麼樣會肯定地呢？只有上帝是知道的。接着，庭上宣稱還未曾找到什麼證據，能夠證明那次遇險時的真正情形和原因。

「或者，因為碰到了一隻飄流着的破船吧。——我記得有一次是一條裝松脂的娜威小帆船失了蹤，這種船最容易叫風浪一碰到就沉，可是那次偏不是風浪，而是預伏在大西洋北部的密霧，冰山，存心搗亂了這條船的安靜。但在東方，這是很少有發現的了。

「我想着這個，當時好像聽有聽到什麼。不過最後，法官的審問聲又傳進我的耳朵了。他說：「這完全不顧他們的天職……！嘿！危險的時候，他們各人就只知逃命，而不顧到盡着最大的責任，拯救同船人的生命和財產……。」那個聲音淡漠下去，也就停住了。灰白色的頭額下面，一雙眼睛剛從那張紙上射出兇猛

的光呵，我連忙看了詹姆一眼，他却絲毫不動，泰然坐在那裏。他坐着只有臉是微紅着的吧了。

「法官又在說了：『所以，嘿……』這時候，詹姆的眼是越睜越大了，整個兒的庭上人都一齊靜聽着庭上這一部份的判詞：『法庭判定普特諾的德國人……船主柯司道夫，大副詹姆，以前的證書全不生效力。』」

「一陣寂靜，法官拿紙放下，倚斜到了原地方，隨便和白列里談着話。旁聽者們走了；但有的還在擠進來，我呢，當然是出去的。當我已經站到外面時，詹姆也就經過我的身子。我抓住了他的臂，將他留住，他送給了我一個眼色，使我難受極了。」

「我安慰地探問着他：『你以為爲完了嗎？這件事。』他答道：『是，我現在不願誰來再提它。』他這樣劈開了我們的答話，從我手中掙回他的手去。他終於走開，我只望見了他的背影在太息。」

「啊！一個漢子給捧下大海去了。」在我的身後，有這樣一個沉重的說話聲發出來。我馬上轉身一看，他是我略略認識的澳洲人，叫做次達爾。他也是在看詹姆的。他乃是個寬胸脯，臉很乾淨，僅生了鬍子的傢伙。他曾當過商人，採辦過珠兒和撈過船貨，也在海面獵過鯨魚。他也承認所有海上的勾當他全幹過，除了做海盜以外。他本來在太平洋的南北兩部來往，但爲要買一條汽船才到這兒來。

「他自己重述現在再來這塊地方的原因，是——因爲一隻有海鳥糞蹟的孤島，船隻素來不容易駛

近的。這是位於柯而布爾暗礁的中間，不錯，那兒有挺大的颶風，但是那上面的這個東西，可比金鑽一樣的值錢，也許勝於金呢。不巧的是那班海航的傻子們從來沒有一個能夠見到這東西。我從未聽見過一個船主，或者船公司的主技人願把船駛到那地方。我這次是決定去碰碰自己的命運了……那末他說要買的一條汽船，也就是爲了這個用途。他那時就和波斯人開的一家公司辦得上勁，爲着買一隻九十匹馬力有二分帆篷的殘廢的舊船。他和我碰過二次頭了，他都很關切地望着詹姆呢。

「爲着這件事你痛心嗎？」他問着我道。我答他說：「是，很痛心，這個人可說是沒有大出息了吧。」

「他這樣提出了他的意見：『那用得着你這樣慌慌張張呢？這不過用小驢子的皮做成的證書吧了，要他什麼用，這東西，又沒有叫人發過財，無論是什麼天下事，必然得看出個真相來的，要不然，大家還是宣佈自己的失敗爲妙。我說這世界上的確不會有什麼成就的，你看看我，我素來不是沒有一點兒心事吧。』」

「對，你很可能看出這真相來的啦！」我這樣的回他，他怎麼又對我道：「你是不是認識我的伙計嗎？——他就是，就是老頭兒，羅賓森你認識嗎？——呵！他只是名譽狼獸一點兒，他在年青時候，是專跟人們在偷偷地販運鴉片，和捕捉海獺海鯨的。這世界上，還活着胡鬧的水手上，我想真誰也比不上他哩。」

「據說，他常坐了捕海中值錢動物的雙桅船上，向阿拉司嘉開去，當那個時候，霧密得只有蒼天的

眼睛睜開來看得見一切……呵！羅賓孫那傢伙實在是天地間所不容許他的，他跟我合夥幹這注烏莢的生意經，可以算得上是他此生最難得的賺錢機會了。」他說到這裏又向我耳語：「許多年以前，啊！吃人的生番半開化民族，他們也常這樣稱呼他的。」

「你還記得那段故事嗎？司條阿島的西岸有條船破了，七個水手上了岸，因為他們間彼此不合作，便無法應付這個惡劣的環境。」

「一陣陣的不幸接連着發生了。死，到臨了他們這羣不合作人的眼前。真是活該！後來，據說有一艘英國船在這裏駛過，小艇上的人們發現了他們跪在海草上。赤條條的都像剛誕生下來的孩子，在唱着讚美詩不像讚美詩似的歌調等候上帝來收拾他。當時天是下雪的，直等到那小艇駛近島岸，可是這七個水手之中六個已死，剩下的一個人就是他——羅賓孫，他才在死中逃生了救。」

「現在，他有些錢了。所以我也答允讓他合夥……可是我的錢，已經用完了。想起來，真叫人難受。」

「但是，我不像他們，我是能够事實的真相來的。假使我應該要與人合夥的地方，那末，我想羅賓孫他跟我合夥也好……今天早上，在旅館裏吃過了早餐後，我就離開他，一個人到法庭來看看。因為，我在想……呵，我在想啊！」

「忽然地，一個形容憔悴的老人，非常匆忙地穿過大街而來。次達爾當時就上前去：「啊！羅賓孫船主！」

祝你的早安」

「他是顫巍巍地站着，雪白的鬚子一直從頸下垂到腰間，身穿一套白色的制服，頭上戴着一頂綠邊的怪帽子，他滿是皺紋路的眼睛，射出驚奇的光條來向我睇視着。

「呵！你們好嗎？」他的態度怪親熱似的。

「他有點兒聾了。」次達爾告訴我。隔一會兒我問他：「他把他拖到六千哩遠地方，僅爲了廉價買到一隻汽船，是不是？」

「我見了他時，就想和他環遊全球。」次達爾說：「那汽船準會叫我們發財哩。」我就接下去道：「你派一條船出去吧，第一次運來的貨色，一半就送给你，就用這樣開場不是挺好嗎？」他立即答道：「不假使只剩了這麼一條可以行駛的船，我也不願意這樣做。」

「蠢貨！其實真不蠢呢。因爲他知道保險公司也不願他們的臉船到那裏幾乎連下錨的地方也沒有，而且時間連來帶去得安三年。所以我當時也就給他回：「也請你看看事情的真相吧。不過，那裏的烏糞果然太值錢了，柯因斯蘭裁甘蔗的人，真會競買。一到碼頭上，他們怎不爭奪得打起架來？」

「對於這些優話有什麼辦法啊。羅賓森船主道：「這真是你平時一貫喜歡說的笑話了。」

「笑話我簡直該揍他。你不相信就可以去問這位羅賓森船主的當時情形……」

「他們的勾當，他們的利慾，使我想起來很引以為是幽默的笑料。尤其是那位羅賓孫船主，他能够一口氣的告訴你那麼可愛的肥料，讓它白白地放在陽光之下當廢物，真太可惜……呵！那種肥料被農家一採用，用來澆在蔗田裏，甘蔗就會長得衝上天去……呵！柯因斯蘭人儘發財了。」

「羅賓孫又表示他碰到過懂得這事的人，只有替他趕車的車夫。我猜他一定是個破落戶。——是的，那個漢子的眼光可真不壞，一霎眼就懂得了，那麼談起話來，也就够勁兒得多！」

「有一天晚上，跟一家輪船公司老板大家在閒談。我說：『呵！我要喝酒，我要是不喝酒一定會發狂。』他說：『可以替你辦，可以替你辦。』他輕輕向一個夥計說：『去吧，嘻嘻！』那個老頭子大笑起來，他望了望外面，又回頭向我嗤笑。我幾次想離開羅賓孫船主和他的洋傘，可是，每一次又給次達爾擋住了。他牽住我的衣服，說：

「再等一分鐘，我還得想出一個主張。」

「到底什麼主張，總是他媽的活見鬼吧。」我說。我最後又火冒了：「你還以為我會跟你們合夥吧？」

「不，不，太遲了，現在無論你要想加入我們，而且你是誠意的，也用不着，因為我們已有一條汽船了。」那個老人咯咯地說着，樣子怪堅決，他的老腦袋也顫動得更利害。不知道怎麼的，他又談到詹姆斯的身

上了。

「次達爾說：『我知道，你是認識這個年青人的吧。』我沒有說，就只那個老頭兒道：『啊！他早已從那條街上走去了。』」

「過了一天，我們三個人又在一處地方互聚了。」

「次達爾底聲而逼真地告訴我：『啊，現在我們已經決定下來，所有的錢全管這老頭子出，爲着要運那些兒值錢的東西，我把錢都丟在這上面。但是，不再要多少時候，好的日子就快到了啊！』他很悠閒地對我說，並且再用誘惑的態度接下去道：『我正想告訴你，還有一件空前的大事呢！你聽我告訴你。』」

「我一看老頭兒在旁還是抱住那把洋傘，並且咳嗽着，我不敢領教什麼，我忙推說：『不，不，我還有個約會，我先走。』他溫和地替空氣解幾開來：『那有什麼要緊，慢慢兒再走吧。』我也等不耐煩，我索性說：『好，那末快把你對我講的話說罷。』他接着就說了：『我想買下二十所的旅館，並且邀請會說笑話的人全上那裏去住，呵！真比這個大二十倍呢。』他忽然抬起頭來又說：『不過，我要那個青年人。』」

「什麼？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說。次達爾道：『噢！他也許沒有用處嗎？』我茫然地，我還是這樣回答他：『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次達爾正色地道：『你說他沒有用吧，不，據我看起來，一個年青人已經……是的，他雖然沒有用，但

是我正需要我這樣一個人，跟我們一塊兒到那個島上去……我要派四十名苦力一同去找肥料，找不到也得偷一點來……本當我是打算大大方方幹的，用木頭來造屋子，我這兒認識木廠，可以儘我運木料去，掛六個月的賬還錢……我真有這裏的打算，我敢拿名譽來担保，還有飲料，這兒我也得設法，定做一大批舊的大鐵桶，到那裏去，打算積雨水來吃，你以為這種籌策怎麼樣……但是，我要他來做什麼？我要他代我管理苦力，做個指揮的，這個差司很好，你可以為怎麼樣？」

「有時候天不下雨便怎樣呢？」我隨便反問了一句。他咬一下唇皮，像滿心怪不耐煩。「啊！沒有什麼關係，我就替他們預先準備——或是先屯一點淡水，運給他們吃。不過別談這些吧，我看問題不在這裏呢！」

「當時，我不再開口，我朦朧然好像見到了管娼似的，他站在一塊不毛之地上，那個海島上的鳥糞一直堆到他的膝頭，叫得令人驚駭的海鳥聲，在天空回響着……太陽，逼曬在蒼空，熱得使人不能透氣，地面也發燒了。忽然我忍不住地嚷起來：「嘿！他即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勸他幹。」次達爾不服氣地：「你倒底為什麼？我是好意，我打算給他大的薪水，他的工作很容易，也可以說真用不到自己幹事，光是身上佩了二把六響頭的手槍，還把工人們鬧亂子嗎？手槍，二把呢，當然他是有武裝了，還怕什麼？我想，還是你替我勸勸他吧。」

「不成。」我的喉嚨炸了。我非常生氣。而且我也沒有把握把他勸住。」次達爾道：「他在世上橫豎沒有用了，他對於這事就最相配也沒有了。而且，這個差司直是十分可靠的呢。」我不願再和他說什麼：「再見！」我就準備離開的樣子。

「羅賓孫船主我們也得走啊！」他突然湊嘴在聾子的旁邊大聲說：「那班波斯人正等着我們的，走，走吧。」他這一來，又叫我的熱血循環了。不過我還是向他說：「我並不感謝你的好意。」

「他向我還嘴了。」

「他說：『嘿！你簡直比魔鬼還精明。』他又冷笑着。」

「但是，你的眼睛過份了，恐怕也跟他们一樣給烏云遮住着。」我說畢，他又駁覆着我道：「那末看你，可有什麼辦法替他想，能想得比我強。」

「他的唾沫星子亂飛着，灰色的鬍子，似乎每根都在倒豎起來。旁邊那個叫人看不上眼的老頭兒羅賓孫，執着洋傘用背來朝向着我，他真太像一匹拉不動車子的老馬，這副老骨頭也像快要軟靡了似的。這時，我再度挖苦他說：『嘿！我可沒有發現這樣一個有海鳥糞的好鳥，我也不會相信那一位瘋子在吹牛。願你有人牽着你的手到島上去吧。』他也就不甘示弱地道：『可是世界上的人，你總得先看出真相才够支配，安排，差一點兒都不成的啊！』」

「我不再理睬他們二個鬼東西了。」

「走吧，羅賓，孫船主」他對着老頭兒的帽上的綠邊，恭恭敬敬地揮揮手。這老年人倒也聽話，就把身子移動了。呵！汽船在等候他們去成交呢，這時幸運的尋金的人啊，我願他們上那個美麗的小島上受罪去吧，我替他們祝福着。次達爾的態度怪自滿。他踏着大步走，那團肥胖的身體在陽光中晃動，臉上預示着「勝利」的光輝！

一〇……夜的沉默

「我倒並未馬上就去找詹姆……但是不幸得很，在我的代辦地方，我碰到了一個剛從馬特司加來的人，他一把抓住我，要我告訴他那件奇怪買賣的計劃。這個計劃，就連繫着許多問題。同時又牽連了一位叫做萊芬納羅的王爺，可是，這裏最大的關鍵還在一個糊塗的「上將」身上，他就是皮爾。事情全看這一點移轉，那個人挺有把握地凸大眼珠向我射着光，他的前額有個肉瘤，他得意洋洋向我說：「須要危險少，利益大，這是我做事的座右銘，你以為不是嗎？」他使我討厭得連東西也吃不下，可是我請了他一頓點心，立刻就回水邊去。」

「詹姆不知什麼時候他倚着碼頭的欄杆。我瞧見了他，他也別轉身來看見了我，但恍惚之中像我的手指一觸，他不再回頭去看那幕本地船夫打架的活劇，他對我說：「呵，我是一個旁觀者。」接着我們談了幾句，他就跟着我到了我的旅館。」

「他像一個孩子似的怪服從我，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這種馴良真叫我驚奇。我相信他剛才一定在那裏自守着寂寞，但現在他給我帶到了我的臥房去，一路上，我是左轉右推的指示着他的方向，他機械地跟在後面走的。我立刻坐下來，開始寫信了。」

「世界上，祇剩那個地方，叫他可以不去那邊不會再受人的打擾了。那件該死的事，的確還沒有使他忘懷。一坐到椅子上，我就對寫字桌彎了身，像個古代的僧侶作着抄經文的準備似的；我單是手兒動作，此外我就竭力保持靜肅。這間房的陳設，也可說很簡單：一條四柱式的床，上面掛起蚊帳，二三張椅子，我寫字所用的桌子，此外便是光滑的地板了，詹姆他站着，對這扇門兒好像更靜寂了。我不能不承認，我希望他給魔鬼抓住了，最少也得在那個有海鳥糞的島嶼上。有幾次，我甚至連想到只有次達爾這傢伙，才够料理這個不幸的事件。那些事，其實都是神祕的，毫無希望的啊！」

「我寫了又寫，把信寫完了還是往下寫。有時我偷眼看他一下子，他石頭一樣還是站在那裏，忽然他的肩膀微微聳動……一枝蠟燭的光，照得他那個大影子更加可怕，房中的傢俱無聲地伴隨着我們倆，像在傾聽什麼似的……我的腦子裏充滿了幻想，我覺得非常混亂，我彷彿聽到了人們的怒號，有點像船遇大風浪時一樣……」

「後來，當我正取一張新的接替的信紙時，我却聽到了一個低微的聲音，自從我們倆在房間裏後要算第一個打破我耳鼓的聲音了。我還是垂着頭，停止不動……」

「在下面許多人談話的聲音中，其實這是銀器同玻璃杯的交碰聲傳將上來罷了。我利用燭光的外沿，射到我的房外一照，把他的身體的大影子照在外面牆上，再遠一點兒的地方，就是墨黑了。」

「這時的他，好像站在一片大叢林的陰森的濃葉底下，望着邊界上的景色，也像是絕望金眺着，站在黑海旁邊的一個孤客似的，呆楞在那兒。啊！柯爾皮爾這死鳥就在那兒吧。——一定的，是黑漆虛空裏的一點，是快要淹死時可以觸手求生的一個蘆葦草。我對於他，始終是那麼的同情，我簡直不願叫他的家人，在這個時候看見他，他，沉默着，太顯得他對於地班的悲哀了。」

「一秒鐘模樣，我真希望他變為幽靈的魂魄，快死去，快死去，連法律也不能干涉他。這也許是詹姆傷心得太過份了。假如的確如此，那末次達爾曾經提出對他的聘請，請去當海冀島上的工頭……一定……啊！想起了這一點，我又重新換了一張紙，開始堅決地往下再寫。」

「我的筆頭老不停止着，一會兒，從白紙上，從我的筆尖底下，彷彿次達爾和他那個老伙伴，又露在我的眼前，他倆搖搖擺擺，在做着各種各樣卑鄙的姿態，我注意他們嗎？——不，他們太荒謬，太胡鬧了，不該偷偷走進那條命運之路去。我就覺得，一個字會有遠大的持久的破壞力，似同一顆子彈一樣。呵！我什麼也不想到了。」

「我只望着他的大影子。像給誰綁了似的，連嘴也堵了，一點也不能做聲了……」

「好的命運總該降臨了吧。我將要看見他受人的愛護，受人的信託，受人的贊美，當每一個人提到他」

的名字時，就會說起他是個有魄力的英雄了吧。這是的確的，你們信任我。他——也有一副本領，只要見到一些影子時，就會疑為事情可以實現的。因為如果人們沒有幻想，世上便不會產生偉大的冒險家的。他正等於找到了樂趣一樣了啊！

「他是這樣一個人，誰如果把酒弄得既然又甜，他是會一乾而盡的，你從他近來的行事上看就可以看得出來。我說他假使不沉醉，最少也可說給酒氣噴得雙頰發紅了。總之，他是受這個孤立地位的保護，像他這種上等人很少吧……但是，有時候我覺得，如果我還沒有打消慷慨的信念，也許於我自己心境的安康是有更多好處的。呵！我不知道詹姆對於這個柯爾皮耳小島，倒底作何感想……待我說明那個齊司土到澳洲把一條兩桅杆的汽船補好後，他就急忙駛進太平洋去。那裏共有二十二個水手，但是過了個巴月左右，一陣狂風傳來了個消息，有人猜想那個柯爾皮耳島旁的一隻船正是這一艘；可是那班發橫財的傢伙消息全無，在這片荒涼裏，再也沒有一絲聲息了，完了吧……天底下的海洋，再沒有比太平洋更可畏了。南冰洋，牠的寂寞等於一個墳墓而已。」

「死，這個觀念我們會能忍受嗎？完了，這個有力的字眼，使命運的影子不能再在生命的矚範裏出沒了……我們活在世上，活一天，我們總得有希望，對的，但是我們也有恐懼。不過不是我後悔這事辦得不妥善，我也並不誇張，只覺得他是把他的臉兒看得太重，最要緊的是他所犯的罪，我真看不清楚他啊。」

「他這個人的確有些朦朧，渺茫，我疑心他自己也看不清楚。他總帶有理想上的自私色彩，他有微妙的感覺和情緒，我可以這樣說——這全是絕對微妙的，但非常的不幸，如果一個人比較上粗糙一點，那就不會愛這種精神上痛苦的，因為他們一定會妥協。用笑來消解自己的沉默。粗糙人只會糊塗一輩子，什麼也不想進攻，所以更加的淡絲無味了。」

「可是，他太不幸了。不該做出那些不合常理的事來。當我正坐在那兒看着這張紙，那時的他，在我房間一面奮鬥，一面嘆氣！他是如此可憐可怕地掙扎着……我感覺到了這一點，當他跑出走廊時，好像要投下身去，但沒有投下；我更加感覺到：他站在夜的燭光之下，夜映出他龐大的身影，他真像站在一隻絕望的海的面前呢。」

「忽然，又來了一聲轟轟的巨響，我抬着頭觀看這聲音的來源——」

「接着，就是一陣可以照得海水發亮的閃電光，強烈地從空氣中發着亮。很持久，那時我又看見他臉的輪廓，他還是呆呆地像坐在絕望的海灘上。」

「聲響老不停息，閃電也繼續着，當這個光亮最燦爛的時候，抨聲一直往上沖，黑暗就跳在後邊，我的眼睛之前發了白，門窗板壁似乎在動搖，這震聲像要把屋子前頂的玻璃搗破，哪時，他走進來把門關好，看我伏在案上還在寫字……他把煙匣一推：「我要抽一支煙！」他的嗓音很低，我表示愉快地說「等一歇」

吧，你。」他就在房裏躡來踱去。我聽見他說一聲「完了。」這時，又一下雷聲打從海面傳來，像過了險後的號砲……

「我把最後的一個信封寫好，就回身過去望他，他現在正抽着煙，有勁兒地抽着，但他是用背來向着我的。」

「『噫！我不過吃了一些虧，並不多。』他說着：『可是我該謝謝你，你的房子，給了我的方向，讓我這麼一個漢子，弄得站定了腳。』……雨，還在那裏點滴下降，打到花園的地上。這聲音就在窗子外面，好像古怪的哀鳴，好像故意在打趣，好像誰在仿學那淒慘的哭聲……一下沉默，但是過後，他又歎上一聲：『是我的藏身之地吧。』」

「一下不大明亮的閃電又從窗格裏衝進來，可沒有聲音，退出去了。這回，我不願再挨他的罵聲，但他仍在那裏發着笑，短促地咒着：『真像跟流氓一樣了……嘿！沒有一個機會，嘿！可是……可是在將來，我就非找到個辦法完全恢復不可。一定這樣做，我一定這樣做……』」

「我不知道他要得到些什麼，我也不明白他這樣念念不忘的是什麼……這含義實在太廣泛了，我簡直無法指出他來。他望着我，等我的答覆。我咬牙切齒地道：『好，也許辦得到，只要你壽長的話，可是，我以為你別把那事看得太重！』」

「呵！天哪！我覺得什麼事也不够傷害我。」他慘然地道：「我不灰心，往後我還得爬出這個苦悶的圈子去。」

「他雙眼直盯着上空，這一下子，我突然地覺悟了。我才知道天底下那羣漂泊者，都是從他這類人補充來的，他們日趨於淪喪，直到下沉到泥淖裏爲止……我前次會面中，我覺得言語是有着極大的感觸力，但是，那時我簡直不想多開口，正彷彿一個人站在一塊很膩滑的地面上，不想行動一下，以防一走動便會倒下。當我們打算代表照料別人心中所需要的事情時，才覺得，人們總是飄搖不定的，隨時會幻變莫測；雖然，我和他們同樣是在陽光和星光的照射之下過活，感覺到自然給我們的冷酷和熱力。寂寞——它像是人生一個苛刻的條件，一個人所注目的軀幹，只要眼看得見；但是，忽東忽西的精神變態，是世上人的肉眼誰也看不出來，手指也不能摸到它的啊！」

「呵！讓我再說一篇！你真是……的確……絕對！噢，我說不出理由來了。但是我也很明白……他口吃了。」

「是的，也許正如你所說的一樣！」我插嘴道。

「畢竟責任在於自己。」他應一般地注視着我。

「是，大概不會錯的了。」我答覆他。

「那就好啦！無論誰，我不願意再讓他來鬧玩兒。這樁事我真……」他突然握緊了拳頭，帶着微笑望我出神。又一下子，像有種不可遏止的堅決精神爬上他的臉，漸漸又消失了，又顯了。這樣幾次磨折他之後，把他真弄得像個小孩子，他苦悶地扔了煙蒂說：「好，再見！」

「我猜想他立刻走，可是好久好久他還不動。大雨在瀑布般的下降着，暴怒到了極度的雨聲，使人想起眼前像有橋樑在傾倒，大樹在折斷，那種恐慌裏，沒有一個人能够挺胸凸肚抵擋這個湍急的洪流……我們正是躲在上面，在危險中過渡，有如這是一個島國……」

「水管裏面有潺潺的流水聲，但是，分明是塞住着又吐出來的聲息。水的點滴向四下裏分濺，真叫人厭惡和痛恨呢……」

「我勸着他：『外面正在下雨呢。況且，我……』他忽然地用粗壯的聲音答覆我：『不管是下雨和晴天氣。』但是，後來當他走到窗前傾聽了一下後，却回頭來看着我喃喃地道：『呵！的確是大雨，天也黑得很呢。』」

「『是，天黑極了。』我順着道：

「他堅決地像要走了。我從椅座裏跳起來，『等一會兒，我要你——』他立刻阻住我道：『要我什麼？我不再在今晚和你同餐了。』」

「我大聲地說：『不，我不打算請你別走。』但不知怎的他聽了這句話，却又縮回了腿，我就下意識的地叫他不要胡扯，他一下子又把進關上，他畢竟進來了。」

「但是，我相信他仍是爲了外面的大雨吧。這時候雨正下得厲害，可是現在我們談話時，漸漸地停下了。」

「他的態度，如今非常穩健和安詳，我向他漸漸談到了實現。——啊！我唯一的目的是爲了救他，不至使他再丟臉，墮落，失望……我希望這些危險的邪魔，別再來侵擾一個流浪在外的漢子。我苦口婆心地勸他，請求他接受我的慰勸，我的幫助，我所抓緊的理由很充足，可是，每當我抬頭觀望着他的無神的臉兒時，我覺得他這末地嚴肅，同時又那樣的年青。我心裏就不安極了。」

「我覺得，我非但無法幫忙，怕我還是他的一個障礙。因爲他那破碎的心靈，正企望追求一個渺茫的解脫呢。」

「『最好你依然住在這屋子裏吃和喝……，呵你說你不願意去賺那些不高興放進口袋的薪水嗎？』」

「他恐慌極了，當他聽見我的說話之後。」

「『可是，這你不願幹，但明天你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怎麼辦？你也總得想法活下去啊。』他還是那一」

句回答我：「哦，問題並不在這個。」他是忍不住了。我接着便道：「無論從那一方面着想，你是絕對需要我幫助的。」

「你不能够作我的幫助。」他非常爽脆而和柔地對我道。我絕望了，我絕望我不能和他接近。但是我總堅持着說：「無論如何我說可以幫助你，雖然我並不自誇我有多大的本領。」他不信任地搖着頭，我却更熱烈地道：「現在我可以的，我還可以替你辦別的事……」

「是那筆錢嗎？」他問我。「你真該挨罵。」我這樣說。但是他嚇得微笑了，這回我又痛切地勸他道：「這並不是錢的問題，你的認識也太淺了。你快看看這封信，我是寫給一個從未求過他的人，說到你的時候是用很婉轉的話，我肯替你負責，我就決定這樣幹，真的，我只要你想，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抬起了頭，雨是越下得小了。只是窗外的水管，在那裏流着淚吧。——房裏很岑寂，所有的陰影都映在壁隅那裏，燭火也好像離得更遠，過了一歇，他的臉上，開始現露着透明的光輝，像朝露在明朗了。」

「呵，天哪！」忽然他喘着氣：「你真是寬大！」

「他這時即使故意伸出舌頭來嘲笑我，我也不覺得慚愧吧。我想，我也許可以接受他的恭維。他滿眼發着光，直望着我，可是一下子他又像深深受了刺激似的，木人一樣地站着不動了。他機械地舉着臂，然後又猝然放下，他又像在蛻變了。他咬了咬唇皮，慨然地道：「啊！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我真是個該死的傻瓜……」

……你，你却是個英雄，君子啊！」他，伸手過來抓住我的手，彷彿他到現在才發覺了我生着一隻手似的：「噯！這是我的，你的……我。」他說不出話來了。

「像一條驢子似的，他的態度，正是這樣地呆板，他沉重地又說道：『我真像是個畜牲，假如現在……』」我見他的真摯的情感在向我流露，我也急忙插進嘴去說：「好了！好了！」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拉住了我，我像牽線者似的拉他，要他醒悟一切。

「他，又說下去了：——

「我現在走了，天哪！這的確是件好事，你實在太幫我的忙了。」他還用讚美的神氣看着我呢。

「這當然是好事。我是絕對地救了他，免得他受苦難。關於這回事，我連夢也沒有一個，可是看着他，我的內心生出了一種迷夢。我逼着要他接受我，可以好好兒過活，得到安逸的衣食住。最後，他終於接受我了，不過他接受時的態度，是那麼的勉強。他向我說：『你不會怪我嗎？我真不能夠說話，昨天晚上，你已經……』」他說到這裏，兩手用力插在袋裏，又立即扯出來，把那頂帽子扔到頭上去。他現是輕快和活潑了，像一陣旋風似的，那時候，有個神祕的恐懼，一把揪住了我。他站在分毫不動，清醒地對我說：『你使我又覺察自己了。但是請你以後，看在老天的份上，別再談起前情。』我淡然地：『好，以後我不再說。』他匆匆忙忙的向房外走去，垂下着頭，但是一忽兒站住，他又徐步想回來似的。

「我向他揚一揚手，他領會了我的堅決。他再也不回頭，邁開大步走了。在房門外，他……他……他的脚步聲漸漸沉下去了，好像他如今已走上了一條光明的大道。這時我心中作着這個感覺。

「但我呢，孤單地對着那個寂寞的燭光，還是坐着，呆視着。只是在我嘴角邊露出了微笑，想起我們兩個人，到底是誰得到了生之憑藉？」

一一……在職業線上

「隔了六個月模樣，我接到我那朋友的來信（他是個單身漢，一家碾米廠的過了中年的主人。）因為他看到了我那封介紹信寫得這樣慇懃，知道我一定要曉得以後的消息，他便詳述着詹姆的情形和他的爲人——

「凡是幹我那種事情的人，我素來歡喜採取容忍態度的，所以，我到現在是獨自住在一個大屋子裏面的。我跟他也是同住着，這大概是不會記錯的吧。……我唸着他那封信，我彷彿覺得我的朋友，他對詹姆不但採取容忍態度，並且彼此也有很好的情緒。他之所以喜歡他的理由，是因為詹姆在那地方，能够保持他的新鮮氣概，像一個姑娘，像一朵正在倉苞的花朵——不是一朵熱帶的紫羅蘭……」

「他到這屋裏住了六星期了，還沒有一聲『老頭兒』或者厭惡他。他邊沒有一般青年的火氣，他的脾氣好極了，不但不常說自己的事，並且絕對不自誇聰明。這是我朋友在信裏告訴我的，謝謝天啊！我以為詹姆他確是够聰明，知道調和這老頭兒這詼諧，且他的天真無邪，叫老頭兒覺得怪高興。」

「呵！朝露還沾在他衣上，我就沒法使他在這間住的房子裏跟我一塊兒用餐，我也可以覺得減少些枯萎。有一天，真是他的奇趣，從屋裏一邊走來，光是爲我來開門，這親熱樣子，人們對我放棄了許多年了，真叫我高興。但裏面一定有原故的，我猜想，他一定要叫我赦免他可惡的罪命；至於我這方面，我並不會說

他犯什麼罪，除了他偷過果子之外。但是這隔膜畢竟使我費了猜氣，我想，將我總有一天，要問你的，那時候我想你大概可以告訴我的吧。——我不想自己去盤問他，而且，呵！時間也還太早，讓他再替我開幾次門吧……」

「我的朋友這樣在信上寫着。我真是十倍高興，知道詹姆現在這樣好，看到他信中的口氣，我真也該替自己的聰明贊美了。」

「那是一天的黃昏，我躺在船尾的椅上（地點是在香港口），正替詹姆安上空樓閣的一塊基石。我得到北方去一次，當我歸來時，却看見了我一封朋友的來信，我扯開來看：「我並沒有失掉銀匙啊（這是第一行的句子，下面是）但我懶手查勘，他走了，早餐後留了給我一封道歉信，也許這是他的特性吧。但是還有二個神祕的青年共同地幹呢！現在，我只能毫不猶疑地把我的舖子關門大吉了……不過，我這裏並沒有什麼難過，只是一個玩皮的同伴，爲着我而在俱樂部裏撒了個聾人聽聞的大謊」……我把信丟在一旁，去找尋平常詹姆的筆跡，可是百分之一的機會却偏偏給我碰到了。普特諾上那個副機師出現了，他退去了貧窮的姿態，在管理機器房裏找到了個臨時的職務。」

「詹姆他從一個海港那裏也寫信給我了：「我忍受不住小畜性對我的親暱。我現在還是暫跟歐傑勃勃來克公司，商船貨船一塊兒。當他們，能說出我的頭銜，提到我的來歷，我就向他們說出你的名字，你是

熟悉的，假使你能寫信給他們，代我說好話，那我可以永久地幹下去了。……我自然照他的希望寫了幾封信，但那一年還沒有結束，因為我要隨着一條船出行，使我獲得了一個到那邊去會面他的機會。

「他呢，還是跟上列的人和行號在一起，我們在那裏果然見到了。——那時他剛從一條商船上回來，我們握過手我就問：『那漢子說出了什麼話來吧？』他說道：『沒有，絕對沒有，他知道這是你我之間的秘密，他反而對我怪親暱呢。』他說着又告訴我道：——

「呵，有一天我單獨在一處，那漢子居然叫着我的名字詹姆士——那兒人們好像當我主人的兒子似的——他便道：『呵，咱們在這裏又重逢了，比那條舊船上真好的多。』我奇怪，我尤其看出他狡滑的說話神氣；可是他偏又在說下去：『你用不着擔心，先生！你是真君子，我知道你是敏感的，可是，我希望你能够讓我趕得到個差司。自從那條普特諾遭了殃，我也吃着大虧啊！』天哪！我真可怕，當我們吃過中餐，就一同走過院，他開始挽住我的臂，露出喜歡我的樣子。」

「詹姆士沉默着，好一會兒又道：——

「但爲了他喜歡我，使我處境窘難了。……吓！這小畜生，他對我說些什麼？我簡直……簡直不能往下想；那老頭兒，確比父親還好……我，我一定要告訴他，不還能這樣繼續下去嗎？你看。」——

「你說什麼？」我忍不住問他。

「我對我還是走遠些。這件事我願意埋了它，永遠忘了它……」他這樣地說。

「外面，我們就能够聽見勃來克用怒罵口吻責備歐傑勞的聲音。他倆合作已幾年了，可是，每天的晚上，人們總能聽見那個短小的勃來克責斥伙伴的聲氣。相罵已變成了他們間的家常便飯，總得到罵者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或是歐傑勞把門存意關上時才止。被罵者的那個留有褐色短鬚的人呢，他這是繼續他指揮人們，校對行李包，或者在那裏不怕厲倦地寫信。他不管對方在怎麼樣侮辱他，自己只裝做沒有看見和聽見。」

「有時候，他也還抗一聲「嚙嚙」可是並沒有一點效力，他原也不希望獲得什麼成救的啊。」

「詹姆他說：「這兒有人待我挺好。勃來克，他真是個小鬼，但歐傑勞倒是十足好人。」他急急站起來出去望了望對泊船處裝停的一架三腳望遠鏡，他不耐煩地說：「船，也許駛進來了吧。我得跑上去了。」我勸他慢走，我沉默地握着他的手，可是他乾脆地回答我：「不能的，我要替這個仁慈的老頭子効忠，怎跟扔了一筆進賬呢！」

「呵，你——你！」我開口用這二個不當的字眼，但是，他也一溜煙地走了。

「我只聽見歐傑勞在外面文雅地道：「這就是叫沙格浪谷的那條船。詹姆！你快去設法做生意吧。」但是那個勃來克的立刻插嘴：「我們這裏有他的郵包，設法把他帶去，你知道了嗎？」詹姆隨便地漫應了。」

一聲，寄托了他的一種與人各異的安靜。

「談了幾句我跟詹姆分別，這次就沒再見他。但六個月後第二次我的航行，我走進那家舖子裏，僅能聽到勃來克的罵人聲，和他可怕地望着我的神態。還是歐傑勞走出來向我舉手招呼：「我見了你就高興，先生！你知道嗎？他已經走了。」歐傑勞接我裏面客所坐，但外面的勃克來還在咒詛：「真不便，誰叫他走，使我們不方便。」

「我問歐傑勞他爲什麼走。」我不知道，你也不用問。」他這樣答覆我。這個人很恭敬地對着我站停，垂着雙手，最後他也輕輕啣歎道：「呵！像他這樣個人，根本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真太關切他了。」歐傑勞對我又說：「讓我想，他離開的那天，剛有一條汽船，帶着回家的拜謁聖地者打從江海回來。船停在這兒過夜，算來是三星期了。」我問他：「可有人提到普特諾的事嗎？」他忽然像嚇了一跳：

「對了，你怎麼也知道正在談這件事，那裏有一兩位船主，方洛店的經理和其他三個人，還有我。詹姆也在喝酒。其餘我們的人在用望遠鏡眺着那條船。方洛的經理談到普特諾的大副，他也告訴我們他曾經掙過這條破船的錢。可是他提到這條船的最後一次航行，然後有人插嘴漫談着，笑着……沙特浪谷的船主亞白利，他也坐在這兒聽我們談話，他還用手杖猛轉着地板大聲喊：「下流種！」我們嚇得跳起來，方

洛的經理問：「什麼事啊？」對方的回答是這樣說：「那簡直是我們海航歷史上的污蹟，你們別笑，我們簡直瞧不起那種同住在一房間的人。」

「他好像對着我注視，」歐傑勞又說：「當時，那老年的亞利白走出去了，可是萬惡的詹姆他竟把手裏的麵包放下，從桌邊跳到我這裏個，他斟得很滿的一杯啤酒拿在手裏，高聲說：『我要走啦！』我說：『早哩，你再喝一杯吧，或是抽一支煙。』我還以為他要去工作了。但是他忽然下垂着臂膀。『先生！你想，這樣的人，真不是隨時能夠找得出來的。先生！他划着小船，真是個勇敢的惡魔，無論什麼天氣，他都跟到大海洋面上去等船，不止一次了啊！』」

「歐傑勞把話題拉長開來，又說道：『每次，有些航主進來時，滿心都佩服他的行爲，開口總是說：『我真碰到一個不畏死的瘋子來攪買賣了，歐傑勞！我忽然看見海上有一條小艇，打從我們船沿邊直衝進來，我們船上人一面吃驚，但是見他並不是魔鬼。呵……我生平真第一次見到他那樣的勇敢。但是，當他上船來向我招攬生意時，他反又性靜得像個女孩子呢。』這是船商的贊美，先生！每次生船進來，只要詹姆親自出馬一次，誰也不會不作成我們的生意，而且……』」

「總之，歐傑勞是揚述着詹姆在職業線上的優點呢。」

「最後他又說道：『呵！我想，他好像願意趁風破浪到百哩以外的海上去拉生意，如果是自己開的鋪

子，這點精神也儘够賺錢了。在那方面，他真是盡力的第一個人。當時，他在說出「要走」的時候，我忍不住道：「詹姆！你別玩笑好吧。」他却堅決地道：「我開什麼玩笑，我不能和你們在一塊兒了。」從他那眼光之中，我似乎覺得他已無法所再挽留了……先生！於是我轉回頭來，罵着他：「嘿！你倒底是躲避些什麼東西？……誰攻擊你？誰及你害怕？你真是個傻子，胆小的耗子，到那裏你還有比這兒更好的地位呢？你這樣不是那樣也不是，倒底爲什麼？」我咒了他一大套，我也在罵他以善言撫慰他，但是還是沒有用，他跳了起來，聲浪挺高地：「再見！」但他僅對我一個人點頭：「只有你是不錯的，歐傑勞！請你相信我的話，如果你知道我的理由，也不會強留我的。」我說：「哼！又是你說的謊。」他向我解釋：「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這叫我真的將笑出來了。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他東撞西衝地淆亂起來。但我不忍着他這樣，我接過他的酒吧，舉着說：「好，如果你真的顯得這樣不安甯，我沒有話說，讓我喝這一杯，祝福你前途的運氣好吧。」我喝了那杯酒：「不過你得聽我說，你老是這樣下去，世界在你眼裏將要更縮小的。」我向他做出我的怪腔，他不理我，立刻破門而出，當時他真像一頭田鼠呢！

「歐傑勞抱怨似地哼了一聲，用手在鬍子上一抹，道：「呵，自從那時候起，這兒就找不到一個比得上他的好伙計，在生意上老是慘跌，簡直不成樣了。如果我可以問的話，請問船主先生！他倒底上哪兒去了呢？」

「他嗎？他就是普特諾最後航行中的大副。」我索性把他的事直說了；我覺得應該向呆站着的歐傑勞解釋。但是他咒詛他了！「那末誰去管他以前的開帳？」「是啊，」他答：「本來誰去管他呢！」

「歐傑勞恍然地道：「唔！怪不得他對我說過，這世界他還嫌小啊！」

「哦！我把這兩餘意外事情向你們訴述，爲的要使你們辨出在這新的環境裏，他是怎樣處理自己。還有許多的情形，我是說不勝說了。我以爲，扔開了自己的麵包，用自由的雙臂去角鬥，那是英雄的本色，但是他在跟誰賭鬥呢？……」

「那班天天飽食終日的人，正在恥笑這個他認爲光榮的愚蠢。他真不幸得很，他無論什麼不怕死，人們對於他也總不會有明白理解的一天的。他好像老給烏雲遮着，人人要懷疑他的胆量。其實，往事的灰影無法抓住他，爲什麼見了自己的影子迷眼呢？……呵！詹姆，他便是這種自覺迷眼的一個。不過我無論怎樣，還是搗他不清楚，他的行爲是躲避這影子呢，抑或和影子對抗？」

「用盡思考，我却只能發現一些他的畏忌心，可是我又無法下個斷語……據普通人看起來，他像是一塊老是滾着的石頭，過了相當時間，他在他遊歷的疇範以內，他們全得知這樣一個人了，甚至他反而名譽不大好聽。」

「我又想起來了，就如在曼谷吧，他和出租輪隻經營木料的約古弟兄倆辦事，我們幾乎感到十分悽惻，看他在日光下抱頭亂撞，他以為守祕密，其實誰也知道了，他住的旅館主人耶白葛，是個高大的人物，挺喜歡管人閒事和散佈流言，爲了吸引他的顧客之故。人們一面喝着他的昂價酒，他總是告訴人家道：

「啊！他是個最溫和和有禮節的人呢！」幸虧常住耶白葛旅館的人們還不錯，否則他怎能在曼谷盤桓六個月呢！旅館主人又告訴人，說他的外表，很使人們會生好感，他無論到什麼地方，他也不算是個傻子。聽說約古（瑞士人）是個跛腿，每走一步路，腰至少得躬到九十度的深——但是，他很了解詹姆說他是那樣年青，可算很有「經歷」的了。他約古還經常替詹姆剖白：「他確是個好人，你們別以爲奇特」；可是，不幸得很，在那天的晚上，這家旅館裏，就發生了一件不端的事情。

「我不知道詹姆是否也有錯兒，可是，那確實是件很奧妙的事。這屬於歐打的那類恐利，跟他格斗的，是個丹麥人，斜眼睛的傢伙。那些人的名片上常冠以不可思議的頭銜，什麼遞邏海軍上將等等。

「這傢伙玩球的功夫原也不到家，可是死都不認輸。他喝了多量酒，動輒把詹姆拿來開玩笑，在場人半敘沒有聽到他的話，但一部份聽到了的，嚇得就一句也聽不清來。那個丹麥人應得會游泳，在這房子的長廊，正是那條闊大的美南河，一隻不知國籍人的船正經過這裏，才把這自稱遞邏海軍上將的傢伙拉

起來，那是在一個午夜，詹姆他後來出現在我的船上，沒有戴帽子，他說：「人家都知道這事情了。」看他的形色在原則上也有些懊傷，他負了罪狀在人前亂走……當這件事發生後，他便不能允留在這裏了。誰都咒罵他的兇惡，以爲於他本身的立場而言，就不該在這次上行兇。有人是說他實在喝醉了才出此下策，還有人批評他沒有機智。但是丹麥人耶白葛在我面前爲他聲辯着：「他也是個有禮貌的年青人呢……每天晚上，他在我公共食堂裏用餐，我因爲我玩的球桿子擊斷，才在一旁咒詛着，這是我的不能容忍，誰知他竟真的這樣下手了……在這裏，我又不能買到第二條爲此的球桿，我是從歐洲定來的，只有那裏才有……這裏……這裏是找不到第二條的。」

「總之，這是他的後退壞了事。但誰都不像我，爲着他而悲傷，人們提到他，總說他是個漂泊者，不過事實上，他在漂泊中從未受人欺凌過……」

「這件事叫我不安極了，因爲他從此，在這裏落下了一個「流氓」的頭銜，然而我怎能使他在在一旁不去管他呢？我便帶他趁了我的船離開曼谷去……那次我們的航行，時間很長。我看到他的畏怯性心裏仍是難過。他是分明在船上的，但不幸一大半時間他總躲在下面，像不購票的趁客一樣。他的態度傳染到了我身上，致使我和他不能交談，有時甚至接連幾天我們沒有說話，雖然，我們是見面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們要談些什麼才好！」

「我將他安置在速及那裏，我只要有法子打發他走後心裏就會愉快，因為他變得使我難堪了，他是個已經失去強韌性的人兒了。有一天到了岸上，我見他站立在碼頭上，海水像一片無疵的原野，遠處的船隻，像宕空在邊沿似的。他等候着他的小船主，意欲將我們近跟打好了的包裹，交給一隻快將出口的輪船運送。後來我們並肩站着，但他忽然地大聲兒說：「天啊！這真是要命的工作！」

「他向我微笑，我可沒有答話。我知道他指的並不是自己工作，他跟速及做的事，全是非常輕便的事。我眼睛並不看着他，只是說：

「你願意脫離這個地方嗎？你願意到加利福尼亞的西海濱去試一試嗎？我還能幫助你的。」他忽然鄙夷地向我搖搖頭：「爲什麼要掉地方呢？」我覺得他這是對的，因此，使我領會到他現在在那裏沉思和期待的，並不是爲了這些，也許是爲了要獲得更佳的命運吧。——我早給過他幾次機會了，不過光是爲了生活，但別人還能幫忙些什麼呢？

「我也驀地裏覺得他是絕望了。就在這時，他的小船跟碼頭相離不遠，我已下了個決斷，當天晚上就去跟司太商量一切。

「司太——是個令人敬愛的大腹賈，他的那丹司太公司在各島上很有名，而且遍地也有了分公司，爲着收買太宗的出產品。我要去與他商量，不是爲了迎奉他，他是要向他訴說，正爲了他是個殷實者。他是

個禿髮長臉的人物，他的眼光就顯出他秉性的聰慧，他的臉皮是下垂着，有皺紋，他的外貌當然見個老年人，其實似乎不是似的。他十足還有着青年學生的態度呢……

『他的身體很高，常作着彎曲狀態，他有着一副天真無邪的笑臉，露出向那慈祥的傾向……他，同時有一個正直大度的性格，和一副剛毅的精神，勇敢的氣概……』

『他是六十來歲的一個年老人，看起來，真有些跟外貌不相稱；早年，他是在東方半球上過着流浪的生活，一點也沒有旋律；但這是過去的事，再提它幹什麼呢？……』

一一……蝴蝶的故事

「我知道他平生的經歷和財產的來源，是這樣——」

「他是個頗負盛名的自然學家，博學的標本收集者。他研究昆蟲學，他搜集許多蟲類，作為標本。他也是個冒險家兼營商業者，他當過馬來沙丹的顧問，（他稱沙丹曰可憐的謨罕……）我知道他品行，我儘可以把詹姆的困難，說出來給他聽呢！」

「一個深黃昏，我穿過那間餐廳，到他書房去。這屋很靜，一個爪哇籍的老僕領我進去，他低呼了一聲主人的名字，便退在一旁，鬼也似的不動了。司太他連寫字椅一齊轉過來，推上了眼鏡，他用諸語來迎接着我。」

「燈光很充足，但只照着他那座位的一隅，其餘還是黑的。沿牆有一排架子，這裏盡是甲蟲的陵墓。他用木牌子來把他們標明着，什麼翅類啊，蛹類啊等等。藏蝴蝶的匣子是用玻璃的，似乎格外考究的樣子。」

「你看，我在幹這些呢。」他說，他的手仍着拿出籃子裏的一隻花蝴蝶，對我道：「哦！這種標本你們倫敦極少；我要留我的家鄉昆蟲，也許這是我們生命中愛好的一部份吧！」

「他死命地盯視着匣子，又說：「好極了。」他現在像忘了我，他這個人真古怪哪！他生長在勃伐利亞」

一八四八年加入了革命運動，但後來他妥協了，設法逃了出來。起初躲一個共和黨人的裏，往後又流落到波列販錢爲生……在幸運鐘他遇見了個荷蘭人，把他帶到了東方去，在羣島一帶旅行四年，他們搜集標本，那人回去了，可是司太又無家可歸，就流浪到西列白去。那裏他碰到了一個蘇格蘭老商人，這老人很有一點政權背景呢……

「我常聽司太說他是個胖子，白髮的人，但後來患了半身不遂病。他和某元首的夫人有情，但是不久，他病了，由那位夫人的允許，司太承繼了這個蘇格蘭人的特殊地位，與他所有的商品……」

「那位夫人後來也去世了，可是，這裏爭奪王位的人們太多，因此弄得他非常紊亂。他擁護一個年青的子，三十年以後他還是牽記他，就叫他爲「我那位可憐的謨罕默德」。他們過去建了多數的戰績，有一次，在那蘇格蘭人的屋裏，二十名部下，抵抗着大隊的包圍者，支持到一個月之久……」

「當時，司太醉心於那種昆蟲的標本的搜集，絕對不肯放棄，打了七八年的仗，後來正在要建立永久和平的時候，他那個「謨罕默德」從宮外狩獵回來，却在下馬時給人暗殺了。這件事便使他的地位截倒了。」

「這真像做了一場春夢吧！」

「當他結束了這種生活以後，漸漸地，所過的日子，完全和先前不同了。這一個殘酷的演出使他不能

再忍受下去，他就毅然離開了那個地方。

「他現在有些錢了，他可以從此掙扎過活。起先，他在羣島上旅行，可是，年齡一年年從他眼前滑過。直到最近幾年之中，他就絕少離開他那離城不遠的私邸。這宅大房子裏，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旁邊有馬廄，辦公廳，和先給下人寄宿進膳的小房間。每天清晨他上城辦公。他也備有一隊雙桅船，是用以做島上的土產生意。此外他的生活便平淡了……但是他還天天不忘搜集蟲類標本，常跟歐州的昆蟲專家通訊……」

「我來跟他商談詹姆的事，不具什麼大希望。可是他僅發表了一篇已使我放心了。」

「他依舊安然地拿了一隻薄翅的銅色的蝴蝶，玩得出了神。略等一會兒，他才說：「真妙啊！」

「真妙啊！」他重覆說了一句望着我：「你看多美麗！這實在太和諧了，真是「自然」大力的平衡。這東西……呵，這簡直是怪物，藝術的上品，自然的傑作。」

「的確，但我從來我未曾見過這樣說，如果這是傑作，人，便算什麼呢？」我這樣問：

「人，當然也是驚奇的造物。」他自言自語說：「但有時我似乎覺得世界上並不需要人類，也沒有人類的地位。可是，爲什麼人類分明要佔據位置呢？」

「那你就去捉蝴蝶吧。」我喟然地加了一句。

「他微笑着躺在椅上，他隨便地：「你請坐！我是早晨才得到這個好標本的，我真非常興奮，你是不懂

得的，不和搜集標本爲樂事，你不知道的。」……

「我也坐下來微笑了。他眼望着我，就談到一天晚上，如何有個信差從「可憐的謨罕默德那裏來，第二天早上，他跨上一匹馬，腰佩了手槍而去……那時，他要去跟別人打仗，雖然他們的地勢很惡劣，但防守嚴密，且有他的那位心愛夫人看守，無論敵人如何進攻她也可以看出來的……當時，他有個大仇敵帶了人馬，在鄰近候守。他向前去，忽然有陣排槍聲，至少有二十發飛來；他並不慌張，他衝了上去……他也還擊，他的槍子直望那羣仇敵射去，有三個，已被他擊到，其餘的似乎樹倒猢猻散，也便一鬩而逃……他策了馬前往觀看，只見三個屍首倒在那裏，有一個像狗也似的盤纏着，一個向天躺着，第三個的腿還在伸縮，可是被他上去一踢，更僵然了……那時，忽然在這屍首臉上給他發現了一隻飛蝴蝶，牠驚飛了，高高地打從司太頭上飛過，一會兒不見了……他握著槍在找尋，最後，那蝴蝶忽在十呎之外的一小堆穢土上停着。他的心跳着，他放開馬，一手還是提着鎗，一手却退下他頭上的軟氈帽，望前搶上一步，一個手勢，撲，一下子便給他抓到了……他太興奮了，興奮得近乎混身發抖，立刻就公開那小動物的兩隻翅膀，他真覺得罕見之至，這樣奇怪的好標本啊……他坐了一會兒，就像獲了至寶似的，他挾牠在手裏真是贊美不止！

「啊朋友！我覺得生活中最沒有缺陷了，那次，我既已消滅了仇人，而且還獲得那好標本，真像少年時得到了情侶一樣……我確是快樂極了。」

「他用力擦亮一根火柴，強烈的光照出他滿面的筋肉，在跳動着呢。」
「火柴吹滅了，他却歎一口氣，又轉身向着那玻璃匣，像要把這口氣，使他心愛的寶貝復活一會兒似的。」

「近來——」他指前那棹上的紙片：「我的工作確實大有進步。我正在描畫這標本，你將要帶給
我什麼消息嗎？」

「司太！我想對你要講一段真話。」我用勁兒地說道：「我到這兒來也想描壯一個標本的。」

「什麼？也是蝴蝶嗎？」他滑稽地向我熱烈的問：

「及不上這樣完美。」我喪氣地道：「我是說一個人。」

「哦——是這麼一回事！」他微笑了一下，然後又慢吞吞地問我：「好，反正我們都是人！」

「他盤着膝坐起來傾聽我的敘述。有時，他噴出一口煙，他的頭陷在煙陣裏我看不見，只從那裏聽到他一聲咆哮，咳嗽；當我開始說出詹姆的典型時，他便分開雙腿，放下煙斗，身體向我誠意地傾斜，他道：

「我明白，他一定是有妄想的人。」

「這一句話正被他像箭也似的射中標的了，但我還嫌他說的太簡單——司太很有功架地坐在椅子上，我疑心他真像個醫師，所以，我的心裏就促使我問他一句：「應該怎樣替他對診下藥呢？」

「他舉起了一個長長的食指，向害氣裏一擺。

「只有一張藥方一個辦法。」他的指頭重重向棹上一擊。一會兒，他忽然又靜默了。

「是的。」我打破了空氣道：「嚴格地說，這問題不在怎樣醫，而是要使他今後怎樣活下去！」

「他立刻點頭道：『對啊，對啊！那才是實話……怎樣地做人，對的，怎樣地做呢？』」

「他站了起來，可是手指沒有離開過那張棹子。

「我想這是多方面的。」他又說：「例如這蝴蝶看到那堆穢土就停在這上面；但人老不能滯在穢土上的，他要處處踏穩步伐，認清環境活下去……他想當個怪人，也想做魔鬼，他閉眼時認為自己是好漢，可是這是夢一般的憧憬，謎一樣的體味。」

「他把蝴蝶的盒子歸了原處，他很小心兒的，彎了腰，在那裏做着莫名其妙的事體。他的聲兒打從房子角隅裏傳來，但也是宏大而有力的啊！」

「總之，他說話的聲音強烈地跳起來，像在那裏得到了靈感的激動似的……最後他走動了，拖鞋聲匹拍着，他又從那黑暗的角隅裏，走進了燈火明亮的範圍裏來。他一條手，伸將出來抵住着我的胸膛，像手槍對付似地，他的凸大的眼睛發着光直射着我，但是他波動着唇皮未曾說出一個字來。一股有把握的動兒在他的一指類間給忘了，消失了，他指在我胸前的手也垂下，他變做把手按在我肩上，好久好久——他

又忘却了說話。

「後來他坐了下來，左肘靠在桌，右手伸起來捫着他自己頭額：『但是那也太笑話，這條路……這條路……去追隨夢境……就這樣吧，永遠這樣吧。』」

「他慢慢搖着頭，用追問的眼直望着我。他又接着說了許多話。我們二人的對談真像兩個孩子的議論，不肯用心去推求結果。他依然還是帶着滑稽的口吻……話雖是這樣說，但我們存意不再提到詹姆的名字，我想要把他逐驅到我的腦壳外。司太又站起來了：『呵！今晚你就睡在這兒，明天，我們做些實際的事……』」

「他提燭在前面領我的路，我倆穿過暗屋子，用燭光當着警衛……他邁開大步，彎着腰走去，他臉上有一種深刻的表情，好像安詳，好像傾聽呢！

「『他太想了……』他重覆道：『這太不好，太不好。』我問：『但是他太癡心妄想嗎？』」

「『是，分明是。然而他憑什麼活呢？』」

「那時，我開始不能置信世上有詹姆這樣一個人，從鄉下出來，直到弄得他模糊。我們倆被映入了一个『真理』的鏡子，我幾乎大聲地喊出：『啊，真理！』但是又給他的一個笑聲壓住了，立刻使我一口氣回上去。他高舉着燭火，他繼續領導我前進。」

「做人真的太麻煩了，夢，夢……這真是大麻煩了啊！」他說，在到了一道門口他站下了。

「他站在門檻上向我握手，他從我的腋下望了望那房間；「你好好兒的睡吧，明天，我們該找一些實際工作做做，記住，明天見吧……」」

馬洛說到這裏又吹下了一朵雪茄煙灰，然後他又說下去了：「我恐怕你們沒有人聽到過誰提起拜多遜這地名吧，讓我來告訴你們——」

「那些都是在人類動作範圍之外的形體，跟世人無關的。譬如星辰的位置，就有關於這類中的古怪的癥結。」

「巴脫維亞內府的職員，和少許商人們，才知道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地名。可是，我疑心沒有一個人到那裏，因為那裏像和地球脫了軌似的……但是，天文學家却跟拜多遜不相關。現在要到那裏去的，却是詹姆，我想叫你們知道司太如果把他安排到第五個星球上，他也許不會變更的。——那裏，總之有個新的環境，和一切新的事物，都是得來特奇得很的。」

「只有司太才知這拜多遜的人，比誰都知道得更多。我相信他到過那地方，在晚上，或是在撲蝴蝶的時候，羣島的各地，幾乎他都游遍了。」

「正在我們談論詹姆以後第二天的清晨，我們用早餐時候，我偶然提到白列里的話：『願他爬到地下十二呎處吧。』就這一句却引起了司太的注意，他說：『這也辦得到，不過像把他埋了起來似的。』他又歎道：『但他正年青呢……呵，拜多遜那個地方，可是這個女人現在已死了。』」

「我不知道那段事，自然也聽不懂他的話。我只能猜想拜多遜這地方以前一定有過罪活或者厄運的坟墓。司太所提的女人無疑是他稱做『我的妻子公主』的那位馬來女性——罕謨的媽媽……他提到拜多遜那女人時，我從話裏知道她是受過教育，非得挺美的女郎，她含着荷蘭和馬來的混合血統，她最可憐的是和一個葡萄牙人結婚。他生在馬刺甲，他非常不行，劣點真太多了。司太也會經派他到拜多遜的司太公司當分經理，爲着妻子的要求……那葡籍男人叫做古納略，現在的詹姆，便是去替他這個職位的。司太說：『也會他不會離開那裏，我是爲了那女的和一個女孩子才肯。他如若願意住，就讓我永遠住在這間老屋裏吧。』」

「拜多遜是個靜僻之區，歸由本地人管的。離海四十哩的河邊，人們可以望見一片森林後聳起的山峯，像中間隔着一條縫似的。其實是分開的，從內地看起來——第三個明月之夜，我們從詹姆的屋前空地上望去，只見一幕岩不之中的月光下的美麗的夜景。詹姆在發問道：『是嗎？』」

「這顯然是浪漫的口氣。他在拜多遜那裏已安排好了不少的事情了。真太古怪，這地方的特色呵！司

太跟我倆把他扔到這裏，無非是爲了要他躲開自己。這是我們的惟一目的……他像在濃霧裏走着，我不能不幫他的忙兒。因爲這裏面有個疑團呢。一個人，尤其是流浪者總會有時候思念着家鄉的園田，家，父母，妻，女朋友，懷念出神時，便難免要想投到家的懷抱裏去……家鄉，有賜給游子生命的活力，也有個永久的特權叫人們可以安心。

「我不知道詹姆是否也懂得這個……但，我相信是永遠不會回家了，一提到回家二個字，他曾僵硬地無法挽回，彷彿前面有個使他作嘔的東西……他的腦袋裏一定藏有許多幻覺。至於我呢，却沒有那些想像力，也沒有飄渺的意見。我很知道，像他這種人是沒有人來打聽的，也沒有人爲他悲哀。家鄉的靈魂，並不來理會他這個殘廢似的生命！」

「我們知道，人類團結才有生命。但是他，沒有跟別人團結在一起，不過他自己也知道這個，而且正是強烈地感到的。我剛在他身旁走過，也像一下子就感到了這一回事呢。」

「世界呵，太渺小了吧。我真怕有一天會有一個名譽無剩的流氓，攔住了我的前路，要向我勒索，或是當頭敲我一棍，然後，他們得意揚揚地走到你面前，和你注視；這樣的見面真是太可怕了。」

「他，老是不讓我忘記他的想像力是多麼豐富。他的確是這樣的人，但他，怎會懷起憂慮病來呢？這一層，司太是絕對承認他爲瘋狂；除此以外，你們想，你們再能判斷他是怎樣一個病症呢？他的生活，只有我是

對牠會引起興趣的。我將要把牠牽出來，牽到你們的面前，讓你們看看：我那平凡的憂慮，倒底是否不公平的？

「呵！我不敢說。即使在現在的話，讓我再給你們知道得詳細些，諺云旁觀者清，當事者濁。是的，無論如何，我的憂慮是很膚淺，可是四顧他呢，他並沒有找到個解脫的辦法，沒有，絕對沒有……然而……」

「我却並不像先前所預料的那麼歡喜！」

「我自問，我自己有沒有真的把他帶到那層迷霧外圍去？他，也許還是隱匿在迷霧層裏，浮飄不停地，在流離失所的境地裏徘徊……」

「一個流離失所的人，是得不到安慰的……我覺得，他到現在，最後一句話還是悶在肚子裏，沒有說出來。——呵！也許永遠是不會說出來了吧。」

「生命對於我們太短促了，因此來不及將話一口氣說完……我們的說話老是那麼口吃。我已經絕望了嗎？是的，我確已絕望了，不願再聽他說是最後的那句話……可是我自己也來不及說；希望，愛，信仰，恨，屈服或是反抗，這一句最後的話。」

「我又不說他有偉大的成功。老實說，我並非不信任自己的說話，卻是不信任你們的心啊！我並不是有意開罪人家，上流社會人物是沒有幻夢的，他們很安逸，有錄，有福。可是，你們也總該有一個時期會覺

得生活的熱力，這些熱力，全是從許多震碎的小事裏，迸發出來的一種念有魔力的光芒哪！

『拉回話頭，讓我再告訴你這個新的環境——叫人疑惑的拜多遜吧。』

一三……荒島行

「魯班的命運，被判罰到了一個古怪的境域裏去了！」

「他的周圍三十哩濃密的樹林，使外世界不再見到他的面了。他的島旁震駭的白浪澎湃聲，彷彿替他奏着永別「文明」的喪鐘！文化的潮流流不到這個古怪地方，像早在那個拜多遜北方一百哩的海岬上分叉開了；一支儘向東流，一支却是向着東南方流去，情願扔下了這島上的古樹，平原和人羣。」

「我想你們在從前的航海史上，可以找到這個名字的。十七世紀的商船到過那兒去買胡椒，那時因為荷英的冒險家正害着這個瘋狂的病症，只要找到胡椒便什麼都可以不管。他們古怪地追求這些東西；大海，奇病，瘟疫，死傷，恐怖，失望，他們全不知道。天哪！因為他們貪婪這些獲利的物產，致死神把他們殺害，不分男女老小的隨便戮殺。」

「這班以身體來冒着大險的人們，僅爲這點酬根而喪生，他們死後的骷骨被太陽曬得發白，爲的是希望錢財流到他家活人的手裏，他們好像也可稱偉大，因為，這自於他們肯聽從內心的呼喚，就不顧一切，望着渺茫的境界裏衝去。他們是很奇異的，但是在另一面，他們也正要去吸收自己的痛苦，海上的光景和異地的風俗呢。」

「拜多遜——有大量的胡椒，和本地沙丹的智慧，可是不知怎樣，過了一世紀這樣的往來，那裏漸漸人跡鮮至了，也許胡椒已買竭了吧。」

沙丹也只是個青年大傻瓜，靠他雙手從住民層裏擄出一筆財產來，誰知許多「無賴」們還來偷盜他呢。

「這都是司太告訴我的新聞，他也告訴我他們的名字和特性；這兒本地人所獨霸管理下的小國情形他也很熟悉，這些研究起來就更加的有趣了……他，在這許多小島國上做過生意，在幾個區域裏，就祇他的司太公司是爲荷蘭當局所核准創辦的。他也自願冒險前往，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

「那一天，吃早飯時候他對我非常坦白，他說生命和財產在那裏可算頂不穩妥，在拜多遜有許多敵對者，其中最着的是土着阿朗，沙丹的一個「無賴」的叔父，他管理當地大河，無惡不作，把馬來人快榨死了。他們沒有自衛力，司太告訴我他們總之是很慘，他們連移民的魄力都沒有——後來他們遇到了這位土王，一個矮小醜陋的老頭兒，無精無采，每隔一二小時必得吞吃鴉片丸。他不懂禮節也不戴帽，頭髮蓬鬆着，當他見客的時候，他便扳些到一座狹小的台上，從那地方你可以見到許多破爛的穢物，七零八亂地堆在屋子下，他就是這樣見安的。當詹姆跟着我去拜訪他時，屋子裏至少已有四十人左右了。大都是奴才式的可憐蟲，半裸着上體，只穿了破碎的裙子，而且也是骯髒不堪的。」

「呵！我從來沒有看見詹姆這樣嚴重了。他的鎮靜功夫，真像神也似的，但却也非常的動人。那羣黑臉兒的傢伙們裏面，他是個白衣，而且是衣服整潔者；看起來，他的眼珠發着閃光，這是從緊閉着百頁窗的破縫隙裏透進來的。他不單是另一類，而也是異於他們的一類生物。如果他們不見他駕了獨木船而來，准要疑心他是向天而降的怪客呢！」

「但他坐的船是條木料注意的……他坐在木箱上，膝上放着一支連響手槍，這都是我所持贈與他的。但是，他並未把子彈帶攜在身旁，他就是這個樣子，在不經意之中去進了拜多遜河的腹地。」

「天下沒有其他的事再比這無聊和危險了，或是也可以是古怪和寂寞的。說真奇怪，這種命運使他的一切行爲，變得像偷竊一樣！他，好像就這一下子，跳進了一個不可知的境界裏去了。」

「我奇數着他的偶然！司太和我不明白情形倒底如何，如果要趕他出去，那是很便當的，只要一推便推出他牆外；但是司太很特別呢。他生平確愛英國人的，原來他從前有個蘇格蘭的恩人叫做亞力山大穆那呢。」

「詹姆，他來自土肥河南岸，司太對於他是那麼慷慨，我也曾求懇他別把這祕密宣佈出來。我覺得不該使詹姆受到什麼影響；我們得對付別的現實……」

「除此以夫，我對於他也十分的坦白的。其實我沒有把實情說出來呢，他到拜多遜的第一天似乎已

是末日了。我彷彿記得，當我宣說了他已由他們這樣安排了藏身地之後，他那種頑固的態度漸漸消失，換得是奇趣地像個孩子似的熱情。這是他素來所夢想的機會呢！——他是願意的，然而當時情形，反使他興奮得說不清楚半句話……呵！司太，他，這位商人替我……；我知道他的內心的痛苦，但是他應該感謝他一個蘇格蘭的老頭子：這個人已經死去了，現在只有他的一個特奇的聲音還叫人們記得起來。

「有時，他臉兒紅了，手裏搓着一團紙，像不信任我似的。他向我安詳了一會兒，忽然地反問我道：『呵，你以為我不相信我自己嗎？』」

「我阻擋了他的話頭，我說：『你別誤會，我是無法追悔什麼的。』當然，這是他自己幹的事，除開了他，誰負這個責任呢？他拾着險問我：『為什麼呢？……你，你以為這樣嗎？』他帶着不安寧的心問我，過了一會兒，又很變得相信地說道：

「『一定要向前進，我什麼不呢？』我並不生氣，我不禁撲刺地笑了一下，說他真像一個隱士。『好，那末把天底下的隱士都處死吧。』他很愛這地方，他不怕那些恐怖的原野，他又繼續地道：——『呵，我喜歡那地方。』」

「他現在情願去了。我於是就向他祝福着前途的愉快。『謝謝你，是的。』他說着。但一會兒他臉上又浮起了一陣愁悶，像有個什麼影子包圍了他。他大聲喊起來：『呵！我真是這樣嗎？我真是這樣嗎？』」

「前進吧。」我插嘴說了這一聲。是的，我可以給他這樣一個嚴重的應許，答允他走後，我毫不將他行蹤向人訴說，不管他此去怎麼樣。老實說，這是不會被人知道的，因為那個島國腐敗到如此地步，人們並不願意去知道這些。他到了那裏，對於外世界隔膜起來，好像忘了他一樣了。

「我看他還是站在那裏，自言自語地說：『我還沒有體驗過，這真來得正好呢！天哪！』」

「我以爲他現在儘可以趁車趕到司太公司去聽候命令，但我還沒有說出來，他已經衝到屋子的外面去了。」

「第二天的上午他才回來。他說他在那裏用晚餐，但他從未見過像司太一樣的古怪人物。他的衣袋裏藏有一封帶給可納里的信，他嬉笑地拿出一隻戴舊了的銀戒來給我，並且也把我介紹那偉人杜拉明那裏；他說司太會在他那邊幹過不少勾當，才給交了這個朋友。司太投他爲「戰地之友」，他說他真古怪，他有一個怪腔調，說話時常帶着鼻音，但是他並沒有注意到。——杜拉明那漢子給他戴這種戒指，作爲分別時候永誌友情的留念物。」

「他對我說述這個老頭子杜拉明的情形，流水似的說下去，忘記了他前面的盤子，他把刀和叉拿在手裏，眼睛發着紅燄，凹了進去，這就是他一種感奮的表示。這戒指，是跟一顆印兒相似。有一次，司太曾經救了他的命，據司太說，這是偶然的事呢。因此我們知道這個人專門找尋這種偶然的事變……司太隔離了

他，一年多功夫沒有訊息了，但是河流已經不通了，這倒怪麻煩的呢。但是，他總想找個虛空鑽進去。

「看到他那股瀟瀟落落拓的模樣，我們幾乎害怕起來了。他的可話多得講不斷頭，像有意吵架的小孩子一樣。這的確是太近於古怪了，而且也像是瘋狂了。我總要勸他的態度嚴正一點，他忽然放下了刀和叉，向着盤子旁邊找件東西。」

「啊！戒指！戒指！」他狂喊着，忽然又叫起來：「有了，見鬼的，原來在這兒！」他接着就一把抓了這個寶貝，擡在頭頸上……現在，他彷彿第一次才見到了我的臉兒，這使他變得鎮靜了些。他……他帶着嚴肅的神情說着話了，他是多麼這個朋友相送的紀念品啊。但是過後，他又像半瘋似的大跳大喊起來：

「我要他們忘記我，生存，生存，走！」

「他喊着又在房裏踱步往來，他的肩膀和腦袋顯得相對不平衡，他走路直望前衝，這使我記起了那天晚上的事來，那時他也如此樣子的踱着，好像自己在解釋，自白……呵，憑你們怎樣說都可以，可是他畢竟是活着呢。在我的眼前他活着。現在他的心境正和那時同樣，這真像有個易變的伴侶，今天帶你走上光明大道。明天則用同樣的步調，却帶你到絕望的境地裏……他的態度：眼睛還像在找尋什麼東西，走路老不停頓，一手又在褲袋裏，另一手忽然在頭上亂舞——」

「是，我老早就等着這麼一個機會了，我也準備好。無論任何麻煩的事我都能夠辦……我夢想着

「這機會呵，天哪！跳出這圈子吧，天你……你等着吧。」

「他大膽地搖着頭，我從和他相識到現在，我是第一次出乎意料地厭惡他，但也可算是最後一次了。他呢，揮了一陣子空拳，伸手過來摸摸胸前的指戒，他這樣地去做伙計，到那個不毛之地去，怎會如此的興奮呢？他要向宇宙挑戰嗎……這，我認爲他都是無禮，無理，當他走到了頂遠的角隅裏，再走回來，我真要揪住他把身子扯紛神碎。但他說道——

「你……曾經……記得從前我所幹下的那件醜事，難道你……你要怪我跳出這個圈子嗎？你是那一種心境，我敢向天賭咒。」

「我並不，只有你是太記得了那件事。」我喊起來，「只有你，才記得那件事。」

「他繼續還在聲高地道：『忘記了，一切的事，一切的人們。』但是他又低聲兒加了一句，『只有你，我是忘不了你的啊！』……

「『你也忘了我吧，如果於你有益的話。』我也那麼低聲地說。半嚮，我們默然地不說話，像誰也覺得是累了。但過後他又開始告訴了我司太先生叫他等一月左右試試看，他能不能久待下去。接着還說勸他建一座小屋，爲的是可以安靜些。

「他說的話又太古怪了；很和司太相像——久待下去，那何消說得，當然囉。他說他甯願像膠水似的

黏在那裏，永遠永遠地待留下去。

「別潑傻勁了。」當我聽見了他的口吻後才向他道：「假如你待久了，一定得想回來呢。」

「回來？」他的眼睛直望着牆上的鏡：「到那裏去呢？」

「我還是靜默着。我最後道：『那你永久不想回嗎？』他眼睛仍沒有瞧着我，可是他又說：『是的！永遠的……但是，啊，兩點鐘了，我不是四點鐘得去趁船嗎？』」

「司太的雙桅船在那天下午要出發到西方去，叫他趁這條船，可是並沒延期，這一定是司太忘了。他拿着行李，我也回上了船。他說到碼頭去時順路還會來看我，然後他正式提了我給他的一隻洋鐵箱而去。這箱據說是入水不漏的，他當時在裝物進箱時，我見有三本書滾了下來，兩本是小書，一本是綠色燙金字的厚書——莎士比亞全集。我問他：『你讀這本書嗎？』他答道：『是，不過解解悶兒罷了。』可是來不及談到沙翁的故事呢！」

「在小船窄的棹上放有連響的一把手槍和子彈，我說：『你把這帶去，可以幫助你呢。』可是我話已出口却後悔不該這樣說。幸虧他沒有覺察這語氣裏的危險的暗示，他反向我道謝着，一溜烟別走了。」

「我聽到他對船夫說快些加勁划，我看見他那條船駛去，他坐在艙裏握着那柄槍，最後，那船的影子，由爪哇船夫拚命地划着，遠離了我的眼前。」

「我回到屋裏，可是發覺棹上的子彈依然啊！他一定是忘記把這帶走了。我叫另一個船夫帶了我划船追上去，但詹姆的船上那個船夫加快划着前進，我們好不容易追了上去，看見他已經爬上了長征的大船，箱籠也送了上去了。這隻桅船已弄好帆篷，這時我也就上了船面。」

「船主——是個四十左右肥矮的人物，他強笑地迎接着我，他的心裏也許是悶納的。當時，我問了他幾句，他答道：「是啊！拜多遜。」他用生硬的英語來作答，不答允駛上去，但如果是司太站在他面前，那一定是恭敬得不可言狀。否則，他是要接到「解職信」的。」

「在十二個月之前，最後一次他航行到那邊去，雖然可納里捐了不少款給土王阿朗，可以獲得買賣順利，但然他的船溯江回返時，終於飽受了林中匪徒們的炮火，弄得水手們個個躲藏起來！」

「那隻桅船幾被擱淺在河灘上了。」

「勢在必毀了，無法極救了。他記那回事便會覺得可怕，使他驕傲不得，因此他的肥臉兒上不知將露出什麼表情來才好……他，向我蹙着眉頭，又對我嗤笑，十分全人討厭的樣子。平靜的海面上忽然的激盪了，天起了微風，他真像不知傾措了。他咬牙切齒地就告訴我那個土王的情形：「真像一頭土狼。可是他滿面的假情假意，比「鱷的淚」還要虛偽。他注視着海面滔滔不絕和我說下去，他把那個地方比做是個「獸窟」他說他們貪而無厭……」

「後來水手們用力起錨的那種呼喊聲停止了，他也就像放下了心。他用一句敷衍的話來結束我的談話，他說：「啊！拜多遜這死地方，真叫我膩煩呀。」

「他不多會兒，又告訴我他曾經太不小心，被人們把他用籐綁着擁到土王屋前泥窪中的一根木柱上，挨過了很久時候，我想這一定是他害怕的記憶吧！」

「談話了長久，詹姆從他背後出來，微笑着，阻止了我的驚呼。那船主呢，這時又因為風浪襲來，弄得他的心頭又爬上了恐怖的感覺。」

「我和詹姆談話了。記得我們這次見面談話異於平常，我興奮到極度而呼他為「好孩子。」他向我感謝了許多話，那下子深刻的親密，真是出乎意外的啊！」

「他教足了勁兒安慰着我，他說：

「不妨的。我能够以後好好地招呼我自己，我……我決不去冒什麼危險，我什麼也不幹意外的事……我願意膠水似的黏在那兒，別擔心吧，你」……

「這真是個好機會啊！但是往後全憑他自己做，我怎樣能預測他的將來呢？這正如我覺得他在那時答允「一走了之」的態度一樣！」

「我的快艇漸漸落後了。我看見雙桅船上的他，揚着帽子，在西下的夕陽光下，我還能聽到他一個喊

堅「你……等候着……我的消息。」

「海水在氾濫着，朋友在分離呢！」

「我希望，這並不是一個兇惡的預兆呵！」

一四……深入到腹地

「拜多遜的海濱，陰沉，無曲折，正朝着這大海的正面（我是兩年後才見到。）葛藤和荆棘披掛在山崗之下，發林深處露出幾條紅的曲道，遠看去很像羊腸似的。——江口兩邊是淺灘——潮濕的平曠。站在那裏可以眺望叢林的森影，和那起伏的峯巒。

「有一串的小島像散砂般，在煙霧中靜躺着。

「派格林是一條海口的小港，港口有漁人的郵落，但這條港已經好幾禁止通航，現在才開放。我是趁了司太公司的雙桅船才溯江而上，總算沒遭匪徒們的射擊，這是歷史上罕有的事。有住是領港的老者上我們船來，他很懇摯地與我談，他說見我是他生平看見的第二個的白種人，其他多半談他所見的第一個白種人了。他也叫他詹姆的，在語氣中對於他非常畏敬。因為他們村上受了詹姆爺爺的保護，從這裏我知道詹姆他很有寬厚，而且我真的是聽到他的消息了。

「潮水將漲之前，那老者叫我趁他小艇。他親自把舵，划船的盡是他一家人：女婿和兒子。那老人終於在後來我們上岸後，將一件驚人的事，告訴我和他的無經驗的兒婿們聽了——

「詹姆來到這個漁村上，彷彿是幸福降到了他們郵人的身上一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一度有

個白種人光降到這裏來過，這件事如今是無人提辦了。詹姆的到拜多遜來，意外地惹起了人的矚目。他的堅毅態度真叫人驚駭，但是，他激昂慷慨的舉動却令人疑惑。

「土王，他對於這件事情覺得怎樣呢？他怎樣想法處置呢？他確實爲此費了一宵的商議。可是，那個陌生者的惱怒，似乎釀成了立刻的災禍的下降，所以他們預先在備製着一隻破了的獨木船。這時真駭人呢，郵婦們爲了手足的莫措，誰都咒詛着那個陌生人的來臨。

「我早說過，他不是坐在獨木船的鐵箱上，手裏握了槍，在那裏玩弄嗎？——他坐到目的地了。這地方，早條注定他應該留下計多的美德，那天然的風景，正在海濱一帶迎接着他呢。

「一進港，近面是一片大森林，這森林在某種人的感覺裏是恐怖而偉大的。詹姆，他好似一位新娘，現在靜待主人來揭挑他的頭上的輕紗。

「他告訴我說，他從未比在這裏更沉悶過。他悄悄伸手去摸摸坐着的那鐵箱，發覺這蓋是那麼堅硬。他的體質本來很雄壯，但這次旅程中他是累得疲倦了。爲了解悶，他儘望前探望，要認清他所看見的那躺在水邊的黑影……是木塊嗎？是鱷魚嗎？正是後者，有一隻鱷魚跳入水中，險乎打翻了這條小艇，但這騷擾在水面立刻平靜了……隨後經過的行程中，他却很平穩地渡過。他的確希望步步臨近他的偉業，他也一心一意的渴望落日，誰知他的第三個划手，却正在預備去把他交給土王的陰謀言劃。

「老頭說到這裏，他高聲地：『我很累了，昨晚沒有睡暢，此刻精神不振呢。』接濟又說下去，他同時發覺小艇快靠岸了，森林已漸漸落後，前面是房屋，木寨，麻麻各繪的擺在目前，但是，忽然他船上的水手們全跳上了岸灘奔逃，他不禁也跟着他們一同奔去，起初，他以爲他將要被拋棄在這兒，可是他驀地裏聽到了，一股子驚叫的聲音，有一扇門的推開聲，便有不少武裝者出來四面包圍了他。

「他嚇了一跳，可是他來不及還抗。老者說：『你知道嗎？他的連響槍可沒有裝上子彈啊！……否則，我一定會見他打死幾個人的哪。』我問：『爲什麼不裝？』他說出了這不是民族戰爭的理由，並且告訴我當時詹姆的情形：他兀立着，問他們可有什麼事，這倒把他們嚇得目瞪口呆了。他看見這些混蛋有幾個搬走了他的箱子，那個長腿老地痞刺辛（明兒我指給你們看）走出來對他說：『土王要見他，他乾脆回答道：『很好，我正想見他。』於是就走到了裏面……』

「說到這裏，他哈哈大笑地興奮起來了。

「他在他的屋子前面這樣對我講，就是我會提起過的那個晚上……本來我會見了詹姆，我們原在眺望天空的一輪明月，爬在山的深谷中間浮動，我們雖然站在月光之下，我們周圍的陰影的確還顯得很真切，但是詹姆在我身邊似乎很堅強。

「他坦白地承認並且告訴我道：

「你看，這些房屋現在幾乎是沒有一家不信託我的。呵……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我永不離開這裏了嗎？……現在，無論是那一個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們總算是過度着安逸的生活了。」

「好！你追求的終於被你獲得。」但我還不大置信地呢喃了幾句，他聽見了，立刻搖搖頭，說道：「那末你？」他輕輕拉住我的手臂：「你，你的話才對哩！」

「這時他的眼光中確實應該有驕傲自豪的成分的了。不一會兒他又叫了起來：「你想，這於我真有多麼的好處啊。」他又按住了我的手問：「你還問我想不想離開這兒嗎？天啊，尤其現在你已把司太的事告訴了我，我爲什麼要離開？——我挺怕就是誰叫我離開，這真比死也要難受……老實說，你不用笑我，每天當我睜開眼來時，總有無數人使我感到他們太信託我，我還沒有給利權與他們……你想我怎麼能離開上哪裏去？我掙什麼呢？」

「我已將這番的主要目的告訴過他，就是司太很願意供給他所房屋和大宗貨品，祇提出幾條寬鬆的條件。最初他鼻孔裏呼呼作答，拒絕了這個。我告訴他，這純粹是他自己行爲上的獲得勝利的結果的酬報，可是他還是不承認這話是對的。」

「呵！他在這塊地方，他無目不是用主人翁的日光，來望到周遭的一切。他看到黃昏和平的景象，看看江流，房屋，久年不朽的森林，人類悠久的生命，大地的祕密，同他自己內心的驕傲，一切就征服了他的情感。」

「站在我們友情立場，他對於我一切的說話，總還是羞羞答答，面紅耳赤的，然而，偶然他從其他部份談話之中，也透露出一字一句來，表示他對於這番事業，感覺到異常深刻和嚴肅。就爲了這層原因，他眷戀着這個地方和人民，總帶點兒惟我獨尊的神態。」

「這次上有一位，我們去拜見土王吞各·阿朗時，慢步走過他的庭院，却聽見他那裏食客們的無秩序的叫罵聲。他就對我說：「我曾在這裏監禁過三天呢。餓得很，那時並且我不吃東西。那班混蛋，使我要在挨餓時出來搶食，有些流氓用碗湊近我的鼻子。可是我的手槍當時被徵，只能做個傻瓜了。」

「我們到了土王面前，但詹姆和他的談話形態一點也不自緩，反而，阿朗對於他倒十分敬畏似的。這情形，真使我現在想到了，也覺得可笑呵……詹姆那時告訴王，有幾個村人想以物到杜拉明家去掉米，但一路反遭了匪徒攔擊。阿朗怒驚道：「杜拉明才是個強盜！」土王老弱地坐在那裏，懼怯非常，只有顫動着下巴罷了。詹姆却又發言申訴了一番他的主旨：主張誰都可以正大光明地跟自己掙食物，不談遭阻撓。王看着詹姆，待他說了這段話，才下了個命令，曉諭老百姓這樣遵行。」

「忽然地，有兩個笨傢伙——像是阿朗的親信臣兒，捧過銅茶盤來敬我們兩杯咖啡茶。詹姆變色地阻遏我道：「你別喝！」我最初不明白什麼意思，只啜了一西西，但後來我捧它在手裏，覺得不識抬舉，便

偷偷喝了這一杯。可是，一點沒有什麼異變，我們最後辭了出來。

「我們向小船走去。詹姆路上對我說：『這真百年難遇的造化啊。』他又疑心爲這是毒藥茶呢……但我却答復他說：『可是，我看那個王對你便怕得利害，這是誰也看得出來的。』」

「上了船，他和我並坐着又告訴我：『我至少每月要嘗他幾回，但我的偉大就是不怕這咖啡。』他於是指給我看，木塞北面有許多木樁的尖頭都折斷了。他說他到拜多遜的第三天就打從這上面跳過，這是第二次他的跳越過這地方了，他越過了就狂奔，沒命的奔，鞋子掙脫了，人掉在前面一條汚泥的小港裏，但幸虧沒有受到長鎗尖刺的味兒，只是他滿嘴飽藏了這些汚爛的東西！」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在當時，究竟說怎樣對付？講和嗎？死嗎？可是他們又怎敢結果他的生命呢……」

「阿朗對於他。這可憐的老頭兒自然是滿心恐懼的，於是集合了所有的顧問們又開會討論，關於詹姆究竟要採取那一個辦法處理才好？」

「當詹姆那年是初被執對，因爲吞名·阿朗疑心一個白種人的剛強，簡直像有神權支配了他似的，恐怖義無以設想對付的辦濟。許多人，尤其第一次用屠刀下手未遂的莽漢，都未得到王的命令。詹姆被推到了一間小茅棚裏躺着睡覺，肚子沒有吃，滿鼻聞到的都是穢臭，他真難受極了……漸漸，有一個會議寬裏派來的傢伙，趕進這裏來的詹姆發着駭人的問語：——」

「你知道荷蘭人要來佔這裏地方嗎？你到這兒來，目的爲什麼……！呵！王想探聽，你這個白種人不能夠修理鐘表嗎？」詹姆漫應了一聲，來者出去了。他們不一會果然拿來一隻鐘，他自覺也無聊，便撥動了鬧鈴，他才恍悟了……正這時候他得到了上面丟下來的一個白薯，他一轉念間，機會來了，於是他漫無目的地闖過幾間小房子，走遠走遠，眼前他忽然瞥見了木樁，他驀然地不加思索，便開始逃遁……

「信脚亂走，飛奔了一程，當他掉回頭時，有個高貴的牧師身份的人走來，另外跟從了二個持槍的人。他一發急，向前蹣跚去，直到對江登了岸，摔了一交，震得腦壳幾乎快破裂了。他忙又爬起來，但忽然地聽見了一聲大叫！

「他越過江，不自主地竄奔，但是他到了一塊污泥地，當他發現腿子拖不起來時，他閉上雙眼只有等死了。他雖是這樣想，但他還拚命的掙扎，好容易從泥淖裏掙了出來，他不願死活地向前爬，離了這污地，到了乾淨的岸上，可是四肢乏力，他便軟癱地倒在地上，不知不覺的睡去，並且精神使他自然地失去了知覺。

「從頭到腳盡是污泥的他，百幾哩以內，只是他孑然一身的振憫人。他並不盼任何人來援救他，倒希望死神來收拾了他也好。誰知他這地方離有房屋之處已近在咫尺，這時，有個婦人打從這裏經過，她大吃一驚，抱了孩子拚命一聲大喊，不提防却詹姆從睡夢中喊醒了。

「這時附近的人們趕過來了。他又奔逃，逃到了前面又摔下，他勉強喘氣地叫着：「杜拉明……杜拉

明」他摸出一隻指戒，可是他現在昏沉沉地失了知覺，又被人們抓住了。到了山頂，他在睜開眼來，可是自己却已在一個魁梧的男漢的身邊了。

「周蜀非常地器鬧，杜拉民手下的人們用冷水灌他的喉嚨，杜拉民的老妻子，却在使女的扶持之下趕奔而來了。詹姆現在告訴我：「我真受這位老太太的幫助呢！她當我不生子似的，將我安放到她那華麗的床上，她給我捶背，我那時怪可憐地躺在那兒，至今我也忘不了這回事。」

「杜拉民妻子對他發生了母愛般的熱情。她是個滿臉起皺紋，嘴唇厚大的老女人，左右總有不少黃臉的使人爲她使喚。她的臉兒是瘦削的，甚至連她那件外衣前襟用寶石釦子，也是帶有幾親消瘦的樣子。她沒有穿襪子，她的光赤的黑腳，僅套上一雙像中國式的黃草鞋。我見她經常如櫻地住來，灰色的長髮披覆在她雙肩之上，顯出她那高貴的卅份，她說話率直，每天總和丈夫倆在窗上眺對着江流和遠景！」

「她愛於盤膝坐，老杜拉明呢，他是喜歡壯嚴地坐的。他雖是個商人階段，可是，旁人對他表示的敬意，真使人見了吃驚萬分。他是這兒拜多遜的第二流權威者啊。自從西利伯六十家族——馬來劍的武士移民入僑以後，他在這裏幾年前也當了首領地位。那個勇敢善戰的民族，人民又很伶俐。雖然，他們受了壓迫，但能組成集團去跟土王對抗。這正是爲了商業和政治上的衝突！」

「爲着這緣故，這塊地方便時蒙戰禍，有時村莊焚毀，有時人民被俘，不一而足。詹姆未來前不幾天這

裏還在戰爭呢。土王阿朗自以爲是全國唯一大商人，不過他的貿易十九是槍劫式的。他的殘暴和貪婪，只有時候他的懦弱才能牽制他。他怕西利伯的集團軍，但詹姆未來以前，他的怕懼還不够叫他安守本份呢！

「他好戰，利用他的人民去攻擊他們。後來，却有個以宗教立場的阿刺伯人跑來誦惑了內地部落，起來造反，情形從此更加的糾紛不絕了。」

「他俯臨拜多遜的城市，彷彿是鷹隼盤旋在家畜場上空。空曠的野郊，却被他沒有一寸土地不蹂躪過……這兒，整個村莊經常會弄到一人無跡，房子，在河岸的一邊，坍塌，傾倒，僅有幾個黑的霉爛了的柱子高聳着，彷彿，這個村莊，顯出像遭了一次空前的大疫，疫後才有那片荒涼的景象！」

「拜多遜的兩個覺派還在不斷地鬭爭，這位杜拉明有時蓄想打到土王那邊去，土王同時也經常作着永久似如而非式的和平之夢。可是苦了一班人民，有的意欲前來加入，並且提議：「先聯絡西力夫·亞利和他的野蠻武士，然後把土王阿朗驅逐出境」……。」

「可是杜拉明立刻加以阻止。漸漸地他是老美了！」

「詹姆——他死裏逃生地衝出土王的木寨，到這兒卜基來獻上了指戒，便受到了大眾誠意的款待。當時的事實情形，正是這樣的一回事啊！」

一五……蠻荒戰爭

「杜拉明，要算是馬來人裏最奇特的一個。他是個彪形大漢，不單肥胖，而且也很壯健呢。他的頭挺大，厚嘴唇，整個兒也像一匹公牛；叫你一見之後，就永遠不會忘記他。他態度很平穩，從不高聲說話，他走路時，經常有兩個青年扶着他，這兩個傢伙是赤裸的土人，也同時像做了他的保鏢似的。」

「他每週公衆的事，總是跟太太商量，但很暗藏，每次的討論她倆總在牆壁的大窗洞旁邊。在那裏，他們也可以望到平原上的森林，和那汪洋大水。——山巒起伏着，河道是迂曲的，遠處有長列橙色的屋子，排在河的兩岸，前面便是蒙在烟霧層裏的高峯。他們倆人顯然不同，女的是輕巧纖細，消瘦敏捷，帶有巫婆的色彩，並且怪祥慈似的，但男的却像一尊凋刻得不精美的石像，帶有冷酷的氣度。他倆的兒子倒是個挺出色的青年呢。」

「是老年時候生下兒子的。他的兒子也已做了父親，所以算來年紀也不能說輕了。這一次父母在那華麗的屋子裏正中坐着，這裏地上鋪滿了細密的席條。當他們的兒子走進這間屋子來，就逕自到杜拉明前面，來吻了吻他的手，於是從父親身邊走開而到了母親那裏。這也就是一個當衆施行的禮貌啊。屋子裏平時總很擁擠，而且相見的禮節十九不同。」詹姆對我這樣說，當我們渡江回去時。「他

們都像小說中人物嗎？」我問：

「他們的兒子特華列，是我的年青知己朋友，也就是司太說的「戰地之友」啊。我却在傲倖之中，和這一夥的人們爲伴了。」

「這真是不期而然的事啊！」他說。

「無疑地這是不期而然到他手裏的；並且也是經過了一番角逐。……他來的時候卜基部落正在進退維谷，幾乎一個個要去屈服在西力夫和土王阿朗，這怎麼辦呢？他有了主意了，他替他們籌劃了一個果敢的計劃；但他的工作只算完成了一半，要不是靠了杜拉明的權威，要沒有他兒子狂熱的贊助，他怕會失敗的。特華列，真是出類拔萃的青年，他有模種人的胆量，也有着歐洲人的心靈，他兼有貫澈始終的毅力和博愛主義的情緒。他的舉止偉軒，風度又文雅瀟灑，他的烏黑的眼睛，富於情感，他天生好靜，隱隱暗藏着莫測的智慧同力量。……這樣的氣質，給那些西方人啓示了一切。

「這時，他不但信託詹姆，並且也了解他。他在無論談話或行動時，他對於詹姆的雄心壯志存着明晰的同情，叫我這裏不能不特別關切。——我從他的現實上發覺了人間的友誼的摯誠。

「先導者的詹姆，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個俘虜。這些事情，隨着時日的推進，我漸漸更加的了解，而也千真萬確的知道得更詳細了。

「我們行在路上，有時來在篷帳裏休息，他曾經把這段故事講給我聽過。我們最後爬了一個巔峯的頂巔，其時我們的衛隊，在山腰的一塊平地上紮了營。草的等香，在荒野裏飄拂，一陣陣送到我的鼻孔裏，那下面，人聲也同時朝高處昇騰……詹姆坐在一顆伐木之上，掏出着烟斗吸烟……」

「在那叢草的深處，一堆荆棘的條枝之下，留有一個土炮台的遺痕。他沉默了許久對我說：「你看，這就是一切的一切的出發點啊！」——在二百碼的懸崖外，便是另一座山峯，我在那上面看見一椽木椽，滿目俱是頹敗景象。西力夫所築的營的廢墟，依然還是存在的。」

「但這個營地終於克服了。——詹姆已有了個主意：他在那山頂上架許了杜拉明的舊炮，和許多黃銅小炮。可是這炮裝的盡是鐵鏽的炮彈，僅能在近距離內可以發射準確。」

「他指點給我，他曾在什麼地方繫結過繩索，他說明他曾經怎樣用挖空了的木塊，造成個粗糙的紋盤，將這東西按在尖木的樁子上轉動……他並且用烟斗指點給我，看那土炮台的構造……這兒山路登到最頂的一百尺高處，真不能再如此的艱難了。但是他認為這勝利一定很有把握。他叫戰士們加緊工作，他在夜裏，指揮着一切的命令。」

「這上面的一窩狡賊，只好在黑暗裏竄逃了！」這兒的人真像在螞蟻般的摻作呢……這一夜，他自己跟松鼠似的爬動，沿綫指揮和監視着。老杜拉明坐在椅子裏由人抬上山來，將他安置在斜坡的那塊

平地上，火光反映在他的臉容上。——「啊，這老頭子真是了不起的領袖呢！」

「詹姆又告訴我；」他的膝上按放着一支手槍，但是太古舊了，槍口幾乎跟老式手銃的喇叭口子相似。這似乎是司太送給他交換那隻戒指的禮物。您知道這本是馬納爾的所有物呵！——他，坐在那裏手脚也沒有動，身旁點着火，周圍響起了許多人們的吶喊，真再也沒有那麼壯嚴，彷彿神聖不可侵犯一樣。比仿說，西力夫的嘍囉們打到了這兒來，嚇退了他的武士，這老頭不是沒命了嗎？但是他準備一死的。——真的，我看見他像木頭人一樣地待在那兒，我也驚住了。西力夫若然知道這樣子，真以為我們在發狂呢！」

「詹姆兀立不動地站在那裏。」

「他手裏握着一把冒煙的柴，嘴犄角上浮動着微笑，他彷彿稚氣的眼睛發出光輝來呢……我挨到他脚前坐了下來，我靜眺着下面——森林之中陰森森地，陽光照在大海上，遠處使我望見了蜿蜒的江流的光耀。——那些小島，好像一把散砂似的。夕陽西下了，海，森林，顯得更加的空寂了！」

「在夕陽光下，我們對這暮景，抱着無限的異感！」

「老沙拉——拜多遜一個很有面子的戶主。有一天的晚上，我和他在閒談了。然而這個老沙拉是個男巫，在遠近的周圍裏，每當割禾的時候，他無不到場的。這種職業他彷彿還嫌辛苦……至於遠村的愚民

們，他們當真地說：「詹姆把這些炮負上山去了。每次他負二尊呢！」

「詹姆聽見了，他會生氣地歎道：

「他們真是混蛋，這盡是瞎說，撒謊啊！」他那否定的語氣倒很有趣；我最後說：「朋友也許你想不到，這話我都相信呢。」他叫道：「啊！炮確是架許在那裏了，在太陽起昇的時候，便一齊開炮。」——西力夫挨近了他，帶了微笑疑視着他。

「對於架設炮位的事，似乎使詹姆的手下人更加興奮。他現在將炮台事交給了二個名炮手，自己却來參加特華列的突擊隊。午夜後，他們爬上了山，躲在隱草叢中等候太陽出來，挨過這黎明前的一刻時光！

「這個時辰，真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受的日子啊！」他對我伸說。在朦朧的目光之下，滿山坡散怖着的人們，低低蹲下，躲在陰沉的石隙間，受朝露的侵裂。

「特華列挨着他躺下了，詹姆他把一隻手輕輕按在朋友的肩胛上。呵！他對我說他並不胆小，反而對於這場勝負，他已早預料到一個明朗的結果。他爬上那山頂守待，他真是抱有最大的戰鬥的決心……那些人們，從心坎裏也發出着對他的信仰，他們只信賴詹姆一個人，決不會有什麼環境所能粉碎他們堅強的意旨。

「我記起他那時躊躇了會兒，把眼睛盯住我說：

「據特華列所知——他們永遠不會遺忘的。」接着他又告訴了我不多幾時以前，這裏曾經挑起過一場大戰。可是由於民心的合羣力的強盛，結果他們費不了大功夫便像孩子們遊戲似的，打敗了敵人。那故事裏，並且他還告訴我三個銅壺去換上三條命的英勇的戰鬥事蹟呢！

「這個故事說明了戰爭上的勝利，這勝利，真不是偶然的事。從奮鬥中得到和平，從死亡裏爭取永恆的生存，把人民心的深處都感動了。」

「是那個早晨到了吧。露水收斂了，曉風漸漸消散了，太陽開始從雲裏探出臉來。果然，山坳裏這時候便出了沉重的炮聲……滿山頂上瀰漫着白煙，另一座的山上這時也發動了戰鬥，一片可怕的呼嘯，充滿着驚慌，死亡，恐怖和沮喪的聲音。詹姆和特華列他倆快步行進，權作先鋒。據說是詹姆在先，他只需將手在木案上一碰，柵門就立即啓開，原來這只是個紙老虎呵！」

「並且這木案早已打得不堪收拾，他完全像個傻子似的，肩膀一碰，身體就翻筋斗似的跌了進去。天哪……這要不是特華列，他恐怕要給那些混身刺花的浪人一槍刺進胸口，頂到木板上像甲虫似的翻起來呢……他們二人之後，第三個是托皮丹——詹姆的手下人。他是生長在北方馬來，流浪在拜多遜的人物；本來他是阿朗的俘虜，抓在一隻王船上當划手。但他一遇機會便逃，混入了卜基人的行列裏，於是現在當了詹姆下面的一個武大。他皮膚很黑，患有眼病，他是崇拜白種爺爺們的，他幾乎崇拜得發狂了。」

「他寸步不離詹姆，他手裏老握着一柄「馬來劍。」人們誰都見他畏懼。詹姆叫他當頭目，拜多遜誰都知道他的聲勢了。這次他來攻木寨，原想建立奇功……但後來詹姆告訴我當在攻入木寨五分鐘肉搏後，後來却有個傢伙放了一把火，於是他們只得逃騰開來。

「敵方顯然是失敗了。杜拉明坐在山腰間，頭上漸漸有炮火的烈燄飄過。他低歎了一聲，問報兒子安然無恙，他再也不做聲了。他由侍者扶他在地上躺下，身上覆了一塊白布。一羣拜多遜人民的狂歡聲，真是大震而特震了。詹姆告訴我：他現在回來眺望，瞥見那裏火場上的屍體，並且也看見前面江旁屋前亂跑的人們，一會兒就沒有了，停止了。有的，只是鑼鼓的鳴響聲，送到他的耳鼓裏。同時還有那旗幟的飄盪，在房屋那裏飛舞……」

「你真興奮啊！」我喃喃地用歎句來鼓勵了一聲。

「這真是了不得的。」他高喊地道。現在，他伸起雙臂迎着陽光，彷彿向太陽驕於似的，也像向大海現呈出他內心的興奮。下面的江水流着，城市很靜。他又對我重覆說上了一句：「啊！真是了不得呢！」

「自然囉！」我說。可是他從火窟裏脫險以後，却增添了他一種因勝利而感到的寂寞……我早已說過他的個性了，我這裏不想用單字或成語來說出他無窮的印象……可是，不給他怎樣，他在這兒總是一個獨身漢，找不到同伴，因此難能更襯托出他的某種情感來。

「西力夫吃了一次大敗仗以後，不再抵抗，逃出國境去了。可憐那些村民，才從草中爬出來回到殘屋裏去。當時詹姆得特華列的同意，派了幾個頭目去理涉。他便這樣變作了這兒實際的統治者了。——土王阿朗呢，他本來害怕得要命。據說他聞知戰爭失利時一交昏倒了。半天沒有動彈，人們沒有一個敢挨近去看他。阿朗似乎預知他的末日將臨，快給趕出拜多遜，受盡恥辱，沒有了衣服，沒有了鴉片，女人侍從，每個人都將要欺侮他似的，他真彷彿感到西力夫失敗之後便要輪流到他一樣。……誰還有力量抵抗呢？」

「但我去拜多遜和詹姆訪問土王時，他爲什麼還能存在他的威信呢？這全是詹姆公道的寬恕了。」

「卜基人民久欲復仇，那位杜拉明也還希望看見兒子當拜多遜的統治者。有一次我們會見時，他開頭便表白地說出：當他年輕時曾用力量，故如今能做領袖……他眯着二隻小眼在笑，真像一頭狡猾的老象。但他也說明，對於詹姆的智慧無限地感佩！一切，只要他能說出一個「諾」字就行了……他的說話的聲響，意外地真像雷鳴呢。」

「詹姆是有權力的，在他的新領域裏，什麼事情都由他一個人作主。可是我不妨再聲明一句，總之詹姆快要能够駕馭他自己的命運了……後來，杜拉明掉轉頭來直望着我，似乎他想探聽這詳細的源委。」

「他的夫人，真像個祥慈的女巫，坐在旁邊，盤着膝向窗外凝望。她滿頭的白髮，高顴骨，凸大眼珠，眺望

着森林——那連綿不盡的叢林。後來用憐憫的聲調向我說：他是怎樣來到這遠方，和怎樣的一路上遇難他故鄉還有親人嗎？難道老母不在盼望他嗎？

「這是我意料不到的，到後來我才知道一切。但這個老商人却沉默了。我恐怕他不快，然而也够奇怪，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又給這許多難題難到了……這使我不得不談到他的戀愛故事上去。

「你們能想像到些什麼嗎？」

「呵！戀愛，頂多不過是情慾的枝葉，青春和誘惑的掇拾，人生，歸根結底只像一場幻夢而已！關於他們這戀愛故事，我却從背景裏看得見一個女子的憂鬱形相——彷彿埋沒在孤墳裏。

「這影子，不論是不是我的想像，但至少是件有意味的事。可納利是個不能以言語形容的人，他的太太除這位女兒以外，再沒有別的侶伴。這可憐的婦人，自從與女兒的父親離異以外，怎樣會嫁給那個可怕的傢伙，生長在馬刺甲島上的葡萄牙人並且怎樣會跟丈夫離異呢？這些這些，在我是個猜不破的啞謎！

「我在司太的談吐裏，偶然也聽到一點的，我只知這是個不尋常的婦人！她父親本是白種人，做過官，有着一股英勇的銳氣，不把成敗放在心上的人物，結果，他的生涯漂沒不彰，不蒙世人的了解；我想起她也一定缺少了那種超渡浮生的氣質，她的生涯終沒落在拜多遜結束了。我們男子到了心願滿足的時候，偏與現實有着對立的直覺，難道有誰不經過這條路嗎？……男子共同的命運却用特別殘酷的繩子縛住

了婦人們。

「但有時才在她們的愛情裏，平過一種反感……我幻想她們的世界乃是超特的崇高的領域，被她們靈魂的騷動，攪擾得沸滾奔騰……可是，我又疑心世上的女子似乎很少呢。然而我對於這個女子，深信她同她的母親一樣，不愧是真正的女子。」

「我腦中又浮起兩個影像來了。起初，是一個少婦與一個孩子，後來似乎變了一個老嫗和一個少女。她們交談時，每個字眼浸透了悲涼的意味，但談的事實很少，只是些悔恨、恐怖和預感……那老者死後，年輕的才恍然大悟，於是詹姆安閑地來了。」

「她那時比較懂得多了。可是懂得最多的還是恐怖……詹姆替她題了一個名字，用寶石之類的名稱，稱做她珍珠……呵！真美。於是他決定叫她珍珠兒了。當我聽見了這個名字時，是我走進他家院以後的十分鐘模樣。他熱情地握着我的手，幾乎像拉我上樓。在那扶梯下他用那孩氣的口吻高聲喊道：「珍珠兒！珍珠兒！快啊！我們的朋友來了……」」

「在房子裏面有個窈窕的體態閃動了一下，發出一種輕微的低呼，那張孩子似的天真的小臉兒，眉清目秀，用沉凝的目光望了望，活像一隻鳥從鳥窠裏伸頭出來探望似的。——呵！這個名字，微微地叫我吃了一驚；但當時我還沒有十分的覺得，以後我才從這個名字上面，聯想到了我一路上聽見的謠傳——」

「拜多遜江南二百三十哩的地方，我經過時曾經聽到了這些傳說：那時我趁着司太公司的雙桅船停在這邊，爲要收集貨器之故。我上了岸，可是發現這樣可憐的地方，居然也有個三等的駐紮副公使，粗身大眼的雜種人。他正朝天躺在一張籐椅上，衣鈕也沒有扣，頭頂遮了一大張不知的植物的綠葉，手裏也執着一張當扇子。」

「——上拜多遜去嗎？對了，司太公司啊。他知道我們有通行護照，於是只懶洋洋地說道：『真他媽的，拜和遜那兒來了一大夥白人，這惡棍，殺人不眨眼……可是，這全與我不相關啊！』他又啞了一聲道：『天真熟呢。唔，談起那會事，其中花樣可不小的哩！』」

「他閉緊了一隻眼睛，同時另一隻瞞視我道：『嘿！是你的朋友。你告訴這壞蛋，我是政府派下的官吏呢……』」

「『好，別多插嘴，你。』他坐在椅上又繼續說下去：『你只要告訴他，我早已知道這事了，但我沒有呈報政府。你懂嗎？爲什麼他不來，你說要饒他一命讓他回國的話，還是當心一點的好……我允許決不追究，保守秘密……你懂了沒有哈哈——我是政府的官吏，呈報，這不過是官樣文章，表面上做做罷了……老實說，有許多人要買值錢的東西，也出得起大價錢，我看這光棍一世裏也沒有見到那麼些多的錢呢。嘿！他是什麼人，我不知道嗎？……』」

「他的說話模樣，真叫我疑心他，倒底是醉了，呢還是瘋了。但他分明津津有味，喘呼呼地訴說，叫我見到了他的怪相，真不敢再問一句什麼話的。」

「第二天我從別人的口裏，終於探出了這事的奧秘。原來是說拜多遜有個白種人，得到了一塊大寶石——這就是一塊非常大的翡翠，真是無價之寶啊。翡翠這東西比什麼也容易惹起東方人注視，人家告訴我那個白人，用了他蠻牛似的大力，機靈狡猾的手段，才從遠處一個國家的王族手裏，獲得這件奇寶，方始逃出國境來，到了拜多遜這苦地方。但他非常的殘暴，把拜多遜人嚇得亂逃，所以人們猜疑這塊寶石一定是件不祥之物，和從前歷史上薩加大盜來的那塊寶石一樣，使國家蒙受災禍……這寶石，或者也是回教的教王那一塊東西吧……」

「但誰也決不定。是的，這前關於翡翠的故事，正和白種人最早到愛琴海羣島的故事一樣的久遠，大多數人對於這個故事，都信似得非凡，因此四十年前的荷蘭官廳當局，曾下令叫大家研究這事實的真相。」

「這段聳人聽聞的詹姆的神話故事，是由一個老者告訴我的，他在小土王麾下當書記，他對我睜緊着眼珠地詳細解釋，說這塊好珠寶是藏在女子身上的。但，不是每個女子都有藏寶資格，而須要年輕，感不到愛的誘惑力的女子才能辦！」

「他說着說着，又道：但今日的世界，確只有一個這樣的女人呢，這是個身體窈窕的姑娘，白種人却

待她非常的尊敬，非常的關切，一人決不離戶，但是，那個白人天天却和她在一起，他們並肩走，也手兒携着手兒，她的手臂壓在他的身側，真是鮮見的舉動啊！

「並不撒謊，他承認，但太古怪了，是誰都不料到，然而另一方面呢，她確實把那個白人的珠寶擊在懷裏，那是「絕對」的呢！」

一六……拯救一位孤女

「傍晚誰也知道這是詹姆夫婦散步的辰光。我參在其內，已經是好幾次了，但每次都沒有痛快，爲了明知可納利在旁邊兒，挫着牙床，餒受了委曲們的暗暗叫苦……但是事實上，詹姆，他並沒有隱藏他的珠寶，他篇把珠寶非常的誇耀呢！」

「我的見她很仔細，我記得最清楚的，她有美麗的眼，和披在紅色的小帽底下的小髮。臉上，她一覺得含羞便會泛起紅露。詹姆每當和我談話，她總是來說着，瞧我們幾下。她的性格，也在羞澀中帶些潑辣，每次對我笑了笑後，隨即用警惕的面具遮掩了她的笑容，臉上露出默然的樣兒。有時她也坐下來，但只是聽我們的款待而已。」

「她的母親教她作文和讀書，他又由詹姆傳授了不少英語，也能應付裕如了。不過聲調總帶着孩子氣呢。」

「總之，她是一位溫順的女子啊。但你大概以爲我也是浪漫氣質的人吧，不，這裏不過是偶述這段故事吧了。他是順從在她愛情的矚範裏的，而她呢，也毫不放鬆地防守着自己的對像，彷彿他是非常不易馴服似的。至於托皮丹，在我們的旅程之中，跟隨着他的白色主人的後面，遮擋了大步，氣洶洶的像昔日土」

耳其的衛兵似的，身上帶着武器：馬來劍，刀與槍，背上也擱着主人交給他的洋槍，他真與一個忠實的保鏢者無疑，隨時準備以赤心獻笑在主人面前，犧牲生命在所不惜似的。

「有幾個晚上吧，我們很夜深在睡覺，他却悄悄地在廊上來往，當我不經意抬頭觀望時，老見他那灰黯的身影。但過了一會兒沒有動靜，可是我們設使站起來，他就跳一般地閃過身來，接着詹姆的命令，真太忠實他的職務了。至於那個女子，也同樣地每到深夜她才去睡。」

「有好幾次了，我常在夜的氛圍裏，從窗外看見詹姆擁着她，二人出現在欄桿的旁邊，她多數日子把頭倚在他肩上。他們的低語清脆地送到我的耳邊，正是長夜沉寂中的溫情表演……」

「托皮丹，只有他却是永遠地在那近邊守着夜。這個人頗得詹姆之寵，在園地裏有了一所房屋，而也已經娶妻生了孩子。他的忠實似乎是奴僕的典型，只要主人的意思怎樣，他從未提出抗議說一個不字。」

「是某一天的早上，他一個突然在那裏咒罵着『洋教的狗』，一會兒他又向我提到狗子的肉味，這真叫我吃了一驚。前面有座院子，是一塊見方的空地，太陽很強烈，可納利篇在陽光之下走來，那股鬼祟祟的樣子，簡直難筆形容；我也遠遠瞧見了，但是他把一隻肩膀衝向着人家也時常看見他曲曲折折，在茅舍附近繞來繞去，像找尋獵狗蹤跡似的，他經過廊前時，又得偷偷舉眼張望，然後走了開去，在那茅舍旁邊匆匆地隱退了。」

「我應該說詹姆在早太疏忽了，或是無心去理會他，因為可納利曾經在幹一件叫詹姆幾乎致命的案子裏，犯了很大很大的嫌疑；但據說，爲了這案子後來又使詹姆增加不少光榮，所以從前他關心着命運的意外危險，現在却煉成像成了銅皮鐵骨，誰也不敢傷了他的一個毫毛呢！」

「呵！他自從來到了杜拉明那裏之後，很快想獲補確嫌太快。在戰爭發生之前，他因爲職責所在，必然要去辦理司太的事務。他爲了這件事，就把自身安全拋置在腦後，渡江時可納利也在一起的。可納利他是以司太公司經理的名譽，受了杜拉明的保護；當時他在這情勢之下，用盡種種苟延殘命的方法，然而我看他被逼到無路可走時，他骨頭裏總難免露出卑鄙相。呵，這乃是他天性中的要素，他總是越騷擾越顯出他的卑鄙相，和卑鄙的哭笑，禮貌和氣憤……所以，似乎什麼人比他高貴得多。他在故事裏所處的地位，不叫人注意，像只見他蠕縮在一個邊沿，曖昧地玷污了故事裏的青春，和天真爛漫的芬芳氣味呢！」

「無論如何，他的地位只是狼狽得很，也許就在這上面值得了便宜吧。詹姆對我這樣講過，他起初遇見他的時候，他堆滿笑容地迎奉他，那時就卑鄙得了不得。詹姆說：「他每天早晨便來拉我的手——媽的！他想得到一頓早餐吧，我可不能斷定。總之他每個星期，要我簽出一張十塊錢支票，他還說司太請他照顧我，並不是白白的幫忙。一天幾十次說叫我原諒，到後來，我只能求他別要來麻煩了。這真難受啊。他的屋頂已被頹了，什麼都破碎已極，可是他還用盡方法，說司太在這三年之中的貿易上，見過他不少錢，祇是帳簿

毀了，無法查考了……

「他這完全想暗示新死的太太的罪過，我非禁止他不可，永遠叫他不能提到這事情。往往一提起的時候，珍珠兒就得放聲大哭！」

「我却老不明白，這貨品倒底哪兒去了呢？堆棧裏沒有，除開幾十隻麻袋和一些另亂的紙張之外。我多方面打聽得確確實實，他有多少錢埋在什麼地方，可是逼也逼他不出什麼來……我在那可憐的環境裏過活，真慘苦極了。我要替司太盡職做事，但也有其他旁的事情幹呢……」

「我逃到杜拉明的那時候，土王阿朗是急壞了，還了我的所有物。可是，我在離開卜基部落之後，去和可納利住在一起，却有一個消息傳來，說阿朗現在已經打定主意，要把我這殺，這多麼幼稚的凶氣啊，是不是……？我想起來了，這些事情縱然有，我也不怕的；最壞的倒是在六個禮拜之中，無論是幹哪件事，對於司太或者對於我自己，都並沒有一些益處呢！……」

「他還告訴我，他捨不得離開這個無依靠的孤女，在那下流的痞棍爪牙之下挨命。」

「這傢伙，可硬要她尊稱自己父親，有時也惡狠狠對她道：『哼，我難道白替旁人扶養子女嗎？我是個有體面的人，你又有什麼？』她雙方捧着頭顱亂竄，使終於把她趕到一個角落裏，她雙膝跪下，他還是不絕的咒罵，罵完有時也抓一把泥土來擲她……總之這是一幕够慘的事……」

「詹姆告訴我，到這兒，我不禁也同情起來了。可納利那傢伙可真是個流氓；許多年他盜挪司太公司的貨物，把公款吞沒，詹姆真恨不得痛快地打他一個死活不得；然而從他方面說，他於其看這女子受苦心疼，不如遠避了也可以閉目不見。他們走開了，但那女子一個還在滄然淚下，於是他又悠悠地走了上來說：「你來吧，這真有什麼用呢？……你總得吃一點東西啊！」

「他這樣說，但外面的可納利，還在那裏徘徊，並且不時瞟進眼錢來注視。有一次，詹姆實在不能容忍，對她道：「我可以使他不再搗蛋，但只消你說一句話。」

「這意思是什麼呢？自然她不敢露出答語來的。在詹姆他自己，實在要從那個下流的惡棍手那拯救這位孤女。但總覺得不大可能！他是憐惜她的，因此心頭老像有件什麼大事似的放不下來……

「但是，後來的詹姆雖然明白，覺得多留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大希望；橫豎帳目錢，無論什麼都難於弄個水落石出了。不過他還是留下去；不多久以後又惹起了那邊杜拉明的心焦；而這裏也有許多除謀和危險，更加的逼迫着他的周圍。有好幾次杜拉明派來二個人，嚴重地告訴他，對他說如果不再渡江去，快要遭到像他最初來時的同樣命運；老杜拉明也就沒法保護他的安全……在附近也有許多的人來勸他，和誠告他有人要以毒藥毒斃他，有人要在浴室裏謀刺他，或是當他渡江時用槍射死他，這許多自認爲摯友者的報信，其實在他的感覺裏只把那些漠然處之罷了。」

「有一個晚上，可納利親自籌備了許多胡言，並準備了一百塊錢——他，可納利自願找個可靠的人送詹姆渡河。他前來用誠懇態度勸詹姆，反說因為顧慮司太的朋友的安全，如果詹姆怕事的話，自然只有這條最後的路可以走……」

「但是詹姆對於他的伴說，依然覺得只是够煩的事。『啊！刀子架在頸上了啊！』可納利着急地說完這話衝了出去，這舉動又是怪耐人尋味的……詹姆向我說：這傢伙走後他又睡了。但眼兒未合，只聽見外面有很多的騷擾聲，叫人畏怕的閃光發出來……可是姆詹鎮定如若，在這晚，他偏又想出了個征服西力夫的鎮密的計劃。幾時來叫他不安的心緒，現在才真的打定了。」

「他興奮了，他躺在那兒，一下子彷彿能看見槍炮已架設在山頂似的高興采烈，睡魔早就逃走了。」

「他跳身來，赤脚走到外面，突然碰見那女子呆呆靠著牆也還沒有睡。她見了他，便探問可納利在什麼地方，他說不知，女的嘆了口氣，但是他趁這時候鼓足勇氣告訴了她的一切，她凝神地聽完了，拍手贊成着這件事。現在，他是把她當作親信人看待，在她呢，也暗示他關於拜多遜的事情，他倆談得更接近起來……冷不防正當這個依依之時，可納利，除險的脚步聲又傳來，她聽的將身一閃，就在詹姆的身後消失，可納利兇巴巴的走過來，懷着鬼胎，向兀立不動的白種人道：『嘿！一隻貓，一隻貓在偷魚呢……』」

「詹姆只把這句話，當耳邊風似的吹過了。」

「因為旁的事情儘多纏着他的心，他一眼也不管來者，茫然應了一聲『噢！』就喝了那個水瓶裏的一些水，重新走開回到床上躺下，又思忖着未來的事了。留可納利一個人在這裏，他兩臂抱住廊柱，像自己沒有力氣支持了似的。但是不多久，他聽見有脚步声前來，聲音停止了，由牆外却透進來一種低微的語音：『你睡着了沒有？』他敏捷地答道：『什麼事沒有？』外面又傳出一股兒行動聲，終仍歸於沉寂了。」

詹姆煩惱起來，走將出去。可納利輕輕又走到那根小欄杆旁邊，雙手揪住了。詹姆猜疑地問他倒底是什麼意思，可納利反問道：『我對你說的話你付過了沒有？』詹姆肝火直冒地答出了「沒有」二個字，又說：『我不想走，我還得在這兒留下去。』

「『哼！你一定得死，死在這裏。』詹姆對於他的話，真不知應該不應該發笑。但是聽他的說話聲音，分明是上氣不接下氣的神情，因此他恨得跺着腳，裝着一臉兒的正經模樣，高聲嚷道：

「『嘿！你放心，我得看見你收拾掉以後才死。……什麼都挨不上我的，老實說，你的手段儘管來吧。』遠處裏的可納利，現在真被詹姆當作了整個兒不幸遭遇中的指罵的對象——什麼流氓，騙子，說謊家，他真是什麼也顧不得的，那怕傾了拜多遜的整個力量，也不能嚇走了他呢。」

「這時，那個女孩子當着可納利走開以後，便又放出她的聲音來對裏面道：『啊！我守望在這兒呢！』詹姆點點頭，重又回到裏面，鑽上睡床睡了。」

「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才明白一切的情節。詹姆剛走上小艇要到杜拉明那家裏去時，可納利却趕了來，說：「呵！我想你大概還得回到這裏吧。」詹姆沒有回答，那個來者便溜開了。詹姆爲要消磨光陰，整天召集了卜基部落的要人們談話，他主張取斷然行動，他的雄辯真使人們服貼的。」

「西力夫最近侵略了這一個城市，有不少的女人被他俘擄上了山崗。但直到如今還有羽黨在城裏散佈流言，城中幾個土王親信分子，是引爲快感的，只有一班老百姓談虎色變，陷入了極度的恐慌中。詹姆，他卻在太陽未下前又重新渡過了江來。」

「這次他爲要叫卜基人聯結一條心，都意外地對可納利，也表示了好感。可納利真高興得發狂了，其他的細膩的笑聲，閃爍的眼睛，這可使詹姆受不了。但那女孩子並沒有露臉……深晚，可納利向他道晚安，忽然他的聲音發自桌子底下，像落下了顎巴似的顫抖……」

「什麼事？你不舒服嗎？」詹姆問：

「是，是……我……肚子絞痛得利害！」那一位答：

「這依詹姆的意思，倒是從心腑裏發出來的。但是從對方那種善於模仿的習慣上看來，却是一種卑鄙；證明他是一種麻木不仁的做作。呵！想起這一點，真叫人驚服啊！」

一七……愛情和火把

「拉回來說吧——當詹姆正在朦朦朧朧的時候，偏偏做了一個惡夢。他夢中到了一個奇異的國家裏……突然，耳邊有一種匹拍之聲，把他驚醒了。事實上，外面有着大火，火光很紅；他睜開眼睛來一瞧，一團烏黑的烈焰，繞在一個女性身影的上頂……他認識這個女子，她是牽着一根澆了麻油燃點着的火把，高舉在頭頂；她走近，用誠摯的單純的音調，重覆地呼喚他：「快起來，起來，快起來……！」

「他跳起來了，她也就把一管手槍，同自己的一柄連響手槍——現在已裝了子彈，握在手裏。但他不懂她要做些什麼？」

「她低聲地道：『用這傢伙，你願意去對付四個仇人嗎？』他泰然地答：『當然，那還用說什麼，只要這是你的吩咐。』在詹姆，他爲什麼不高興，即使赴燙蹈火也願幹，所以她離開這兒了，他也隨在女子的身後走去。通過了一條走道，忽然有一個老太婆——當烹飪職司的老嫗，聽見了他們，她便喃喃地咒罵上幾句……但是他們倆趕到這邊，詹姆以手去挑動可納利的吊床，誰知這床早已空無人跡了……」

「接着，他倆又三脚兩步的朝前走去，他依然跟在後面，來到了院子裏。這院中的周圍的籬笆，已經坍了許多了。每天早晨，有幾條水牛在空場上踱步，瓦礫場裏已生起了一片的野草——現在詹姆和她站在

草叢中，是黑夜，只見她手裏火把的火燄和天心的星星的光亮，伴隨着這夜的大地。

「記住，我這裏對你們所講的，原是一件愛情的故事。她倆投在美麗的夜的懷抱裏，火把的光搖曳着，風也在夜的氛圍裏呼嘯呢……」在堆房裏他們守候着，等待發動的暗號啊。」女子說。他對她望了望，但各人心裏都發着低喘。一會兒她又道：「我在那裏防護你睡呵！」詹姆問：「是你？」那女子帶着一種空虛的感慨：「不只一晚了，你以為我只有今兒晚上才守防嗎？」

「讓我再提醒你這是個戀愛故事啊……他們倆，現在彷彿有意到這裏來解決紛爭的辦法似的。然而這正是表示他們心靈的崇高，從這上面全可以看出這是個粉紅色的故事了。」

「忽然地，好像聽見草地裏有了息索的響聲，他急忙走去，有個黑漆的東西，飛也似的閃了一閃便消失了。他用勁地喊道：『可納利！可納利！』但他的聲音沒有得到回響；那女子走近來了，說：『快快！』老嫗也近來了；她佝僂着，也在那裏叫『快快！』但是，周遭還是一片死樣的沉寂。」

「她們之間，好像早已結下了不解之緣似的。他從齒縫裏迸出一句話來：『我有潑天的大胆——我有。』她輕快地拐過了基角，火把依然拿在她的手裏。那邊的他一個人留在黑暗角裏，臉朝着門；這間內沒有聲音透露出來，在詹姆的背前，只有那老婆子輕聲兒地還在說：『推吧，推吧！』」

「那少女站在門口，舉起她的火把。真像是一尊威嚴的神。她的樣子，給了他不少的英勇，他終於把門

推進去了。然而，門內依然沒有什麼聲音。

「他喟然地說：『連鬼影子都沒有。』可是她命令似的指揮着他：『舉起槍。瞄準，留神你自己。』她用火把照了一照，但詹姆滿心怨憤，忍不住的苦笑，終於無聲無息地噎下了。他失望地叫了一聲：『出來吧！』」

「然而正這時候，一個黑臉的頭像，沒有身段似的，顯現在亂席堆裏，皺着眉蹙額地釘着眼兒望他。一會兒，席堆動搖了，那個人豬叫似地哼了一聲，連蹤帶跳地逕奔到詹姆身旁來，同時舉起馬來劍，高擎在頭頂。他的雙眼，彷彿要闊濕了一樣。

「詹姆——這時故意不放手，他仔細地留神一看，因為他預料即在目前，這漢子總是免不了一死，所以，他一點也不躊躇，儘管讓他走過來，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現在看出我膨脹的鼻子，圓眼珠，臉皮上沒有笑容，於是，他立刻開槍了。

「槍聲，震破了這間屋子的沉寂，震得人耳幾乎發聾；他見他倒退了一步，丟下馬來劍，原來一粒子彈已插過他的嘴顎，由他的後腦穿出了。——馬上他的身子倒下，兩手痙攣了一會兒，便完全成了屍首的狀態！

「這間堆棧房間裏，充滿了火把的光燄，那個火把的火像血一樣的鮮紅。——他，又是毫不躊躇地往

裏走，跨過那個屍首，把他手槍瞄準了這堆棧另一邊一個赤裸的人形。但他剛要開槍時，那漢子自願繳去一根短槍，蹲在地上了。

「你不要命嗎？」詹姆問：「——可是，你們還有別的人沒有？」這漢子幽然地說：「唔，我說，我說，還有二個人，白爺爺！」他的眼睛突大而驚慌地注視着那連響槍的槍口。

「但在這個時候，另外的兩個漢子也只能匍匐地，攤開了二隻空空的手，無反抗地走了出來！」

「詹姆佔了上風，像叱什麼羚羊似的從洞門口。那火把始終還握在她這毫不放鬆的手裏。那三個漢子，這時只好自動地拚烈起來，他命令他們手拉着手，他們便拉起來，他又喝道：「誰要先放手，回頭就立刻要他的命。——走，向前走。」這樣之後，他們只得走了。他跟在後邊，女人挨緊在旁邊，她的身上穿一件長袍，在這時走路，惟有長袍拖地的響聲而已。一會兒他又喝他們：「停止。」

「在江岸了。江中的黑水在那裏流着，平滑而沒有漣漪，火光映在到水上了。前面有壞房子，詹姆要叫他們要找西力夫，但三個傢伙不動，最後他叫出個「跳」字，撲通的水聲，三下合齊跳水了。河水裏併成一個大水花，瞬息間他們終於消滅了。可是水中的掙扎聲似乎還沒有斷，這因為他們是最後的力掙呢！」

「詹姆回頭來向着那少女，她現在仍是個沉默的態度，不過她的胸中起了極度變化，說話悶在喉間，老不開口。最後，她却將火把拋到河中，一條紅線似的光在夜空閃了閃，嚇的一聲沉沒了！」

「現在詹姆和我談到這兒，也恢復了他的本來聲音。關於那位女子的事，他又告訴我：『這是她精神過度的興奮所致，你可知道嗎？完全是反應作用。我看出她很喜歡我，我也是喜歡……不過我始終沒有想到這個念頭啊！』」

「他說到這裏，起身來躡着步說：『我當然多麼愛她呢，但你總有明白的一天。』……他又接下去了：『我在這地方所幹的一切的事，都是我憑我的靈魂和良心做的事……哦，我還期望旁的什麼呢？你要是問他們誰勇敢？誰公平？你們肯將生命交抵給誰，那他們一定會說：詹姆爺爺！這是絕對的事！』」

「那是我和他最後那天在一起他所對我說的話。我清楚地記得，他要從語絲中透露旁的資源了！」

「夕陽已經沉在叢林的背後，露光，向天心投射了一片幻景——那真是偉大啊！他驀然地開口了：『唔，天啊！有些日子，我真覺得自己的半生也太古怪了……你只消把這件事說給誰聽，他們也會把你當傻子看待，騙子看待，甚至比這二者更甚哩！你說這是神祕嗎？』我側然地答道：『神祕——你在他們心目中，才是個永遠不可思解的神祕！』但是他重覆向我說：『得啦吧，我是永遠會在這兒待下去的。』」

「夕陽終於下山了。我在那兩旁排着籬笆的通路，看見托皮丹的身影又出現了；但同在遠處的柱子後背，還有一個人影呢！當詹姆和他的忠僕倆開始晚間巡邏時，我便一個人到屋前去。但出乎意外，在那裏竟撞到了那少女，她明明也是守望在那裏的呢。」

「她向我道問着，但我不知怎樣稱呼她才好。她是沒有名字的吧——但是她的身世確也古怪，她比埃及金字塔前獅身女面的神話傳說的故事還要難於了解，她還是在兩眼未前以後就被帶到拜多遜來了。」

「她不知道，無論什麼事，心裏似乎沒有一點概念，但她腦海裏對於外世界倒底形成了怎樣的意識，這我不能明白。我只知道他的戀人也是來自外世界的啊……」

「當時她揪了我的臂，可是一會兒又縮了回去——我只以為，他也許會當作我將要一句話搶走詹姆，其實我並不是那麼的人……她這時也好像自己覺得有所羞澀似的，她站在那裏變得向我欲問不得了。」

「她低垂着頭。」

「雙手又舉起來捧着頸，一聲邊不作響了。」

「不過她年輕得很呢。貌又美，真像一朵帶有無限嬌美的野花似的，有着單純的纖細的精力。可是也許是完全出於本能吧，在最後她是啓了嘴唇的封，向我問話起來。我立刻表明了我沒有帶走詹姆的蓄意。」

「悶着幹什麼？我後來索性向她說明了詹姆和我的簡單史。但是在語氣，我也是力主詹姆在這裏留下去的呢。他喃喃地道：「嘿！他們老丟我們在這兒了啊！」我聽了這句話，然我還是敢說：詹姆我永遠不會」

叫他離開的。

「那最好了。她接着告訴我：『他曾經向我發過誓。』我問『你可會問過他嗎？』」

「她走近一步；『沒有，我沒有。』……過了一會兒，他於是說出不肯把她丟給可納利，她却堅持地要他快離開，意思是早晚他離不了可納利的手，因為她知道他的危險實在太清楚了。」

「這就是可納利的陰謀行動，原來他已經串通了西力夫，要結果這個目無王法的漢子，這對於西力夫也是很有利益。但謀害詹姆的主要原因是爲了宗教的關係，別無意思。然而我在這女子的事未解決前，並沒有看見可納利一面。」

「那位女子的催促詹姆離開，她全是替他的危險着想。在江邊，她甚至於跪在他的脚下。天空很靜，依然只有一顆顆的星光；他不知怎樣，把她的身體擎起來了。他舉高了他，她再也不能掙扎，和她摺得很緊……詹姆這樣告訴我當時情形，站在他家的門檻上。我真要笑他們的戀愛史，沒有一點輕鬆的心情呵！」

「她繼續和我談話着，當時，她還親自告訴了我許多母親臨終時的慘狀，和可納利的殘忍，我們幾乎同時在心頭感到了異樣的重壓。」

「我們的談話聲突然低下來了。低到了一個神祕而不可思議的程度。——但詹姆的工人們所住的房子裏，有一個人突起了嗓音，唱一隻拖長了音並且帶着顫抖的歌曲。隔江，一大堆火在熊熊地燃燒着。但

我分明聽見在工房發出來的那個歌聲中，還有詹姆他們聲音呢。

「阿總之，他是比誰也勇敢。」她還向我贊了他一句。

「是的，比誰還有胆量。」我答。

「不過他有一件事，他說永遠忘不了。」她說了這一句叫人難於猜詳的話，我就立刻問她是什麼？嘆了一聲，終於她增添了強烈的訴說的力量道：「他說他從前很害怕。但是——嘿！這句話我除非是個女瘋子，怎會相信他呢？——然而倒底是什麼，他……不肯，阿！請你告訴我吧。我簡直恨它怎麼老壓着我，叫我苦思，叫我猜疑，叫我在暗中思忖啊！」

「她似乎能夠預料我會告訴着他的理由呢。但這彷彿要牽我走下一條回憶的狹道，我在那時，一陣恐慌和混亂的感覺猛襲着心頭，我幾乎打起戰來了。」

「我能在一個女性面前，擺弄我的玄虛嗎？不，我又怎麼忍心搬一塊大石，去叫她，和也使我踢痛脚呢？——我默默地對着我的懦弱無能，不禁心煩意亂了……至於詹姆，他是個可憐的鬼，外面的文明世界的人們，早已把他忘記了吧。」

「她等在我面前一動也不動，我吸了一口氣，但見她埋下臉去的時候，一個人她又在她唸起來：『哦，我太，我太覺得可怕阿！』她為什麼要怕呢？她明知他是強壯，真實，聰敏和果敢的。這些正全是他的長處啊！」

「我閉緊了嘴，還盼望着深沉靜寂的拜多遜江心，水上有小艇中發出來的打槳聲，顯得異常的單調。並且那個聲音，也怪微弱而乾燥的樣子。」

「整個靜寂的氛圍，真將要給那悲哀的聲音劃破了。她本來也不發語地側耳聽候我的說話，可是她現在好像要向我表示出一種絕對不能說服的懷疑。」

「這是爲什麼呢？——」她喃喃地說：「爲什麼告訴我，你告訴我！」

「她重覆地說了不下三五篇，當我楞在那裏的時候，她簡直跟一個垂危的孩子似地蹀起腳來。」說啊，你說啊！」

「你還想知道嗎？我有點氣憤了。」

「是的。」她高嚷起來。

「因爲他不够自己說好，」我粗燥地敷衍了一句。隔江的火又在這時放起光亮來了，火圈在放大着，我用驚訝的目光疾視着那邊，覺得火堆像了針尖那麼大小的紅點。我覺得她靠得我更近，同時有一隻手觸着我的手臂，緊緊地挽住我。她雖然沒有高聲浪，但問我的語氣中，正是充耳了一股悲酸和失望！」

「嘿！這不是他自己的說話……你一定撒謊。」

「你撒謊？這三個字使我更心跳了。我何嘗騙了她？但她在這時候不聽見我的答話，便扔了我的手臂。」

「沒有，我以爲沒有誰是够好的了！我這樣地安慰她吧；可是她的抽咽聲急促地迸發出來了。我低了頭也沒有用，我在這當兒只能忍心地悄悄溜走了。」

一八……送行者

馬洛將兩腿用了些勁兒，講到這兒，連忙地站起來，彷彿要直向前衝的樣子。他背部仍舊靠着欄杆，許多聽衆們似乎給他一下子突來的舉動，驚住了似的。馬洛就在這時，他也像剛才的身子，正從那個無限遙遠的境界回來……周圍有個人的烈強咳嗽聲，嗆咳了幾下，同時也有人再以鼓勵或者下意識要求繼續開講的口吻，放聲說了一個字——「好。」

「這就完了。」馬洛微微發聳他的肩胛：「他曾告訴過她，沒有什麼了。——至於我自己，實在說起來，我也不大愛聽這此所謂事實。——現在，將來，永遠不會知道的了。」

馬洛想了想，交叉了他的雙手，又換了聲調：

「她說我們撒謊，可憐啊！讓幾時由機會來決定這些吧……但我退避了，不免有點胆怯。然而我得證明，這是他的事情，也是她自己的行爲所引起的結果。想到了那個女子，真叫我滿心不安了……她現在被我丟下了，動也不動地貯立在那裏。詹姆，已經穿了他沉重的一雙皮靴兒，一步一步的走過去了；但並沒有見到我。」

「過了僅僅一會兒，忽然地他用吃驚似的口吻道：『什麼？燈光沒有，你們躲在黑暗裏，幹些什麼？……』」

我想他一忽兒已瞅見她了，他又喊道：「喂！我的女人！」她也高亢地答道：「喂！我的男子！」

「這是他倆的招呼聲，她的語氣中似乎帶有點兒嬌氣味，也滲入了詼諧的孩子們的聲浪。因此詹姆顯得很興奮了。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聽過她們熱情地招呼，我不禁打了個寒噤！但過後，詹姆又開口問她了：

「啊！你倒底跟馬洛在幹什麼來的？」隨後說：「他走了嗎？——奇怪，我沒有見到他。——馬洛！馬洛！你在哪兒啊？」

「我並不加以答覆，我在這時正打算迴避，避到戶外那個新的潔淨的廣場上去；我不正視他們一眼，儘管低下了頭，沿那條迂曲的小徑上走去。

「廣場上，本來的樹木和叢草，已經倒伐的倒伐，燒盡的燒盡，顯出了遠處潛伏着的山頭……月亮，從雲裏鑽出來散發着黃色的光，月光也映照在這個新闢的農場的上頭……我抬頭看見一部份閃光透過灌木林子，但在這時候，大地是那樣的恬靜呢。

「我倒的樹躺在地上，顯得很幽暗，像周遭的許多沉重的陰影，橫在我的腳下。我的身影移動了，我又走到了廣場的一邊。在那裏我站了一忽兒，腦海裏我想些多半是活着的人們，他們像埋在遙遠的境地裏，人類遺忘了他們，可是命運依舊規定了他們所負的人類的顛沛流離。——但誰知道呢？人心是那麼地浩大，儘能涵容這整個的世界。挑起這付擔子的人們，真的是勇敢的了。

「我陷入了傷感的迷陣裏。」

「因為，淒寂的空氣罩沒了我。我剛才聽見的一切，看見的一切，甚至整個人間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了似的，不復存在。這個奇異的悲哀的幻覺，大概就是那遠處不能到達的真理吧！」

「嘿！這兒的確是地球上被拋忘了一個死地方；我已經看出了它的表面和底裏，明天，我雖然跟它將要永訣，但這些奇特的演變，還會在這領域裏展開的哪！」

「直到現在，我還是在那樣的感覺着。也許，就憑這點感覺使我向你們告訴這故事；然而這故事，也實在是啓示一切幻覺的真理！」

「我的幻想，終被可納利衝壞了。」

「當夜，他從那廣場的叢草中直鑽出來，也打從這小徑走到我身旁。他足穿白鞋，走動時在發着閃光，他的衣眼式樣很古怪，談他參加大晉禮時正是穿着這一套而當作禮腿的。因此他提醒我了。」

「這是我留在拜多遜的第四個是禮日。在平時我就覺得他，彷彿要我個機會來向我傾訴似的，但現在他分明又蹣足不敢近我的身。這同我厭惡自然一個樣兒的關係。」

「平常，這個傢伙確有這副脾氣，只要使的目光——最好是詹姆向他注視，他就連忙蠕蠕地退開的。」
「哦！凡是要判斷一個人，只要根據那人的仇敵的反應態度。現在我告訴你們，詹姆關於這個仇敵，他

曾經對我說：

「呵！馬洛！假使我向前直衝，便什麼東西也阻止不了我。現在你在這兒已留了許久時光，很可以看清周圍情形。天啊……他頂多不過將我殺了，但他不能，縱使我親手交給他一支裝滿了子彈的手槍，轉過來將背朝着他，他也不決會下此辣手！呵！這傢伙就是那樣的東西……呵，我並不是爲了逃命才上這兒來，我單身深入敵境，本來就預備拚個九死一生的。我將永遠在這兒留下去了！」

「好，等你滿足的時候才爲止吧。」我敷衍插了一句話：

「那時我們已坐在一條渡船上了，二十把槳一齊打水前進。我們的背後是托皮丹，他在探望和照料，看着下流江上，同時在激流中把持着這條獨木的長船。詹姆側着身子坐在船上，他是送我的行，直到江口爲止。那條雙桅船隔天先離了。」

「但我每當提起可納利，詹姆總不大開心。他承認這傢伙是不足道的。對啊，我想起來，這傢伙確是這樣，每當和我說話時，說了兩句便叫我一聲爺爺；有時他拉了我的手，隨我從他新故夫人的坟墓，走到詹姆住宅的大門口……」

「他對我哀然地訴說：他總自己是個最不幸的人，他懇求我看他一看，我可不願意。呵！月光在我們右邊呢。」

「他仍然竭力向我說明那晚發生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我的語氣依舊很嚴肅，他被我說得好幾次想走，但終於沒有離開我，只是我不再理睬他罷了。」

「我們快到了竹籬那兒呢。」

「他再運用出迂曲慨歎和畏縮的樣兒，要我替他向詹姆說情，似乎關於疑項上的事……他說舉帶着幾分熱忱，我仍着並不吐出一個字來。」

「我逐漸明白了。原來這件事情的主旨，就是他自己覺得應拿的一筆錢，算作交換那個女子的根酬！他把她領大了。其實，正是旁人生的孩子呢。」

「我突然站定了，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也許他會疑心我把他當作勒索看待，一會兒，他又自動的跌價，說出了退步的條件來。他宣說：

「『別的我不需要什麼了，早晚那位先生是得回家的。』他小小的臉兒像縮成了一團，皺紋滿面，露出極端進急的貪婪的樣子。最後，他又加上一句：『我不再煩勞別的了……只是那筆款子的事。』……」

「我真對他愕然了。那樣的事顯然是個職業呵！我對於他的平時行爲又加以考慮了。『啊！無論誰，在回家的時候總得放下一筆給養費哪。』他這樣婉轉地說。」

「用力關上了小籬的門。我說：

「可納利！如果照你這樣說，但他不會如此的。」

「什麼？」他簡直是一種尖叫。

「呃，我不早說了吧？他永遠永遠留下去，他是不再回家去了。」

「這……這太難受了，這太難……受了……了。」

他沉靜了一會兒，又低聲地說：「不回去……呵，他，誰知他是從那裏來的，上這兒來……哼，爲什麼？他忍心踐踏我，要我……死……！」

「他聲音越來越小了。可是半明以後，出乎我的意外，他却撒野地笑了：「哈哈……哈哈……！我們看吧，我……我的東西給偷跑了。」他的頭倒一肩旁，像給誰搗亂了他的心房，這時如果給誰聽見，一定有人以爲他對於女孩太熱愛，所以剝奪他的女孩，是最殘忍的行爲……突然地，他又抬起頭來，道下去——

「真太像她的母親了……陰險，詐欺，她簡直也是一個勁兒，連她的臉蛋的輪廓也一樣。好一個小女魔，妖精！」

「他說這話的時候，臉兒的表情真是無法形容，我忍不住走了，但他還跟在我身後咕噥——這也許是咒詛詹姆的話，不過聲浪不高，我只覺得僅聽見那麼一句吧：「嘿，簡直跟小孩兒差不多啊！」

「但到了明天清晨，那條江流一個轉灣，拜多遜的房屋便看不見了。於是這兒的一切景象，完完全全消失在我的肉眼之前……我凝視了它的最後幾眼，終於回頭過來了。」

「這裏的一切，被保留在我的記憶裏，什麼也不會褪掉。這其中有野心，有怨恨，有恐怖，也有企望，和我內心的緊張濃烈的思想，打成一片，像永遠凝結不化了一樣。我要將這種種，帶到外面的文明世界來，不管是污濁或是澄清的一樣。」

「可是，關於另外的這兒種種，還沒有在我腦筋裏變動。那龐大英勇的杜拉明和他妻子，兩人好像凝望着這塊廣漠的原野；阿朗，土王的形容憔悴，達華列是聰明勇敢，信仰着詹姆的言行；那個女人，在她滿心的崇拜裏，滲夾着猜疑和驚慌……；托字丹的粗獷和忠實，堅決和肯定；可納利在月光下和我談話的一幕……我還能清楚地記得住呢。」

「踏上我那回到外面文明世界的歸程之後，他是伴送着我的。江面的日光依然如此炎熱，樹木在倒退，水波在激盪，那木船受了猛力的推撞，衝了空氣前往，風漸漸從江上飄起來了。」

「這是很光榮的啊！」我不禁喊出了一聲。

「他依低垂着頭，幾乎把頸子掛到胸前，彷彿他怕誰看見了，會大大地譴責他一頓似的。」

「那天下午，又遇到了一件最瑣碎的事。我還記得，當我們登上了一塊雪白的海灘，這裏的山上有蔽

天的樹木，山下也有房屋，但這時房屋叢中却駛出來了一隻小巧的黑漆獨木船，上面載着二個黑人——就是那個老邁頭目和他女婿，他倆在使力打槳，近來時也上了岸，向我們走來。

「那老頭子立刻滔滔地告述了一個訴狀，詹姆揮着手，和咐他們等會兒再提，他們就退開去蹲在江邊的河灘上不作一聲；僅只他倆的眼睛耐心地隨着我們動作。」

「詹姆向我說——」

「哦！許多年以前，這村子上那些打魚營生的可憐人們，一向是被看作土王的奴隸啊。但現在，我已經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所以，我心裏決不願意放棄了他們……這便是我的決心，我的界限……」

「他繼續又道——」

「假使我有一天走了，又怎樣呢……天哪！你能看得出嗎？那簡直黑獄裏的魔鬼給解放了。我不行，我縱使喝阿朗的咖啡……我不能使他們失望……我，便這樣抱定決心，永遠地守着他們對我的信仰……這一生，我要能以接觸……接觸那些我也許永遠再也看不見的人們，譬如像你……」

「他這一套話，說得我慚愧了。我說——」

「看上帝的面字，別把我放在眼裏吧。親愛的好友，願你注意你自己吧。」

「我掉轉火燙似的臉去，低斜的太陽，像西天裏的一個火輪，發着炎炎的熱光，照在黃昏之前的海面。」

上。他吞了幾口唾吐，最後他又打破了恬靜道——

「我一定忠實！」他說着，並沒有注視我。他的性格真是浪漫極了，這使我想起司太說的幾句話來：「埋送在毀滅的元素裏……追求着幻夢，就這樣，永遠地直到最後……。」他是浪漫性格，不過很真實。他在那西天天角的露光之中像看見了什麼形體，突然呼喊起來：「啊！我的珍珠兒。」——我說：「珍珠兒嗎？」

「是的，你已經見過她了，早晚她也總會明白的。」

「但願如此。」我插嘴道：

「阿！老友！但是我們幾時再見呢，這回分別了以後？」他淒惻地向我發着問：

「也許永遠不能見，除非你走出。」我避開他的目光答。但他似乎並不驚奇，他躊躇了一會兒，才說：

「那末，祝你一路順風，這也好吧。」

「我們握了握手，我走向沙灘上等候舢板，那條雙桅船在櫻色的海面動着，這帶着玫瑰色的三角篷迎着風向什麼都弄得很好了。詹姆這時又來問我：

「你打算立刻回到家裏去嗎？」

「家裏？——不，總得二三年以後我才回去，如果我不死的話。」我說時，舢板浮盪了，但是詹姆遠隔

在我的岸上提高嗓子喊：「你告……告訴他們……」

「他痛苦地說着，我的船一呎呎地和他遠隔了。但「告訴」誰呢？他說不出，他只默然望着我，望着西下的夕陽；「沒有什麼，沒有——」他最後這樣說，揮揮手，我也不再看到海岸上，直到我爬上那雙桅船上為止。

「夕陽——快掉到深山背後腳下去了！我只見海岸上詹姆的影子漸漸縮少，漸漸和我離遠。但是我隱約中却瞧見現在那二個漁夫——老人和他女婿，已跳到他身旁，大概又在那裏向他告訴貧窮被壓的苦痛了。」

「大海躺在他的腳下，他頭頂上，夕照和晚露漸漸褪去；他的影子，和二個白影更縮得明小……最後，只剩了魚眼兒大的白點，我在悵惘之中，嗟嘆之中，眼兒更加昏花，一下子，忽然再也望不見他了……」

一九……遠地來鴻

馬洛用如上的話來結束了他所講的故事，他的聽衆們，即在他失望似的日光之下紛紛離散了。有的結了伴，有的單身行，一一繞了長廊的路回去；奇怪的是誰也沒有加以評語，或者說一句什麼貢獻的話，彷彿誰也以爲這故事是有頭無尾似的……他們自己甘願把所有的印象，放在腦裏帶走，可是這些聽衆中，只有一個人是從頭至尾一句也不遺漏的聽了進去……

二年以後，那故事未完的餘音，正來到了他的家中，是裝在一個郵包裹，一封馬洛寄給他的親筆所寫的書信。

那位朋友打開郵包，看了一看又放下，走到窗下去。他的房間是一座巍廈的最高一層，他可以遠眺一切的景物；教堂的塔尖，海灘，房屋。但是外面偏降著秋雨，高閣上的大鐘隆隆響了幾下，報告時間過後，這裏的空氣又歸之於靜寂，除了雨聲之外。

他坐了下來。未拆看東西以前，就有一股回憶的滋味給他嚐到——他覺得有不少的熟悉的故事中人物，景物，出現在自己眼前了。

他看到這郵包裹，不止這一封信，在那個套裏有三件東西；他暫時不注意旁的，而是把馬洛的信，飛快

地看了前幾行，漸漸地是他的正文來了。

信上是這樣寫的——

「……我不相信你忘了。」這紙上的話：「只有便是關切這件事的一個最熱心份子。在當初，你會預言過他的災難：你會說過：『我們對於它的女然和真理，要有一種信仰，公道和犧牲，才能把我們的生命，處用得恰當。沒有它，犧牲只有忘却，而貢獻二個字，不啻是等於淪喪了』……」

「換句話說：你主張人們在『生之隊伍』裏必然要搏鬥，否則一生是白白浪費的。這是實在的啊！你該知道，一個赤手空拳的人曾經衝入了一二個地方，但靈敏地退了回來，他之於人世間，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足道及的了。這完全是個疑問，就是問你是不是承認一種比制度與進步的定律，有着更強硬的信崇？」

「我下不了斷語。也許，你看完了以後可以發表些意見吧。這時你才深信『茫渺』這句話，畢竟含有些真理呢。——現在，我不吝向你報告我所知道的那個故事的最後結果。根據他自己所述，這回事變是找到他身上來了，但我們多麼詫異啊！」

「素來我疑心他是等着機會試驗的。當初，你記得我最後一次向他告辭時，他曾問我是否打算馬上回家，於是突然向我叫喊着：『告訴他們』……我靜候他，可是他用『沒有什麼』來收束了話尾，這真是謎一樣的索解啊……」

「是的，他又再度作了個嘗試，但這回失敗了。——假使你看到附在那信裏的一張淡色紙兒，你也就可以恍悟了。他竭力想寫出「拜多遜的城堡」，我猜想大概他已建築了城垣在那兒吧……並且杜拉明也答應供應他的槍炮，並且，他已稱土人爲「我的自己的人民」，「被解放了的西力夫奴隸們」……」

「然而當他執筆時心裏戀念着誰，無從說起了。」

「司太嗎？我嗎？廣泛的世界嗎？……我全然不能分辨。總之，他以「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來下筆，同時他最開幾行之中，寫的字跡塗了又改，改了又塗，我料想他一定太難於下筆了。」

「另外我再給你這封很舊的信看。這是在他文件箱中找到的，他父親所寫給他的。一看日期，正是他加入普特諾以前的信，也就是最後一封家書呵！……這位老牧師太關懷兒子了。——他向他稱爲「親愛的」詹姆士，誠懇而熨貼，處處勸他不許粗鹵地對於周遭的人們。這封信計四頁，報告的多半是家務……如今，這封信快已褪色了，四十年了吧，這惟一的文稿啊！」

「這麼許多年以後，可是，這信始終得不到一個兒子的回覆。可是這些人們，在混混噩噩的世界，到底幹了些什麼勾當呢？他和這夥人來往的實情，能有誰可以斷言呢？」

「……看到了做父親的愛子之熱誠，不覺使我想起了他回來的模樣：但不復是一個純粹天真的少年，卻是照原來一般高大的身量兒，站在那些平靜無擾的氛團裏，並不受誰的約束，帶着復刻，浪漫的外表，

只是滅默不語，朦朧，混濁，陷在迷茫之中。

『最後的那件事變，你可以從附上的幾張紙條裏，找到一篇序述。你得相信，這比他童年更浪漫十倍，可是在我的心中，對於他的生活的邏輯，只有「想像」可以鬆懈一切……但蠻荒的地界裏，這類事件——冒險的奇蹟，實在是可能的。不是嗎？但據上面所說，這事畢竟發生了！』

『這兒我替你寫下來，似乎我是目擊的證人了。其實我知道得很瑣碎，我現在就把這瑣碎湊集在一起吧……我很驚異，不知他自己將怎樣的敘述它。他曾經告訴過我許多親信話，有時他正像馬上就會說出來……但他終像有點迷離和麻煩，受了挫似的耐着不說……』

『不過他有時無意之中也說出了。但如今，我不能藉此認識他的性格，呵！他永遠不會再來了。也永遠不能聽見他聲音，看見他光滑的臉龐；和紛擾過度，只顯得更碧青的那對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的眼睛了……』

『起源，全是白龍這傢伙所幹的驚人奇蹟。他——從那雙泊安岬鄰近的小港中偷了一隻西班牙的雙桅船，手段高明極了。在我發見他之前，我完全不料到的，但萬萬不想幾小時後我竟碰到他了。』

『當時我立刻想到羅姆，他在那裏像將受絞刑似的惡意顫動着。但這個故事，也暴露了卑鄙的可

納利的狡黠，他的怨恨像起了變化，指點着那復仇路逕上一條永遠不改初衷的路途。

「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傻子吧。」那個將死的漢子白龍說：「也算男子，他真是空幌子。哼！叫人家別碰我的臟物，那像什麼？——靈魂反正不會超生了。他生擒了我，但他不再像惡魔似的，終於放了我這好像無被擒價值的人。」

「但放了我，我却解決了他。」白龍喘氣地道：「我早準備爲這事他殺了我，可是，現在我將死得很安的。喂！我要知道你叫什麼名字？——我要知道你，甯願送一張五元僞鈔給你，不然，俺就不叫白龍先生！」他慘然地笑了。

「他說這話時，抖動他的肩胛；他下體是有一塊破着的氈毯覆着二腿的。這傢伙我在曼谷碰到他，由旅館主人耶白的指導路由他——白龍，是白種浪人，在暹羅女子住的土人羣裏他很有點兒權威。那暹羅女子，赤着兩條粗腿，橫廣的臉肉，坐在角落裏咀嚼檳榔。她有一個很醜的男孩子，赤條條地肚皮跟鍋底一樣黑，真像個小邪神，楞在長榻橫頭，凝望那個行將要死的漢子，一眼也不霎地……」

「他在那裏胡言亂道，但用了凄苦的日光來望我。他，可惜的是沒有把故事講完，便在那天的夜裏死了，因此沒有探知旁的什麼詳情。

「白龍的故事暫且不談。」

「這事發生前的八個月，去到蘇馬拉，我又去望司太。在花園的遊廊上有個馬來人怕羞地打我的招呼，記得我曾在拜多遜詹姆家裏見過他，他在跟卜基人閒談。有一次詹姆也會告訴我他是個好商人，有一條小海船。但我並不驚奇，當時答了他一個招呼禮，繼續前進，但剛到司太房門口，又瞥見了個馬來人，啊！仔細一看，他原來正是托皮丹。」

「我向他什麼事才來，我這時心想詹姆也許同來了。我便問道：「詹姆爺在這兒嗎？」「不在。」他答過後低下了頭：「他不肯打。」這馬來人再不說別的話，我就奪門向裏面進去。」

「司太一個人站在中央，兩邊依舊是蝴蝶標本的匣子。『朋友！是你？』他悲苦地招呼着我，我照例又問：『托皮丹來了！』是，來看那女子，她就在這裏。』他有點兒頹喪，嘴裏喃喃地說了些我聽不大清楚的話，最後領我到內屋，我就跟在他的後面，走去。」

「到了客廳門口，他攔住了我，問我：『你說他很愛她吧？』我點點頭，但不等我開口他又說：『可怕呵！他只知道我是個老頭子，她認識你，你同她談談看，我們不能這樣下去，叫她赦怒了他吧。』我只得茫然走進了那屋子。」

「司太的這二間大屋，本來是無人住的。但這二間接待室，即是在盛夏也非常涼爽。——現在我來到了一間之中，便看見那個女孩子坐在一張木桌的一頭，險兒藏在她的臂灣裏……門口的簾簾垂下了，外

面有樹木的濃叶遮了涼蔭，綠油油地顯得怪幽靜。風也飄進來，吹得簾子幌動。她頭上排着一座大的分枝的燭台，只有她一人在這冷涼的寓所裏。

「她一看我，當然認識我是誰。待我止了步，她靜悠悠地道：『他丟下我走了。你們老丟下我走……你們，只爲了自己。』她微微地做了個倦態，又道：『還是死在一起好的多！可是他不肯，我那時站在她面前對他說話，啊！他真是鐵石心腸，沒有愛，沒有情，沒有良心，難道你們都是些瘋子嗎？』」

「我執住她的手，她沒有反應。但她那種淡漠神情比眼淚和怒罵還可怕。她真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傾耳細聽她那堅持的聲音，她的怨恨，使我起了無限的憐憫……當她說完後，她撐着一條手臂，讓風掠過她腋下，一會兒她又繼續說道：

「但他真怕見我呢。當我依偎在他的膝下，把臉抵住他身子的時候，他沒有情感，早就醞釀成一股冷酷和瘋狂了。他等候發作，後來終於來了！——太陽西下以與，他變得那末無情，他竟離開我走了。」

「我看見她現在又入了迷茫狀態，我不敢多使她受苦，我就悄悄地退了出來。」

「當天的下午，我又見她一次。然後去找司太。走進花園，這裏滿植着熱帶的各種植物和樹木。我沿溪而行，在一塊樹蔭之下坐定了。」

「這使我憶起她的話來，她說他走了，但怎麼沒有對這事赦恕的餘地……我還是迷茫地回到裏面

去。

「當我進了房屋去時，老遠就瞥見司太的衣服；我再深入幾步，便見他正跟那女子在那裏散步，她的手被他挽着，他瞧着她，慈父一般帶着憫惜和俠義的態度。我站在一邊，他們也見了我了。那女子的體態，真是那麼地苗條，不過她現在一切顯得更嬌弱了。他呢，還在自言自語地：『真可怕，叫我……叫我怎麼辦呢？』向似乎向我訴情，可是她也在向我訴情。我安慰她道：

「你總得赦恕他，因為我們誰也願意被旁人饒恕的。」

「我做了什麼錯事嗎？」她問。

「沒有，但是他確實古怪，不跟旁人一樣。」我繼續道。

「他虛偽。」她叫起來。司太插嘴道：「不，不虛偽，真實。」他又道：「你們不明白，但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你為什麼不解釋呢？」我問。

「我覺得他沒有回答我這句話的誠意，我只得目送他們走去。她依舊偎緊在他的身邊，他的脚步移動和她一樣地慢。他那畸形的長袍垂自他佝僂的肩膀上，她的長袍的下襟也隨地而拖，當他倆走到竹林的一邊，轉個彎，便消失在綠葉叢中了。」

「當天下午我和托皮丹同另一個馬來人坐車回城。但這回，托皮丹他的陰鬱似乎軟化了些；那個卜基的商販——含着多疑的人，說話雖少，却清楚得很顯然以前是被不可思議的神祕感覺所壓住的呢？」

「以下是馬洛的簽字。這封信至此結束了。那個馬洛和他通信的特權議者，現在，他再來翻閱故事的篇頁，再一字一句的讀下去了。」

二〇……激流中的海盜

「我告訴過你，這故事時起源完全是白龍這傢伙，馬洛在篇頁開場的第一句這樣寫：「他實在是太平洋上澳洲海濱的匪徒，雖事實並非常見，但有個遊子被劫的故事中他做了強暴方面的主角，因此誰都注意他了。這些在某地是家曉戶喻的。」

「告訴你吧：遠在從前挖全風行的時代，他在比利納西亞一帶羣島上，他拐帶土人，剝一個白人的衣服，土人們誰都爲之談虎失變的。」

「晚近以來，白龍竟是個出名的海盜了。他和他那同時代的兄弟們，像「首領」黑衣客，「巧嘴兒」皮斯，「花花公子」佐狄克之間的不同點，就是他怪富有古代英雄的豪俠脾氣，不若別人的貪婪強暴；他要打劫一個人，彷彿爲的是表示他瞧不起這個傢伙；所以有時候，他也高興去槍斃一個人，對方就種有一個缺點給他抓住才下手，因此那些輕犯的亡命之徒，也見他而嚇壞的。」

「他最光榮的全盛時代，他擁有一條武器齊備的三槍船，駕駛這船的，是一羣松香山的土著——獵鯨的名手。」

「在太平洋的南部，馬尼刺，菲律賓羣島，這硬漢子曾經統領了所部，在那裏幹過許多許多駭人的案

子。但他搏戰不過自己的命運，屢次的結局並不怎樣如意的。於是在最後順着他派定了的路線，合夥兒人便駕駛着這條船，進入詹姆的地界去！

「據講這個故事的人說，當一隻西班牙的巡邏快艇要逮捕他，那時爲了他也私運槍炮呢。」

「他只怨自己的命苦，他親口對我說過——他以兇悍的態度和世界奮鬥了二十年，可是這世界的物質方面並未讓步予他些什麼。他只有一小口袋的銀圓，此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他對於生活感到確實大厭倦，可是對於一個死字，絕對不怕。呵！這條好漢，有時雖然爲了虛玄的幻想，能不惜把生命作孤注一擲，但是對於監禁，他怕得什麼似的。每次有誰要抓他，他總得神經震戰，拚命逃避的。」

「在白龍那班羽黨船員中，有個蘇羅門島人，被拐來時最年輕，他對白龍很忠實，算是全夥兒中最厲害的脚色。」

「爲了西班牙巡邏艇動員了各方面要逮捕他們，他們是慌急地逃惹了。當他們經過馬加察海峽時的情形，白龍對我說得特別詳細。這是個喪魂落魄的故事：他們缺乏食糧和淡水，他們半途撞了好幾條土人的木船，便硬搶了一點兒，駕着一條偷來的小船，但白龍不敢進港……後來，有條阿刺伯的三桅船駛過，掛着荷蘭的旗幟，可是有一夜受了虛驚，原來白龍率夥跳上船去，叫他們交出了糙米，一束香蕉和一大桶淡水。」

「這羣饑肚的匪徒，無所依歸的海上流氓，被恐怖追逐得連竄帶跳；白龍，他最後主張上馬塔威去賣了這條偷來的雙桅船，可是當他們還沒駛上印度洋的路程以前，又鬧了食糧和淡水的恐慌。」

「拜多遜——這地名他也許聽人說過，或者他偶爾在航海圖上看見過。那許是土人部落裏一個稍大的村落，在一條江流的上游，沒有防範，而跟航路離得很遠的。他從前也會做過生意，他相信在那兒準能弄到些糧食，小牛，馬鈴薯之類，所以，這不禁使他們垂涎了。」

「他手下的人一齊非常信任他，大家同道合志，儼然就像一羣啞吧，並沒高聲的歡呼，可是正如虎狼一般，全在摩拳擦掌呢。」

「天氣和運道，很幫他們的忙的。當海陸的風助長了船的進行後，不滿一個星期便出了森塔峽，隨後他們拋下錨，泊在拜多克林附近；這兒離漁村不過一箭之隔呢。」

「十四個人，他們擁進了雙桅船的運貨長舢板，溯江而上，只留二人在看守着船上的存糧。舢板迎風而進，漸漸駛入了拜多遜海——他們十四個都備有彈足的來福槍，白龍滿心要驚震地幹一番，便鼓勵着他手下們的心。土王的木寨毫無聲息，兩岸的房屋空寂着，江上有幾隻獨木小船搖跳了。白龍打量了一下遼闊的地方，驚訝不止……但他的目的，現在就想去盤據那城市的中心，在居民能夠未抵抗以前。」

「但拜多克林的漁村頭目份，早已送上了情報。當白龍那長舢板駛到回教教堂時，教堂面前早已擠

滿了人，接着銅鑼亂鳴，那銅炮便發射了。六磅的重炮彈打在江上，水花飛濺，教堂面前的一羣呼嘯的人也就開始放槍……槍炮從兩岸夾攻到船上，白龍的水手也以帶來的武器還擊了。

「朝水漲起來了。那條舢板停在中流，快給煙霧所蒙沒，開始將船尾朝前倒行。上面，戰士們混合的叫聲，銅鑼戰鼓的鳴響，和那槍聲組成了一個可怕的鬧鬧。」

「白龍，他狼狽地坐在這裏把着舵，對於那些自衛的人們非常地憎恨。他的手下人二個已受了傷，他見退路已被許多小船截斷，那些小船是從土王阿朗的木寨裏駛出來的，六條船上載滿了人……他們只得登了岸，在一座小崗上佔據下來……這兒離木寨約九百碼，在天黑以前，他們築好了營壘，掘好了壕；土王的小船只得遙望着他們，好像袖手旁觀一樣。」

「太陽西沉下去了。」

「白龍叫手下們在邊近生了點火。立刻那山崗上有野火在熊熊燃燒了。山上和土王木寨之間，有一塊潮濕的低窪地，長滿了叢草。」

「天空，陰森森地只有幾點星星之光，黑暗籠罩了大地，只有一個草堆在冒着煙。白龍他期潮高漲，讓那些攔了他退路的戰船能以駛進小河，變方便開始交戰。無論如何敵人是搶不了他的長舢板的。這舢板，讓在山麓下面，那平滑的泥灘上。可是小船並沒有作戰的動靜！」

「白龍看見遠處有些燈火在發着光，這是內地。他極目眺望着，屋頂，黑堆，只是一塊遼闊的地上。」

「這十四個深陷在敵手的亡命之徒，平伏在倒伐了的樹木背後，抬頭望着前面，戒備這目前的一切危險。前面這座城市裏，有千人的激昂的吶喊……他們十四人之間，現在彼此不交一語，難得向遠處放一聲單響槍。山崗四周當然還是那麼黑暗和死靜，好像把他們遺忘了似的。」

「這一夜的許多情形，是含有重大意義的。直到詹姆他回來為止，還是沒有變化。詹姆到內地已是一星期了，最初的抵抗是由特華列指揮的，他滿想解決，但民意太難了。他當然沒有像詹姆的受人信託和景仰，而那個白種人，他是個出類拔萃的英雄啊！」

「白龍手下的匪徒都是很好的射擊手，居然使對方守望者死傷了六人，負傷者在遊廊上由老婦看護着，原來那羣婦女和兒童也已聽聞了警報趕來，這些人現在是由珍珠兒指揮着的，人民也都服從她呢。」

「他們在那所住宅裏組織了個駐防隊伍，一方面收容避難人民，一方面，她很熱心地為戰鬥而努力。整個拜多遜，現在以詹姆那裏的火藥藏得最多。這五百桶火藥，是由司太得到荷蘭政府的允許而運來的。火藥庫，是個小小的茅棚，但詹姆他沒有回來前，晚上十一點鐘時，她已在那裏召開了頭目的作戰會議，她的一篇氣餒洶洶的話，真叫誰也馴服哩！」

「老杜拉明，有一年多未曾出過大門一步了。這回他們也把他搬送到了這裏了。他老人家一句話也

足於左右一切的，但這時，有個叫沙門的放聲說了：

「這夥殘暴的傢伙自投羅網，反正是一條死路；他們盤據在山上總得餓死，即使他們逃進森林的話，也得一個個單獨死的。」他是主意無需冒險而戰，這夥人也就會毀滅的。這話也獲了一部份人的擁護。

「土王的代表——外交家加辛，他不大開口，微笑着在傾聽。」

「這樣隔了不久，有個敵寇的動靜消息傳來了。」

「據說江口有一艘大船，載着重炮和許多後援者——雜種人，以及另外幾艘小船向這裏開來。外面，庭院裏的婦女孩子們恐慌地喊叫起來，沙門便走了出去，去加給這羣自取煩擾的人們的安慰。」

「但詹姆家裏的會議，還在珍珠兒主持之下續開着。杜拉明坐着，臉兒巴巴地朝向發言人看望。最後加辛主張要保護土王的木寨，非請土王船隻進來不可。杜拉明依然不開口，特華列見父親不開口，自己也只好忍住着不說話。」

「後來，杜拉明派兒子帶着一批武裝的卜基人民到江邊邊去，在拜多遜往下十哩的地方紮下了營，並且以獨木船封鎖了江面。」

「其他的各人也各司其職，點兵，運糧，並且還派人去分途找尋詹姆回來。他的去向並沒有人知道。誰知在這裏天未黎明之前，土王的代表者加辛，已想法去和被困在山崗上的白龍互通聲息了。」

「這個加辛在離開城堡回到他主人那裏去的時候，碰見了可納利，在那地方鬼鬼祟祟地來往着他，便帶了他一同上小船去。加辛利用他當翻譯，因此發生了下面的事：

「天快黎明時，白龍正在思索時，忽然聽見山下叢草裏傳來一陣使勁的高叫聲——那是講的英語，要求准許上山，並且他保證安全和帶來了個重要的使命。對方高興極了，立刻解除嚴密防備。但爲要慎審起見，白龍先只許那老者單身來——

「等了一會兒，可納利身上依舊穿着那套禮拜天的華服，頭上戴了頂破的草帽，光赤着兩隻鴨子腳，走到堡壘的近邊。

「上面的白龍窺探了他個究竟，嚷道：「你上來，我也保你安全的。」這時候被困的人們都把眼光集中着可納利，因爲他們求生的希望祇憑這個陌生人的賦賜了。他笨拙地從伐倒的樹幹上爬過，終於到了他的目的地。

「白龍和可納利談了好久時候，這海盜首領恍然知道了拜多遜的詳情。他知道辦法儘多，不過在尚未研究可納利的建議之前，他要求先得拿食物上來，算作保證。可納利蹣跚地下了山向土王那邊走去，一會兒，便有土王阿朗的部下送來少許的米和花椒乾魚到這兒來，然後可納利也伴着加辛來到這裏……他靈敏地與白龍握着手，白龍的手下們互相交換着眼色，便忙着烹飪去了。

「加辛很不滿於杜拉明和他的卜基人民，他忽然覺得，如果這些白種人能跟土王的人民聯絡，就能在詹姆回來以前，攻進去擊敗他們的。不過，他也明知這些新來的人們都是海盜和流氓啊！」

「在白龍，他本來是被迫於極度的窘困，才逃亡到這兒來的，他們原想偷點食糧，或是偷幾噸橡皮和樹膠，但却跌進了這個致命的危險裏。現在，由於加辛他們的建議，他開始企圖奪下這整個的國度了。」

「那個陰謀者加辛，用了誠懇的態度，請求他把這條大船以及他的許多鎗炮和人員，趕快開到江流的上游，可以幫着土王的忙。白龍也答允了下來，然後根據了這個基本條件，雙方互相猜疑地進行談判。」

「心猿意馬的加辛，一早晨三次來回去徵詢土王的意見。白龍坐在樹幹之上，打望着前面的城景；可納利正向人們敘述他心目中的詹姆的性格，極盡了批評的能事，白龍可並不關心，所以他也不明瞭詹姆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最後白龍問他：

「詹姆他到底是什麼人，從哪兒來，是英國人嗎？」

「對，對，他同我一樣是英國人；從馬刺甲來，他是個傻瓜，你快殺了他，你也可以在這兒稱王。」可納利說：「這兒什麼東西都屬於他的啊。」

「就在那一天，特華列的一小隊艇從江岸下面偷偷地遠離了小溪，駛到下游去封鎖江面。這事白龍不知道，加辛在落日前知道了，但他也隱瞞了他，只是叫白龍發命令，同時獻給他個計劃，叫他送信到船上。」

去。白龍也決定暫行這個方法，親手寫了一張紙，上面寫道：「我們進行頗佳，正謀大舉，望留住這漢子。」加辛派了一個青年人去，可是結果，被前任海盜和船上人捕下了雙桅船的空艙，並且他們也蓋上了艙板。

「白龍祇說到這裏，他往後的情形他可沒有說出來啊！」

二二……仇敵的會見

「白龍，這時候爲什麼要作弄加辛呢？第一，是爲了食物，第二當然是有別的作用。不過最要緊的是前者，有了食物才可以一天的挨下去呢。」

「這故事的一部份，正是白龍親口所告訴我的，可惜我不能學着他的口吻來說給你聽。這傢伙被死神扼住喉嚨，他所向我斷斷續續的訴說，我看得出他在赤裸裸地暴露着居心的殘忍啊！」

「白龍正在望着那遙遠城裏的景物，突然間有個孤孤的人蹣跚地走來，到了街道的入口，他偷偷逃到江流對岸來了。這時白龍叫那個棄職潛逃的美國人到跟前來。他是個副指揮，他知道要他做些什麼，立刻舉起他的來福槍，發了一彈，那遠處這個人便應聲倒地了。」

「接着來福槍所引起的是一片岑寂，那個神槍手疑視着遠地裏倒下的屍首，覺得十分誇耀似的。」

「爲了引誘敵人的炮火，和試探敵人所埋伏的兵力的虛實，白龍便命令蘇羅門人下山，到小船上，去拿一把槳，但對方並沒有開放了一槍。失望了！」

「那時加辛已去，一面進行他曲折的政策，一面却叫特華列防備白人的大船，快要開到上流來了。其實這是他分散卜基兵力的詭計。另一方面，他也到土天那裏去說了一大陣，現在的阿朗，心中又害怕，又沒

有主意，弄得落魄喪魄的樣子，或者保持他的沉默，或者暴戾地責罵部下不該空着手而來，他們只得走開了。

「杜拉明把他部下的人民團結一致，他在運用他的策略，他興奮地坐在大椅裏，不聽任何方面的流言。」

「夜了——白龍對我說：那一夜，他和可納利等在山崗上，還是希望潮水高漲才可以行車。」

「潮水終於流漲了。天將黎明的時候，白龍面對拜多遜的方向坐着，注視着前面朦朧地險峻的不能越過的山嶺。但是，他又聽見遠處六磅重的銅炮彈，在轟轟地震空價地鳴響了。」

「這是怎麼回事？」他問可納利道。

「可納利仔細地聽了聽，也聽到城裏的鑼聲，燈光在那裏星火也似的閃爍起來，佈滿了半座城；忽然他驚慌地吐出了一句「啊，莫非他回來了！」

「誰他嗎？你敢怨定是不是？」白龍問：

「對的，一定是你聽那裏的人聲呢。」這叛徒答：

「爲什麼他們那樣鬧？」白龍顯得驚異的樣兒：

「他……他是個大人物，不過，有時他也像是個傻孩子，也可以算他們現在是哄騙他呢。」可納利

喃喃地說：

「但是我們也可以騙他嗎？」白龍問：

「你且等着，你且等着，也許他碰到你惹他的人民的時候，他是會來和你攀談的。」可納利真是知道詹姆脾氣最詳盡的一個。

「可納利這時還說了許多誘惑白龍的話，叫他見面時，或是囑咐那個神槍手擊死了詹姆以後，便什麼都可以佔爲己有，但是海盜首領並不這樣做。

「天漸亮了。太陽快驟然地出來了。可以西岸的火光依然，把那裏照得很明亮。白龍看見一簇五光十色的人，排列在那新屋之前，圍繞着一個穿西服的男子。

「就是他。你看，你看。」可納利高聲說。那些白龍的手下們都跳起來了，白龍也看見遠處裏許多赤臂舉起來指點，他怎麼辦呢？他環顧左右，周圍對於他猶像是一道圍牆，圍拱着這戰鬥力不平均的場合。

「他又看了看手下人，疲倦，怕懼，滿像企圖再去試求旁的機會似的，都在那裏戰抖。

「他好像覺得那對方的白種人——詹姆，正用一個望遠鏡在觀察他所處的地位。白龍跳上了樹幹，揚起手來，那羣人退後了他，他才獨自的邁步前去……

「隔了不久，詹姆在一塊荆棘叢中忽然露面，忽然隱沒，漸漸走近了溪邊，白龍却依然爬在樹上，但

後來縱身一跳，下山去陪着一條河迎接着他。

「他們碰面了。他們會見的地點，我想是與詹姆第二次逃生的地方相距不遠，也許正在這個地方。

「他倆隔着一條小溪，面和面相對着，開口以前就虎視眈眈的樣兒，一種勢不兩立的敵意，早已顯示在日光之中。我深知白龍一見詹姆定然懷恨着，即使有什麼希望，也就會棄到九霄雲外……他所痛恨的原因，是對方竟佔了他的上風——他有財富，有勢力，尤其他有優越的壓倒一切的地位……但是他似乎一點也不害怕。

「你是誰？」詹姆問：

「我的名字叫白龍，白龍船長就是我，可是，你叫什麼，也說出來。」他高聲地答問着：

「詹姆彷彿不聽見似的，只是微微一笑，然後平淡地說：「但你爲什麼上這裏兒啊！」

「你要知道？」白龍尖叫着：「我可以告訴你，飢餓，你也應該知道。——你爲什麼呢？」

「白龍對我說明當他問着這話時，對方那傢伙嚇了一跳……」他把臉漲得通紅。實際上他處境不會比我好。在早我壓了個漢子用槍瞄準他，自然一響便完了，然而他是自願到河岸來的啊。想到這裏，我便問他道：「我們都是像死了的人，我們現在應該和平地談話。」

「他，真不愧是個英雄。我和他在意氣上作了一會兒爭辯之後，後來我又責斥起他來：

「來吧，你還是把嘍囉們一起率領前來，把我們這羣人趕走，趕到一片汪洋大海上餓死……天哪！雖然，你自誇你有那些自己的人民，而你是和他們在一起的，但你從前也是白種人，你不是嗎……嘿！大概不許我上這兒來，是不是……好吧，不過我也不是個懦夫，如果你要我們活活餓死，我們也得把你半個安分的城市，叫煙火來毀滅，大家一同升天！」

「白龍這樣向我敘述着這個故事時，臉兒非常可怕……他那骸骨似的身體緊縮成一團，他把臉埋在膝頭上，在那愁慘的病榻上，帶着惡意的猙獰，抬起他的臉來窺望着我。

「他又對我說下去了——」

「突然那詹姆這時向我道：「哼！你不配有更好的遭遇了。」那末你有什麼呢？」我向他說：「你鬼頭鬼腦在這兒儘隨我幹嗎？——我上這兒來，爲了食糧，你聽看沒有？但你不肯說出來這兒爲些什麼好，我們不求你，祇請你與我們決個勝負，不然，快給我們一條大路，讓我們回去。」

「他說：「我們現在就決勝負。」

「我高興你開槍擊死我，這我倒可以超生了，我對於生命早感到厭惡。」他似乎想了想，又問我這樣的流亡爲了什麼，我說：「我覺得，處世界污濁的……我所以這兒，因爲我在前一度害怕，怕那死也似的監牢，因此我不能忍受人間的罪惡，我就爲了這樣，奔走天涯……但你已在這兒揀到了不少好東西了，

你的好運道，我沒有話說，快槍斃我吧，否則踢我出去，讓我餓死，求你快賞賜和決定我的命運。

「他——白龍軟弱的病軀在搖動，可是他的神情是狂熱的……如此的肯定，這樣的刁惡，幾乎把茅舍裏等待他的死神也趕跑了。他狂然地從陰森的可怕的情緒之中撐起身來。啊！關於這事和這套話，他是否欺騙我——或是欺騙自己，我無從知道。」

「我只在他的神經失常之中，想起了他極盛時代的事，但我只知道他生平承認的只有一條通路吧！朋友！我現在覺得，這二個隔河相對的人的談話，正似不共戴天的決戰，但結果，勝與負只有今眼旁觀者，才能知曉。」

「我想，白龍在檢別詹姆的性格時，一定也感到難於索解，我可以從他告訴我的語氣中聽出來。白龍彷彿也自命為和詹姆一樣的偉人，而能在他身上找出最好和最溫順的特徵來。然而他也對我老實承認，詹姆確是一條硬漢子，因此他格外的留神。」

「他指出來說私運槍炮並不是什麼大罪惡；至於上拜多遜，誰能說他是行乞呢？白龍本來是一看見這地方的豐腴，心裏打定主意要分食這杯羹，他祇等一有根據地，就要縱火，把他所能看見的一切毀滅。可是他又覺得實力太不够呢。這一層，自然他沒有告訴過詹姆。」

「我的確使他也畏縮起來了。」白龍這樣向我誇耀着：「他當時，立刻不再藐視於我，他只是無可

說話地兀立在那裏，而眼光是注視地面，並不向我再看一眼。」他用這番野話在我面前說，分明是含有一種特殊的意味，尤其令人聽不入耳的，是暗示着他們間共同的罪過，暗示着他們各有祕而不可告人的和衷，現在這個機會，該是他們的心性互相聯繫的造因。

「白龍最後忽然投身倒地，直踴着，他眼睛注視着河邊的詹姆。詹姆用樹枝鞭着他的腿兒，彷彿覺得眼界以內的房屋均趨沉寂，也彷彿把所有房屋裏的生命，掃得一無所存似的。但是他向外窺望着，望着對岸的人物，和一條橫在河邊的小船，和一個陷在污泥中的犧牲者的屍首。江上那船板又浮動了，因為自從「詹姆爺」回來以後，這兒無論是什麼角落裏，連茅棚的頂上，也幾乎佈滿夕人。

「但他們離得很遠，所以沒有被誰發現。他們——拜多遜人却是感緊眉頭，遙望着土王木寨外的那個小山崗呢。——這周圍，依然是一片森林，被兩面的大水分隔着啊！

「你允許離開這海灘嗎？」詹姆問。那時白龍舉着的手重又放下了。但詹姆又喝道：「快交出你的槍。」這樣一來，白龍坐了起來，仍然隔河地道：「交出我的武器，嘿！除非你們來了，從我手裏奪。你當我害怕嗎？沒有，我在人世間所有的東西，只有這武器了，我還想沿路向旁的船做買賣，如果可能遠去的話。」

「我不知道自己有這個權力沒有。」詹姆低着頭說。

「你有這權力，不然你剛才的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倒底幹什麼來的，消磨光陰是嗎？」

「詹姆想了好久：『好，你走你的大道吧。要不，我便要和你開火。』他說畢便揚長遠去了。」

「白龍忙起來，可是詹姆已走進了那排房屋裏。他也才回山。一路上去，現在他碰到可納利走下山來，他在白龍面後站定，第一句就問：『你爲什麼不殺他？』」

「我還有更好的策劃。」白龍笑着又微笑了。

「別做夢！辦不到的，我難道不知道嗎？」可納利說畢逕自氣綏地回到江邊去了。他什麼都拋下，現在是離開他的新朋友，肯定地下山了。

「此後，忽然形勢劇轉，一切都由托皮丹的眼睛，可以來作證明呢。」

「托皮丹，他的主人和那白人談完話回來了，慢慢望街頭的木寨走。回來時大家很高興，因爲先前大家怕他會去送死。當他進屋時，杜拉明和所有的卜基人站在一邊。無疑地大家還得共同商討步緒；但這次的談話，只有托皮丹聽見。他主人向杜拉明說明自己爲人民謀福利的熱誠，說畢便又走了。托皮丹瞥見室內的老杜拉明還是坐下了大椅子裏。後來，他又隨主人往城堡去，召集拜多遜居民的談話。在托皮丹只覺得如果那班佔了山崗的暴徒，只要現在知道對方如此的準備迎戰，早就可以自動撤退。這倒確實是件好事啊！」

「黎明以前，城堡中炮火又轟出去了。——從那起，人民半數已搬離了家，紛紛往到江的左岸的小街

上去，他們只好等待觀看這兒的房屋，給炮火化為灰燼為止。

「珍珠兒！她真善於照料啊！她已把食物分配給避難人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詹姆爺將取如何的態度。有些人說這回比西力夫大戰更兇啊！」

「凡是城市二地之間來往的船隻，均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二條卜基的戰鬥船拋錨泊在中心守防戰船上，人們正在預備午餐。當時，詹姆和杜拉明會聚了以後，他便橫渡了江，由通達江水的閘門口走進去。

「城中的人民，現在隨在他後面高聲地歡呼。其中有個老婦人瘋也似的到他面前，引得人們很驚異，原來她是以責斥口氣叫他好好指揮自己二個已經投入了軍隊的兒子作戰，別可恥地受傷，幾個旁觀者要來拉開她，但老婦人掙扎着說：「讓我也去。這些回教徒啊？算得了什麼，難道他們不是殘忍無道的匪徒嗎？」

「讓他去。」詹姆一聲洪鐘似地咆哮，鴉雀無聲了。他保證人民都可以獲得平安，於是人們滿足極了。

「誠然，他早正打定主意，要叫白龍自己走自己的路，仍然回到外面海上去。但他遭了反抗，這正是他不願旁人忠直反對的第二次。托皮丹表示道：「我的主人最初很堅持，但天黑下來時，我的主人和姑娘，又在蠟燭高燒的長桌旁坐下了。」

「他你開始發言，更決定了他滿腔的堅持。那些白人還在山上等他回音呢。他們的首領跟他會談過話了，並且是用的同種語言。但是，他們都是罪惡的要犯，只是詹姆，不類以任何的武力加落到他們身上。他關於這個主旨，也會向老杜拉明這樣表示過：

「我向來是受你們的試練，永遠被你們認為真實的，現在我請求你們讓這影人走開這兒吧！」

「但是，那古怪的老船戶不作一聲。」

「好，那末這樣吧，」詹姆站起來說：「請你的兒子——特華列進來，我不能指揮一切了！」

一一一……謎樣的歸宿

「站在主人背後的托皮丹，聽見這猶似聞到雷鳴一般地覺得駭駭。可是詹姆還是堅持地說：『好，讓他們去……我的意思，這辦法是妥善的。我決不會騙你們。』」

「大家沉默了……」

「庭中的除影裏，隱約聽見人們極低微的耳語聲而已。杜拉明抬起他的老腦袋來，但未曾經他點頭。所有旁人都一致喊了個有力的聲浪：『我們擁護，我們相信詹姆爺爺。』」

「雖然大家用這單純的聲浪表示贊同，但是也正是形勢移轉的一個大關鍵所在。這是大眾的信條，忠誠的服從……好一個集體的忠誠呵！」

「他所以不疑惑白龍，是顯而易見的了。他的態度率直而粗魯，他用這形式都是以證明事實之不虛……他是這樣的脾氣，每遇阻遏時，他就像癲狂似的咬牙切齒地痛恨。但是詹姆雖不疑心白龍，卻也在胆心的誤會，再發流血的屠殺。為此，老杜拉明走後他便向珍珠兒索食，打算飽了肚要出城去指揮。她呢，覺得他太累了，便加以阻止，但是他不從，對她說：『我要走，現在我的人民還未曾脫離危險呢！』」

「他後來又諛諧地稱她這首屈一指的大姑娘，似如特華例有她的智慧，決不會遭成今日的模樣。」

「但他們是不是很壞嗎？」她問。

「有時人們做壞事，也許比人旁要好的多。」他嘆了一聲。她倚在椅子上回眸微笑了。

「托皮丹跟主人出城，天上沒有月，江中是黑暗的，水上只映着遠處點火的光。九月真悶熱呢……那一晚，托皮丹在小舢板上打着槳，隨他主人走了不少路，每遇見人，詹姆便叮囑了一番，大家都是違命的。後來他們來到土王木寨，這老傢伙阿朗早挾了許多妃后去避難。加辛是留在後面，出席着會議，顯得態度非常活潑似的。他現在，仍舊勉強保持着他滿臉的笑容，和那安詳而又鎮靜的靈活。」

「當詹姆嚴厲向他說明，這一晚擬命自己的軍隊來把守土天木寨時，加辛佯裝了高興的模樣。散會以後，人們還聽得他在向旁人說：「啊，土王雖然避難不在，可是他的財產有了保護了。」」

「十點鐘時候，詹姆的隊伍嚴肅地進駐了。這木寨鄰近河口，詹姆打算留守，待到白龍由下面經過以後，托皮丹替主人安放了一張櫟子，然後自己便在附近躺下。但是托皮丹睡不熟，他見主人低下頭，在火光面前踱步，滿臉帶着愁容，最後，他的主人停了步，便來俯視躺在那裏的他，說：「是時候了。」」

「托皮丹立刻跳起身來擔負使命，到下江去告訴特華例的駐軍，放這班白種人通過，別去為難他們。在起程以前，托皮丹要索取一件標記，主人允許他，摸了半天才摸出一隻戒指交給他。」

「在早，大概是傍晚時分，白龍曾經接到詹姆的紙條，上面寫着：「你們爽快走路，潮漲時，馬上趁小船

動身，不過一路留神，因為小河兩岸盡是持有武器的軍隊，你們也避免流血吧。」誰知白龍閱後即扯回頭對送信的可納利譏諷了一陣。至於詹姆派他送信的原因，因為他是懂得英語的緣故。

「可納利送了信並不就走。坐下來咕嚕著，說要告訴他一件事，可是白龍並不理睬他。」

「你不殺死他，於你有什麼好處？」可納利又說：「本當你可以在這兒擄個飽，再向土王要現款。現在卻什麼也沒有了啊。」白龍憤然地道：「走走，去你的！」

「他並不去，還在滔滔不休的說。這回白龍站起來了，他罵了他一句，他仍只告訴他：「特華列的武裝隊部就駐在這裏下流啊！」這段話起初白龍只覺得自己是上了騙，但思索良久以後，又聽見可納利的語氣之中，談到他很熟悉江上情形和另一個出口的時候，白龍却道：「好，姑且聽信你一次看看。」

「於是，可納利新開始講述出了市上的情形，並把會議的結果重述一篇，輕聲兒地不露一點火氣。白龍道：「他以爲他不使我受損害，是不是？」

「是的，他是個大傻瓜，他也是來打劫我過，但如今人人相信他，所以他的話不會失信了。這兒下流的駐守部隊確是特華列，就是趕你上山的那個人啊。」

「白龍漠然不知如何是好，可納利都指示了他一條從瓦林營旁的出路，並且叫白龍儘管放心去吧。當時阿納利商談確定，告訴他假使他領導白龍出去，自己的小艇就在後面拉牽着，說畢他是告辭了。」

「天亮之前的兩小時，有人送信到木寨，說山上匪徒們已經爬上小船了，傾刻間這裏便合夥兒提防着。只是這兒太靜寂了……濃霧籠罩在水面，天空是灰色的，什麼東西也照不見呢！」

「當白龍的船隻駛出河口時，詹姆正說在木寨對面的地方，他的灰影飄動着，白龍，他靠在船的舵邊，聽見詹姆安靜地道：「爽快地走你們的路，霧不要緊的，潮水也可以够幫忙你們了。」

「是很爽快，我們也快見天日了。」白龍答。

「有三四十個男子持械在木寨外面，那個有商船的卜基人（我在司太家裏見到的他）也在裏面。詹姆嘆道：「到了口外，我還可以送東西給你們吃。」

「好，照辦吧。」白龍回答了這句話，因為全是英語，旁人聽不懂；於是那海盜首領便與手下的人們趁了這條小船飄浮而去，霎眼間，灰影在霧中消失了。

「白龍這樣離開了拜多遜，和可納利並坐在船尾上。」可納利道：「呵，你一定可以獲得他一份豐禮了。」但白龍阻止着他：「少開口說這些話吧，你！」

「小船停了，周圍的岸堤看不見了，只有水波飛濺起來，滴落在他們額面上。最後，可納利他拿出藥來幫助打劫，一路和白龍談些無關痛癢的說話，但忽然地，白龍現在又命令他的手下人裝上子彈。

「在我們沒有生路以前，我要你們一起運用胆量，向他們出這口烏氣……」他對他的羽黨們說：

「你們小心，大家別錯過這個機會啊！」

「一致答應了一聲，可是可納利却對於這條小船的命運，表示着非起恐慌不安的樣子。

「同在這時候，托皮丹已經達到他的目的地了。因為迷霧就誤了他一些時候，但見他向南划行，始終沒有鬆弛他的槳。一會兒，天江白了，不過水面的迷霧依然，但防備很嚴，到達營盤時，有二個人影鑽出來，他和他們互相報告了個消息，難關總算渡過。

「最後他向前去，又遭了一次阻攔。他大聲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將槳撐了二下，才把船身一半擱淺在離邊了。

「這兒營盤可不小。入們三五成羣，岸上有個蔭棚，那是首領的房子。槍砌成塔一樣，長而插在沙地上面閃着光。

「托皮丹神氣活現要求見特華列，他見爺爺的朋友躺在榻上，特華列蘇醒了，撐開手掌來，和善地招呼着托皮丹，先呈上戒指保證不捏造，對方才叫他報告消息……現在托皮丹轉達了詹姆的說話，特華列聽完那話以前，便叫來者用早餐和休息。

「但後來，特華列又睡了。太陽出起來，漸漸吞沒了迷霧，江上更戒備得巴細了。

「就在這時，亡命了二十年的白龍，他偷偷地令手下人們上了岸，在島的這邊，遙對着卜基軍隊的營

盤。他率領他們通過。可納利，他這時打算悄悄的躡走，但過了一陣子，只好丟了這想念，去指點這條路逕給他們看。

「白龍」手下人們四下分散了，躲在蔭蔽處，他們當然人人望得見營盤的形勢，但對方却無人發覺他們的。這是誰也夢想不到這些白人會知道那條暗藏的路經。

「當他認為時機已到時，白龍尖叫道：『好，給他們一個信。』頃刻間十四支槍一齊發射，槍聲遠近都震響了。……這事托皮丹告訴我，第一排鎗發出之後，這兒死傷了許多人，並且誰也吃了大驚，連續這樣放射了三陣槍，托皮丹告訴我時，露臉出來的只有白龍一人，他大聲喊道：『瞄準，瞄準！』」

「托皮丹說他自己在第一陣槍身裏，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立刻縮地詐死，圓睜着大眼。特華列呢：他在第一陣槍聲響出後，便跳起身來飛奔到江邊，但正巧第二陣的財擊，他額上中了彈了。……一會兒，白人們——這批傢伙却真的像來時一樣，無聲無思地退去了。」

「可是據人們傳說：一個月以後，印度洋上，有一條載貨的船，改了一條挺長的白船。……長船上二個活的骷髏，充滿着焦黃可怕的神色，眼睛毫無光采，吱吱喳喳的低語；他們供認了第三者的首領，這第三者公然宣佈他的名字，正叫做——白龍。」

「他說他的雙桅船自爪哇歸來，船到中途破漏，便沉沒了。他的同伴只死剩了六個，二個死在打撈的

輪上。白龍還活在人間，他是被我見到了。

「但離去的時候，因為他們太疎忽，忘記解下了河納利的小艇。至於可納利呢，他早在白龍在放槍時候就逃走了，他僅用踢了一腳，作為臨別的祝福。」

「托皮丹，他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看見那受傷者在野火中掙扎，忽然，他發狂地衝到河邊，要去接卜基的小船……」

「一直到他見我時，還是這樣子。」托皮丹說。

「但後來到底怎麼樣呢？」我問。

「他，見我漸漸走近去，猛然倒地便氣絕身死了。」

「這事發生之後，托皮丹便飛奔回城堡去報告這個可怕的消息。但是在當時極度慌急之中，因為許多人溺水逃命，所以特華列隊伍死了多少人，可不能統計確數。他們也都疑為是外來強盜的打擊，所以全隊的人們，當時情形才真狼狽呢。」

「托皮丹，發狂似的划着槳，划進市區以內的江面時，婦人們都擠在房屋的平台眺望，等候特華列隊伍的回來，市面不很盛鬧，江邊，散播着許許多多的男人們，人人握着長矛或槍械。」

「城堡的高處，仍舊有個哨兵駐守着，他見了托皮丹，就對裏面人招呼，開了大門，托皮丹跳上了岸，拚

死命的朝裏奔來。他手忙脚亂，吭喘着抖動他的嘴皮，正巧碰到那個女人。他於是握了她的手，便大聲叫喊：

「特華列和他的許多人都被打死了。」

「她傷心絕望地尖叫道：『杜拉明！』」托皮丹捷快地擦過她的身子，又向前奔去。他直奔上台階，他的主人正在那裏酣睡。他便高叫了——

「是我，帶來緊急消息。我是托皮丹！」

「詹姆從枕頭上翻過身子來，睜大眼睛，托皮丹便抖擻精神，報告他所見的經過情形……詹姆跳起身來，雙腳下了地，面如土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再說一篇，他……他真的死了嗎？」詹姆問：

「是的，他是給第二陣子彈打中的，我看見他時，他一會兒便倒下身來死了。」

「他的主人奔到窗口用拳敲擊着窗檻，房間裏明亮了，他立刻就吩咐了他許多話，又立刻召集艦隊追趕敵蹤。他突然拾起頭來問托皮丹：

「你爲什麼還在這兒？快別就誤時間了。」

「不，不，爺爺！我的主人，讓奴僕到外面人民中間去，他們怕保不住安全了。」這樣托皮丹說了一句提醒他，詹姆便恍然大悟了。啊！他從前往往爲了些小事，一時會跳身跳躍着逃避整個世界，現在呢，這另一

個世界上，他曾經創造的一切，使他遭了那麼的刺激，讓他的奴僕到人民中間去，那裏他們雖保安全，我相信只要這一來，他就決定要去向災難挑戰了。忽然地，他覺得只有一個辦法能夠這樣做……我只知道他走出房去，坐在長桌前面調度他整個小世界裏的大事，久年來蘊藏在心底的真理——他像一塊石頭似的坐下了。

「托皮丹是提醒了他自衛的準備；他所愛的那女孩進來和他交談，但他搖手叫她不可多說話，這個手勢可將她嚇住了。她走到了外面，一屁股便坐在那條戶檻上。」

「他現在頭腦裏在想什麼，回憶些什麼，誰知道啊？完了，什麼也完了。從前他是個信託的人物，如今却辜負了人們的信託了……人民，也會將他們的生命交付給他，可是，他將要叫人如何諒解呢？等待在外面那個人聽不見他的聲息。直到傍晚，他走到門口來，叫喚着他的忠僕托皮丹：『現在，怎樣了啊？』」

「人們都哭作一團，還有不少人在氣憤。」托皮丹答：

「呵，這些只有你知道了。」詹姆拾頭望着他說：

「是的，爺爺！托皮丹說：『只有我知道，大門也關了，我們總是不免一戰了。』」

「爲什麼？」他問。那奴僕脆然答道：「當然爲我們的生命。」「生命我們沒有生命了吧。」他答着，然而這時候，托皮丹却聽見門外的女子在說：「這誰能知道呢？」托皮丹說：「我們要胆大一些，也許是逃

得了的。」他於是走出了門，腦中盤旋着大海和船隻；這間屋裏，現在祇剩下了詹姆和那個女人。

「爲了要保持幸福，她和他很激厲地倒突了，經過了約有個巴鐘點的模樣……呵！他還有希望嗎？他在期待些什麼？他想到些什麼？一切我都無從說起。只是他是百折不回的，他由於固執過度而格外的感到孤寂，像超越了他的生命之上。她可不耐煩地湊到他耳邊叫道：「戰啊！戰啊！」但是她無法呼喚他的靈感復原。

「打開了那座愁城的門，狂風在吹撲進來了。

「夕陽西下時，特華列的屍身邁進了杜拉明園地裏來。這老杜拉明毫無動靜地掛下雙手，俯視着脚下，空氣顯得比屍首的狀態還要靜寂。

「把屍首身上的白布揭開時，有一人的手，從死者身上搜出了一枚指戒交到老船戶手裏，他這時看見了那東西，像公牛暴怒似的一陣吼叫，引得人們的心都恐懼到了極度。過後，在夕陽光下二個老人便高誦着新舊的經文。

「同在這時候，詹姆倚在炮車上眺望江心，女孩在門口喘氣，奴僕托皮丹也在旁邊，但忽然聽見詹姆大喊一聲：「現在就結束了吧。」這一來，珍珠兒跳到他的身跟，問他將怎處置。詹姆固執地要離開這兒，她怒意地道：「你狂了，你真是太虛僞。記得以前的那一夜，我叫你離開你說拋不了我，但現在，你竟忍心丟開

我？」

「托皮丹告訴我她當時也會刺激地大笑，他的主人老摸着光光的腦袋。但珍珠兒忽然又嚷：『我無論怎麼樣，決不放鬆你，你是屬於我的啊！』」

「那天，有颶風從六十哩以外襲來。但驀地裏他硬要分開她的雙手，她死活揪住他，後來主人呼喚托皮丹來幫忙，費盡了力量才解脫她的雙手。她倒在地上大哭，可是詹姆懇切地望了望她的臉，轉瞬不迭便奔到碼頭上去。托皮丹說他當時自己跪地上叫：『爺爺！可憐可憐她。』但是詹姆已上了小艇，他也只得奔過去上了艇，他倆當即速快地離了岸灘。珍珠兒在那裏用力狂嘶：『你是虛偽的！』詹姆痛苦地道：『饒恕我吧，好姑娘！』可是她的聲音泣不成聲了：『不，我永遠不能饒你！』」

「托皮丹和詹姆划了一程水路，又在另一處靠岸了。他的主人現在不許他上岸，可是托皮丹還悄悄跟在他身後，朝清杜拉明的宅地的山坡上走去。」

「天漸漸又黑下來了。」

「火把在放着閃光。這次，他們路上遇見的人們都嚇得退閃，忙讓詹姆過去。山上有男女們廣大的哭聲，和廣場上站着的武裝人民的太息聲……」

「龐大而悽悽的老船戶杜拉明孤獨地坐在大椅裏，一把用火石點放的手槍，置在他的膝上，面對着

一羣武裝的人民。忽然地一陣吠喝，詹姆出現了。人頭回過來看，於是大家讓開了一條路。這時候他進來了，許多人一致在他的背後低語咒誑着：「全是他作的惡」……「全是他」詹姆，一定是聽見了的。

「哭聲雖然停止，杜拉明却還沒有抬頭。詹姆默站在他跟前的一剎那間，有人又揭開了屍首身上的白布。特華列的母親蹲在屍身旁邊，蓬亂的白髮遮住了她老邁的臉。詹姆他也走了過去，看看他朋友的遺容。他揭開了白布又放下去，不作一聲重又緩步走了回來。

「現在，詹姆在許多人咒誑聲的大包圍裏，又走到了杜拉明的面前。他的嗓音低弱地，對老船戶說：「我是帶着愁苦的心腸來了……」靜了一會兒，又道：「我手無寸鐵的請非待命來了。」

「老人他低着頭，活像一頭公牛在喘息。但是他死勁兒的掙扎起來了，他伸手抓起放在膝上的手槍，他的喉間殘暴地發出了復仇的咆哮。他的兩個扶持者揞着他站起身子，一枚戒指落到了地上，滾到白人的脚下；杜拉明他圓睜着一對發着紅筋的眼睛，痛苦地射着殘暴的閃光。詹姆木頭似的裸了腦袋站在火把的光明裏，火把的光，也照出現的老杜拉明，已經拾起了他的一柄將要怒吼的手槍。

「當他握槍時，觀眾立刻在詹姆身後倒退。老人湊近看了看那少年的臉，用左臂沉重地挽着詹姆的頸子，然後十分小心地，舉起火槍一彈打在他兒子朋友的胸膛口。

「開槍之後，詹姆向左右盼顧了一下，對着大眾顯出了一種驕傲而大無畏的光芒，然後，把手按着自己

己的嘴角，扑倒在地，流盡最後一點鮮血，安靜地長眠了。

「這是最後的歸宿——」

「他的「迷茫」消失了；他深心的奧妙莫測也被丟忘了。呵！即使他在童年時所預期的，他也不決能看見自己那畸形發展的成功，會有這樣自身毀滅的一天。但可敬的是他承認「逃避」的卑鄙，他臨死前，還是發射出最後的驕傲而大無畏的目光！

「他忍心離開了一個鮮活的女子，來服誅自己的軀幹；爲了彌補他真理運用的氾濫，他解放了同一命運的殘暴者，來死替一個缺少創造力的無辜犧牲者的生命，留給一羣信託者永遠不朽的遺教……：現在，他不在人間了，但有些時候他的形容宛在我腦膜上浮泛著，使我永遠不能遺忘了這個偉大的靈魂！

「他死了！可是那位孤苦的少女，便在司太太裏過度消沉慘惻的歲月。司太太現在老得多了，他自己也覺得他經常向人說：「我也應該準備離了一切……！」說時，他揮着手，朝向他那心愛的動物——蝴蝶。

TRAMP DOCTOR'S TRAVELOGUE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研究英文 研究文學的一本好書

英譯老殘遊記

林語堂譯
梁迺治註

英漢對照 詳細註釋

最新出版 每冊實價國幣三元二角

「老殘遊記」一書爲我國近數十年間文學巨著之一，久已爲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一本書。林語堂氏論及我國文學時，對此書推崇備至，並將全書譯成英文，流利簡潔，典雅逸麗，兼而有之；茲特由梁迺治君加入詳細之註釋。實爲愛好英文及文學者之一冊優良讀本。分訂上下兩卷，卷上業已發售，卷下不日出版。

朔風書店印行

上海五洲書報社總經售

山東路二二一號

朔風文藝叢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 魯 丁

刊行者 朔風書店

上海望平街二二一號

經售者 五洲書報社

上海望平街二二一號

實價 國幣四元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刊行

